

前言

“宫昱。”玉司神提了一堆行李来敲宫昱的房门，他正准备上大陆去找他的爱妻幻姬，但上大陆前，有一件天大的要事得先找宫昱了结。

“等一下！”宫昱在浴室里手忙脚乱慌成一团。“他”的束胸尚未绑好，还有……衬衫呢？

该死！掉进浴缸里弄湿了，没办法，先穿上浴袍吧！

玉司神在外头等得很不耐烦，举手又敲了两下。“快一点，宫昱，飞机是不等人的。”

“来啦！”领口拉高一点才不会穿帮。“什么事？”

“照片拿来。”他一只手伸得好长，直碰到“他”鼻端。

“咦？什么照片？”“他”大吃一惊，忙不迭后退一大步。

“我的裸照！”玉司神咬牙，都是幻姬的错，害他丢脸丢到家了。“金迷拿照片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你’顺手A了一张走，还给我。”“哎……我想你误会了吧！我又不是同性恋，怎么会偷藏你的裸照。”宫昱打算装傻到底，那张照片“他”可是还有用处的。

“我知道‘你’不是，所以才更危险。”他一双鹰眸如火炬般地定在“他”的胸前。

宫昱不自觉地摀住胸口，再退两步。“你……”

“藏什么藏，早知道了。”

“你……知道……我是……女的……”她要晕了。

第一次看到内敛、机智的宫昱如此的慌张，玉司神不觉失笑。“他”当万能社里全是一堆呆子呀？他猜，大伙儿八成早知此事，只是懒得拆穿。

“‘你’没有喉结。”

天哪！藏了胸部，却漏藏了喉头，看“他”失策。“那你打算怎么办？”

“与我何干？”他只想要回自己的裸照。“照片。”

狐狸尾巴都露出来了，再藏他的照片研究如何扮成百分之百的男人又有何用？

宫昱索性爽快还了照片。“喏，还你。”真泄气，万般计较一场空。

玉司神很快地一把火烧掉照片，准备找幻姬去。“‘你’要是想学化妆就去找金迷，她的功力还不错。”他最近心情不错，看“他”可怜，就指点“他”一条明路吧！

“我可以继续留在万能社？”

“‘你’爱待就待啊。”玉司神提起行李转身离开，他才没那么多美国时间管闲事呢！

宫昱大喜过望。太好了！能够在“神风万能社”里暂时栖身，“他”就不必回日本，去面对那桩荒唐的指婚了。

第一章

这是件非常、非常离谱的事情，仿佛一颗原子弹，轰地一声，炸碎了荣家原有的和平与安宁。

每个人都知道，包括荣家的七兄弟、和荣氏夫妻；然而，却无人敢提出任何异议。

甚至还得毕恭毕敬地招呼这位送来巨变消息的信差，丝毫怠忽不得。

“恭喜大哥，奶奶这桩亲事订得妙啊！”说话的俏佳人眨着一双诡谲的漆黑大眼，英气的浓眉轻轻往上挑了两下，表情是十足的幸灾乐祸。

“她”就是荣家老八、荣世灏，也是那幕甫从日本回来，高傲不可一世的送信者。

这个“她”，正确来说应该是“他”。一切性别的错乱肇因于二十五年前荣家老祖宗，现年九十高龄的荣奶奶的一场大病上。

可怜荣奶奶这辈子就生了四只牛，而这四只牛娶妻后，又连花儿都没给她冒出半朵。

眼看着牛头马面勾魂在即，叫她如何甘心，这一生没抱过一位小公主就坠落黄泉？

恰巧此时长媳产下第八子，为了让老母亲走得安心，便称男作女，叫卧病多时的荣奶奶着实高兴了好一阵子。

本来嘛，这种事只等老人家驾鹤西归后，一切错误便可自然改正，但坏就坏在荣奶奶的身体从那时开始健康了起来，而且一直、一直给她活到现在。二十五年了，荣世灏这朵“塑料花”还没有机会还回男儿身。

可千万别误会，对于这件乌龙事荣世灏会有丝毫的不满，相反的，他高兴毙了。这也难怪，毕竟谁能像他如此幸福，一出世就掌握了父亲、七个哥哥、三个叔叔和十五位堂兄弟的最大弱点？

他简直就是手握一块免死金牌！谁敢欺负他，他就把真相公布出来，料他们也无人担得起气死老奶奶的天大罪过。因此，他成了荣家真正的地下霸主。

“大哥，恭喜！看来已经没我们的事了，我们先走一步，保重！”既然惹不起大魔王，逃总可以了吧？其余本来很有义气的荣家六兄弟纷纷溜了。“世玮，恭喜。”因为是父母，荣氏夫妻的良心多了那么一点点，跑最后。

大厅里就剩下老大荣世玮和老么荣世灏。

“大哥，人家说娶日本女人很幸福哦，叫她坐、她不敢站；叫她往东，她绝不会往西。恭喜你了，娶个这么听话的老婆，可以想见你未来的生活一定会过得非常美满。”荣世灏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

荣世玮冷冷的、不带一丝温度地瞥小弟一眼。“你千里迢迢从日本赶回台湾，不会只想说这些废话吧？”

“大哥，你对我好象有所误会哦！”是，荣世灏承认自己很贼，可那是指自家人“内讧”的时候；一旦面对外人，他的敌我观念可是非常清楚的。

荣世玮从口袋里掏出一根香烟，却在划下火柴的同时，又将香烟折断。没错，他戒烟了！为了一个单恋五年的女人——他的行政秘书曲然丽。

他对这位温柔娴淑的女性一见钟情，而爱意更在每日的相处合作中加深；但他们是上司和下属的关系，为避免公私不分、有违职场上的伦理道德，他始终不敢追她，只是暗地里想着她、念着她。

却想不到荣奶奶早在十几年前就暗地里自做主张，为他订下了这桩该死的婚事。一边是名正言顺的未婚妻、一边是思念多年的梦中情人，处在这

两难的境界，要叫他情何以堪？

荣世澐手抚鼻梁轻哼了声，大哥错愕、愤怒的反应他全看在眼里。虽然他长年定居日本，一年不过回台湾两、三个月，但他观察力一向不差，隐隐约约也察觉到大哥似乎有喜欢的人。

不知道奶奶为何突然宣布这桩婚事，但他特地回来可不只是想看热闹，手足之情他也是有的。既然大哥不信任他，现在他就算要帮忙，也得先叫大哥吃足苦头。

“大哥……”好一声吴侬软语，他两手圈住世玮的颈子。“奶奶好疼你喔！为了怕未来大嫂不适应台湾生活，会与你沟通不良，早早就请亲家送大嫂到台湾读大学，又让她工作了半年，才通知我们接大嫂回来与你培养感情。奶奶什么事都帮你想到了，果然还是长孙最吃香，害人家都不由得嫉妒起来了。”世玮盯着世澐上下打量，从他黑缎般的长发、英气的浓眉、挺直的鼻梁、一路看到他白皙无瑕的肌肤，这小弟得以装“塑料花”二十五年未曝光，也不是没原因的。

首先，他沙沙哑哑的低沉嗓音就很容易叫人误会了，再加上他又喜欢一口一句“人家”，使嗔撒娇的功夫尽得母亲真传。也许有一天，他想换回男儿身都换不回来了。

“大哥，人家跟你说话呢！”世澐最受不得闷，偏偏荣家男子，除了他之外，多数闷得像块木头。所以说不能怪他爱使坏，实在是太无聊了嘛！

“没人塞住你的嘴。”

无趣极了！世澐偷偷翻了个白眼。“这是大嫂的照片，她本名是宫城昱子，在台湾读书的时候取了个华文名字‘宫昱’……”

“长话短说。”世玮最受不了碎嘴的人。

“奶奶要我们接大嫂回家。”这记强心针打下，不信大哥还能面无表情。

想不到荣世玮还真是八风吹不动，只听他轻轻丢下两个字。“请便！”就头也不回地退场了。

世澐瞪大眼眸好一会儿。“就这样？”他不敢相信地跳起来。“这是你的终身人事耶！”实在是太……太太……无聊了！还以为这趟回来有得玩呢，可恶！

“本来是想教你退婚的办法，但是谁叫你不理我？我就自己来玩？玩大的！到时候你可别后悔……”他一边愤愤不平地跳脚，一边嫌恶地瞧着照片上身穿和服的小女人，一朵畏畏缩缩、连脸都不敢抬起来的温室小花，根本配不上他大哥。他会想办法叫她自动退婚的，不过……得等到他玩够本！

“万能社全体请速至会议室集合。”上官金迷很少用广播叫人的，难得的例外不过是本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宽大胸怀，邀请大家一起来看好戏。

宫昱火速冲出洗手间。该死！胸口的绷带还没绑好呢！就算这座基地要塌下来了，万能社里也还有四位比她高的男士可以挡，上官金迷有必要鸡猫子鬼叫个不停吗？

走进会议室，两道异样贼邪的目光首先撼动她全身的警戒线，宫昱不期然转过身去，迎上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

搜寻脑海里的记忆库，她确定不认得眼前这位高大的“小姐”，唯一的印象来自于一张相亲照，被摄者是她的未婚夫；他们的五官有着共同的特点。

噢喔……某种不祥的预感划过心坎，这家伙该不会恰巧姓“荣”吧？

荣世澐初见这位俊秀的“男人”，心里的惊讶是无以言喻的。“宫昱”？

眼前这俊秀昂然的家伙会是照片里那个胆小怯弱的日本小女人？

脸很像，但其它……太不可思议了！一个人的气质怎能转变得如此彻底？

“宫昱，这位‘荣小姐’指名找你服务！”上官金迷笑得难以抑止。一个是假凤、一个是虚凰，太有意思了！

果然！宫昱敛眉垂首，这姓荣的铁定是她那未曾谋面的未婚夫派来的人。唉，她的好日子将尽矣！

荣世澧瞄瞄万能社里的众人，体内恶作剧的因子迅速运转着。想必他们还不知道“宫昱”其实就是“宫城昱子”的事吧？如果他把这秘密泄漏……嘿嘿嘿！他荣世澧这辈子没啥特殊嗜好，就爱捉人错处。

宫昱一看到荣世澧摸着鼻梁笑的样子就想吐。这鬼家伙肯定一肚子坏水，现在八成正在想主意害她，看样子她可得小心点儿才行。

荣世澧嘴角的弧度逐渐拉大，突然咧出一个兴奋若狂的笑容。

“大嫂，人家找‘你’好久了，今天能够见到‘你’，人家好高兴喔！”

宫昱给他一轮猛抱，倒退了三大步，差点一屁股坐倒在地。

荣世澧透过她的肩膀，偷觑到室内诸人，喝茶的喝茶、看报的看报，居然无人对他此一精采演技报以热烈的回响？！怎么会这样？男社员忽然变成小女子了，他们难道都不惊讶吗？

只有上官金迷送他一记轻蔑的笑容。还以为这看似鬼灵精怪、还男扮女装的男人能搞出惊天动地的好戏以飨大众呢！结果不过尔尔。

“散场啦，散场啦！”她挥挥手，招呼其余社员走人。

“唉！‘荣小姐’，我对‘你’实在是失望透顶了。”左士奇临走前拍拍他的肩。

“如果‘你’只有这两、三下不入流的招数，我劝‘你’有多远就闪多远去，省得将来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荣世澧犹不死心。他的精心杰作怎么可能落得如此下场？他长手一捞，捉住走最后的阴有匡的臂膀。“你们的‘保镳’宫昱是我未来大嫂，‘他’是女的！”

“我知道啊！”阴有匡能卜善算，岂不如宫昱的真实身分。

“你们……”原来她的事全万能社的人早明了了，却无人追究，这究竟是一间什么样的怪公司啊？

这种惊骇感，宫昱的体会最深了。想当初，她刚被玉司神指出真正身分时，还差点吓晕了呢！

不过相处时日一久，渐渐了解大伙儿的脾性。他们对于别人不想讲的秘密绝不好奇碰触，即使知道了，也会心照不宣地帮忙隐藏；大家都是很体贴的好人。

“宫昱没有喉结。”萧士诚给他点出了最清楚明白的证明。

荣世澧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放开阴有匡的手臂，任他们离去。

“一堆怪人！”

宫昱但笑不语。万能社诸人的奇异向心力，岂是外人随便可以理解的？

她默默地看着荣世澧耍把戏，稟持着“敌不动，我不动；敌若动，我先动”的要诀，暗自在心中计量起眼前的事态。

她知道爷爷在她读国中时，就为她许下了一门亲事。其实指婚也无所谓好与不好，基本上，未亲身证实过的事，她是不会任意下评论的。

而她之所以会在高中一毕业，就迫不及待地逃到台湾，主要是想脱离爷爷的魔爪；他老人家别的本事没有，记忆力特好，尤其善于记恨。

她老爸不过在结婚典礼上忘了请爷爷致词，就被报复了十年。最惨的一次在她十岁那年，爷爷明知老妈是只特大号醋桶，还设计老爸醉卧酒廊，害得老爸、老妈吵翻天，老妈为此离家出走。

爷爷乘机拿这话题大作文章，威胁老爸若不能找回妻子，就到宫城家祖先牌位前切腹谢罪去。

最后这桩阴谋诡计被她意外地给解决，爷爷从此把整人的目标转向她。他老人家的报仇是无止无尽、不分时间地点的；他甚至在她国小毕业典礼那天，下乐迷昏了她，害她赶不上毕业典礼，险些拿不到毕业证书。

然后说她是宫城家的耻辱，连国小都无法毕业，又押她到祖先牌位前，要她切腹谢罪。幸亏老爸机灵，帮她把毕业证书求回来，否则她一条小命早飞了。

面对这样的长辈，她能安心的把终身大事交给他吗？不逃的才是傻瓜！

但如今，对方既然找上门来了，要不要接受这桩婚姻，要等她试过“荣世玮”这个人再说。如果不好……那当然是要逼对方退婚喽！

她才不要再为了一件无聊的指婚得罪小人爷爷，那无所不用具极的报复，她可是受够了。

至于荣世灏，这个阴阳不分、莫名其妙的男人，看在他扮女装扮得恁般辛苦的分上，她就稍微做点好事，称称他的心意吧！

“小姑。”宫昱很努力地叫自己温柔婉约。

荣世灏猛眨了好几下眼。他眼花了吗？刚才明明看她一身倨傲、双目精明灿烂的，怎地才一转眼，又变回了照片里那个畏缩、没个性的日本小女人？

“小姑是来接我回去与相公完婚的吗？”好久没行这种九十度的大礼，宫昱发觉自己的腰都硬了。相公？这女人是哪座古墓里跑出来的？荣世灏有一股想要撞壁去的渴望。

“小姑，请在这里稍等一会儿，我换套衣服，收拾一下东西立刻跟‘你’回去。”宫昱倒是很满意自己的表现，越是叫人捉摸不定，越容易探出她真正想要知道的东西。

既然是场躲不掉的硬仗，不如直接迎上去。只是她向来讨厌亲自动手处理这些麻烦事，最好是可以找个人来当开路先锋，这么一来，她就能省点力气。

宫昱暗暗露出一抹微笑。眼前这个一脸贪玩的荣世灏正是最佳人选。就在“她”面前装笨一点儿，若她估料得没错，“她”很快就会露馅儿、开始行动。

而她自己呢，只要坐下来等着看好戏，并且在事情不如她意的时候，稍微使点劲儿，万事自然水到渠成。

“宫昱”，她的本性果真如其所表现出来的那般千依百顺、娇柔怯弱？

荣世灏很怀疑。不过无所谓，不管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大哥早已心有所属是不变的事实。因此，他们的婚约非退不可！

只要他小心，总能看穿她的真面目，想出最合适的办法，逼她自行解除婚约。

唉！宫昱第N次在心底暗叹自己的人缘低落。

她没有得罪姓荣的一家子吧？既然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又何需在她踏进荣家门第一步，就摆出这场鸿门宴给她下马威？

六兄弟虎视眈眈不说，未来公公、婆婆一副如丧考妣的惨样，加上一个居心不良的“坏小姑”……唉，就算这些她都愿意忍受，但那位恶劣到蓄意缺席的未婚夫又置她于何地？

总归一句话：荣氏一门都不欢迎她！

这倒怪了，依稀、仿佛记得十多年前是荣奶奶主动提起这桩婚事的。

莫非她离开日本这几年，宫城爷爷做了什么对不起荣奶奶的事，搞得两家亲家变得冤家，而她倒成了夹缝中的受气包？

“宫城小姐……”愁眉苦脸一整天的荣夫人终于开口了。

“伯母，我的中文名字是‘宫昱’，您直接叫我的名字就可以了。”

“那……宫小姐，世玮……”荣夫人不知道该如何化解这尴尬的气氛。好为难啊！

儿子摆明了不喜欢这女孩，婆婆的命令又不能违抗，她真是两面不是人。

“妈咪，大嫂我来招呼就行了。”荣世灏噙唇亲了母亲两下。“凡事有我呢！”

你放心吧。”他倒要好好试一试宫昱，看她是真蠢、还是装笨？

荣夫人笑出了两眶感激的泪水。这小儿子贼归贼，却又这么地贴心，莫怪乎她要宠如心头肉了。

“大嫂，吃块鸡，别客气，把这里当成自己家就行了。”

荣世灏的态度亲切，礼貌也堪称一。不过……

宫昱看着他送进她碗里的“宫保鸡丁”。红色的耶！这荣世灏大概有色盲，错把辣椒当鸡丁。

“谢谢小姑。”她眉头不皱一下，一口吞掉那异样的“鸡丁”，随即辣出两行清泪。

“呜……好辣、好辣……”

“唉呀，大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连辣椒都吃下去了。”荣世灏很好心地随手奉上一碗酸辣汤。

“小姑……”她泪汪汪地轻啜口汤，眼泪更加如断线的珍珠般滚滚而下。“呜呜……”

“大嫂，你不舒服吗？”荣世灏“关怀之情”溢于言表。

宫昱轻摇螭首，点点珠泪染湿了满颊，确有几分楚楚可怜的媚态。

娇弱苍白的俏脸衬着一身素白洋装，宛如一株带雨梨花，直看得荣世灏拧紧了双眉。

该死！这女人是真的胆小又没用，一点儿小事就哭得像个受尽虐待的小媳妇。

即使长得再漂亮、奶奶再固执，她和世玮大哥在一起，也不会有幸福的。

大哥是那种认真到几乎严谨的工作狂，他需要的是个能独立自主的妻子，而非一株不依附丈夫就无法生存的菟丝花。

要他说呢，与其将来结了婚，再来离婚，不如快刀斩乱麻，早早将这桩亲事给退了。

只不过……在家里，他虽是个翻天覆地的孙悟空，可荣奶奶却是幕后

的如来佛；老祖宗的命令是无人敢违抗的。所以，这项退婚的要求绝对得由宫昱主动提出才行。“大嫂，你不舒服，我先扶你回房吧！”荣世灏自做主张地搀起了宫昱。“爸、妈，哥哥们，你们慢用，我扶大嫂先走。”

“好，小心点儿哦！”荣夫人如释重负，点头如捣蒜。

这媳妇太娇弱了，荣家虽然人口众多，却非什么名门望族，不过经营一个家族小企业，实在服侍不起这种大小姐。

“大哥如果知道他未来的老婆是这种风一吹就倒的女人，一定会气死。”荣家老二叹道。

“只怕世玮不喜欢宫城小姐，若他硬是要求退婚，那麻烦就大了。”看过媳妇后，荣老爷的头又更痛了。

“听说宫城家在日本武术界上挺有名的，”荣家老六贡献出他的消息来源。

“世玮那边是不用担心啦！那孩子打小就听话，重守信诺，他绝不会主动提出退婚的要求。倒是我，只怕往后日子难过了；还以为娶了媳妇就可以抱孙子、享清福，可……如果媳妇是这种大小姐……唉！看来我这个老妈子还有得熬呢！”荣夫人不由得大叹三声无奈。

一家子面面相觑，想起那清晰可见、凄风苦雨的未来，不由得纷纷低头叹息，一起哀悼幸福的消逝。“大嫂，你还好吧？”荣世灏作梦也想不到，一块辣椒就可以叫宫昱哭上一个小时，他好好一套香奈儿裤装都给她哭毁了。唉！得不偿失。

“嗯……”她抽噎两下，粉颊上的泪痕未干。“小姑，谢……谢谢！”轻轻放开‘她’，瞄一眼个把钟头下来的成果。晚餐的菜渣、她唇上不褪色的口红、鼻涕、眼泪……全糊在‘她’身上，差不多够报那辣椒的仇，可以暂时放‘她’一马！

“没什么啦！”荣世灏不耐烦地坐在宫昱床上，顺手翻弄着她带来的行李。袋子一打开，四、五套干净、整齐的西装掉了下来，竟都是她的尺寸。“大嫂，这西装……你平常穿的啊？”

老实说，他心底的疑虑尚未完全厘清。一个高傲不群的“美男子”，怎么可能才转眼就变成一名胆小怯弱的小女人？

“是的，小姑。”宫昱跪坐在地板上，羞窘得花容红通通的。“穿男孩子的衣服比较安全。”

“哦？”他一手抚上鼻梁。“也就是说你平常都做男装打扮喽？”她访不会一直都在扮猪吃老虎，装柔弱诓他吧？

“是的，小姑。”宫昱怯怯地低垂着螭首。“单身女子在外头工作不时会遇到各种危险，但我已许给相公，就该为他守身，所以……”

“你穿男装是为了杜绝一些心怀不轨的色狼染指你？”

“是的，小姑。”

“可……”凭她这副胆小样，一套西装真能蒙混过去？“没人看出你的伪装？”

“除非她周遭的男人都是睁眼瞎子。”

“小姑请放心，我一定会为相公守身如玉，绝不会让相公以外的男人碰我。”

她碰人则纯属“例外”。

“呵呵呵……”荣世灏傻笑到翻白眼。看来宫昱是真蠢，全是他自己多

虑了。

不过大哥可死定了，人家还为他守节耶！“大嫂啊，你……我是说……”
“有话请小姑直说无妨。”他如果想退婚，那太好了，正合她意！

“你……真的愿意嫁给大哥？”只要她有一点点个人意愿，荣世澧给她的分数都会高上一些。毕竟她长得那么漂亮，人又温柔，内在的坚强可以训练，或者他可以帮大哥调教出一个动静皆宜的好老婆呢！

“爷爷已经把我许配给世玮大哥了。”

“可是你又没见过大哥，也许你们不合适呢？这是你的终身大事，难道你一点儿主张都没有？”

水雾重新凝上她眼眶。“我……我不能违抗爷爷的意思。”

“对，我知道，你先别哭嘛！”荣世澧实在很受不了她只会哭。真是一个蠢女人！

“我们也不敢违抗奶奶的决定，但婚姻毕竟是当事者双方面的事，倘若你和大哥的个性真的天差地别，将来结婚了，岂有幸福可言？”

“我……”雾气终于集结成泪滴了下来。“果真如此，也是我的命了。”

“命？！”荣世澧不敢相信地跳起来。“什么年代了，还有这种说法，拜托！”

“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都是千古不变的真理。”而她是新时代最最坚贞的女性。

“你……”好样的！这个蠢女人的白痴程度远远超过他所能预料的。第一回合下来，荣世澧算是认栽了，但他不会这么容易退缩的。

“那么大嫂，你可知道荣家的饭碗是不好端的？”他很快又重整旗鼓，跨马上阵。

终于露出真面目了！了不起兵来将挡嘛，谁怕谁呀？

“小姑的意思是……”

“在荣家，新进门的媳妇必须洗手做羹汤、洒扫应对，千般礼节，一样也不能少。”既然她敬酒不喝、喝罚酒，那他就整得她哭回日本去。“是，我一定会努力的，绝不叫小姑失望。”

“好，那你听着。首先早餐，在我们家通常是七点开饭，爸、妈喜欢稀饭配酱菜；大哥要现煮咖啡、荷包蛋和培根；二哥、三哥、五哥爱吃面；四哥、六哥、七哥吃早斋；我呢……比较随便，现榨果汁、刚出炉的黑面包、沙拉和水煮蛋。”

去他的！那样还叫随便？

“吃完早饭后，大家就轮流上班，所以你最好早点起床，帮哥哥们把衣服烫好。等到大家都上班后，要开始打扫；因为家里铺的是原木地板，所以不能用吸尘器和拖把清理。至于那些个丝质衬衫、内衣裤的，当然更不能丢进洗衣机里，这意思你懂吧？”

“是的，小姑。”算“她”狠！竟叫她“双手万能”，不过到最后由谁来做就很难说了。

“还有，你中午要帮哥哥们送便当，下午整理庭院，晚餐后，等大家洗完澡，还得将每间浴室刷干净，记清楚了吗？”哼！顶多一个礼拜，保证叫她哭着要求退婚。

“是的，小姑。”宫昱觉得泄气。没想到他只能想出这种方法整她，唉，大概是连续剧看太多，半点新意都没有！

送走瘟神，宫昱翻身一跃上床。

这场戏演得还算成功，荣家人全认定她是个胆小没用的千金大小姐，嗯……荣世灏因在万能社看过她的真面目，心里还有一点疑惑……但没有关系，依她半天下来的观察，荣家人都很君子，就算要整人也是光明正大的整，不会有太恶毒的伎俩出现。只要她小心些，荣世灏不足为惧。

只是接下来她该怎么办呢？

“呃……”太久没跪坐了，腿还真有点酸呢！

她站起身稍微打了一趟拳，活络身子，然后满头大汗地瘫平在床上。

看来荣家是很想退婚的，她对这桩婚姻也不是很稀罕啦；不过他们不敢得罪荣奶奶，便对她下手，想经由她要求她爷爷提出退婚，却是万万不可行。

荣奶奶是否很难缠，她不晓得，但小人爷爷的终极手段，她却是打小领教过了头，如今好不容易才逃出升天，要叫她再跳回火坑？死都别想！

她不会主动提出退婚，所以只好对不起啦，请荣家人自求多福！

只是……眼下这僵凝的情况却不能再持续下去，她可不想被操死在这里。首先得调查荣世玮，一个三十七岁的老男人，不可能没有弱点，只要她能掌握住，就有了突破的先机。

荣世灏要她送饭去给他的哥哥们反而方便她调查荣家人，这项工作要努力做；

还有煮饭，她也要吃东西，马虎不得；至于其它……有哪个替死鬼可以帮忙呢？

在脑海里将荣家人过滤了一遍，一切计划于焉成形。

宫昱向来行事习惯是——聪明人动脑，笨人动手。她永远只负责策划和验收成果。

第二章

鸡飞狗跳的早晨在荣家揭开了序幕。

当荣世灏从容地在准七点钟起床，准备狠狠地给宫昱一顿排头吃时，却看到了眼前这一幕出乎意料的情景：荣家老二正坐在沙发上烫衣服、老三在厨房里煮咖啡、老四榨果汁、老五揉面团、老六则刚把五楼的挑高别墅扫完、老七蹲在外头整理庭院。

荣家两老还好，被服侍得舒舒服服的。

一晚的“虐待计划”被六个哥哥破坏殆尽，荣世灏气晕了。他忙不迭地召集众哥哥们开起批斗大会。

“你们在干什么？吃饱太闲啊！居然还帮她做事，这样子我怎么把她赶回日本去？”“原来这主意是你想出来的。”荣家六兄弟的十指扳得卡卡作响。

“你不知道我习惯裸睡吗？四点半叫那女人进我房里收衣服来烫，你皮在痒了是不是？”荣家老二恨不能掐死荣世灏。

“大哥的咖啡豆都是原产地买回来的，她一早就弄坏了两包，你等着被

大哥剥皮吧！”老三目露凶光。那咖啡豆的钱有一半也是他出的，噢！心疼死了。

“我还不知道你每天早上都要喝现榨果汁呢！”

“还有刚出炉的面包！”

“她打扫的时候不小心打破了爸爸那只清朝古董花瓶。”

“她还把妈最心爱的薄荷当杂草拔光了。”

“你死定了！”这是众位哥哥们送给荣世澐的最佳警语。

天哪、地啊？荣世澐想要撞壁去。现在才七点钟耶！宫昱哪来这么大的本事干下如此多的丰功伟业？她是故意的是不是？

荣世澐杀进厨房里，准备找罪魁祸首理论去。

“大嫂——”

“小姑。”宫昱转过身来，她披头散发、双眼充满血丝、两颊苍白似雪。“早安。”

他愕然瞪大眼，不敢相信，才一晚而已，她怎么就凋零得像朵谢掉的花儿？

“大嫂，你……生病了吗？”

“我？没有啊！”她温婉地摇头。“昨天你交代的事情我都做了笔记，我好紧张，怕做不好，凌晨两点就起来准备了。”

“两点！”想他昨天九点多、快十点送她回房的，又和她聊到十一点左右……

哇！那她岂不是彻夜未眠？难怪憔悴得像个鬼！“小姑，‘你’帮我尝尝这味道好不好？”

虽然古有明训：“新媳妇，洗手做羹汤，先遣小姑尝”但是她这样，叫他……

哦！又想撞壁去了。那么蠢，教他都快虐待不下去了。

“还好啦！”荣世澐不甘不愿地尝了一口后，应付地嘟囔着。

“那这个呢、还有那个……”她一样一样的献宝。

荣世澐不得不承认，她在烹调上的手艺的确有一套。

“味道不错，可以开饭了吧？”虽然佩服，却依然不能给她好脸色看。

“可以了。”宫昱很快地摆好餐具，请大家进饭厅。“大家请慢用。”她要验收成果去了。

“大嫂，你要去哪里？”荣世澐拉住她。为免她再做出更大的破坏，害他被五马分尸，打现在起，她的一切作为，他都会全程跟监。

“我去烫衣服。”

“烫好了。”荣家老二闷着声说。他耶！堂堂荣二公子，今朝头一回做女人的事，呕死了！

“那……扫地。”

“扫完了。”

“整理庭院。”

“整理过了。”

“你坐下吃饭吧！”荣世澐塞了一个碗进她手里。瞧他的哥哥们脸都黑了，未免扫到台风尾，他最好管妥这笨女人，省得将来被流弹波及，冤枉啊！

荣夫人倒是很开心，一辈子生了八个儿子，她一直很想生个女儿，不是重女轻男，实在是儿子不够贴心。吃喝拉撒比人多；家事、杂事却一样也

不做，每个都是大老爷。

也许与她打小宠溺他们有关，他们个个在外都事业有成，却学不会体恤母亲。

而宫昱才进门不过一天，就能够让她六个懒鬼儿子做家事，这是否也是她的本领之一？荣夫人乐观其成。

吃过早餐后，六兄弟把荣世澧拎到一边好生警告了一番。

“别再让她接近我们，否则有你好受的！”

“可是哥哥们也想把她赶走啊！”荣世澧不满地抗议。“不这样做，难道你们有更好的办法？”

“我们是想帮大哥解决麻烦，可他自从得知这桩婚事，就连家也不回了。”

“我们可不想弄出人命。”

“你自己看看，她身子骨那么弱，才一晚，就搞得快晕过去似的，不到几天，我怕她要见阎王了，到时候，看你怎么向宫城家交代？”

“那怎么办？”荣世澧两手一摊。爱玩归爱玩，他可不想独揽麻烦。

“出鬼主意不是你的拿手好戏吗？你就自己看着办吧！”把麻烦丢给荣世澧，荣家六兄弟很有默契地一同退场了。

荣世澧回身看着宫昱走一步、颠三步，还打起精神、强颜欢笑的样子，还真的……嗯，有一点点给她可怜。

算了啦，今天就暂时饶过她，一切计划依序往后挪。

“大嫂，你去睡觉，碗筷我来收就行了。”这也是荣世澧头一回主动提起帮忙做家事。

荣夫人对着丈夫眨眼。这媳妇其实有她的本领在的不是吗？

“不用了，这是我分内的工作。”她勉强地牵出一抹好虚弱的微笑。瞧得荣世澧心里的罪恶感直往上冒。

“没关系啦，你中午还得给大哥送饭，万一没睡饱，做的菜不合大哥口味，大哥会不高兴哦！”

“会这样吗？荣大哥会不会讨厌我？”她吸吸鼻子，泪珠儿又往眼眶聚集。

又哭了、又哭了！荣世澧猛翻白眼，心里不断暗骂着：笨女人、爱哭鬼、讨厌死了！

“不会啦，你别胡思乱想，快点去睡觉，做个美味的饭盒给大哥吃，他就会高兴了。”

“真的？”

“是啦！你快去睡觉。”

“可是……我还有很多工作……”

“好啦、好啦！我帮你做就是了。”搬石头砸自己脚，他真是自作孽不可活，蠢毙了！

“谢谢小姑，‘你’真好，我……我……”宫昱不停抹着泪。

他的耐性已被磨光。“少啰唆！你立刻回房去。”

“是的，小姑。”她吓得跳起来，匆匆往二楼跑。行到回廊无人处，虚软的脚步一变而为轻快，充满血丝的双眼，也射出炯炯精光。

不好意思，第二场仗她又赢了。这群自尊自大的笨男人哦……想整她？别说门了，窗儿都没有！

荣世澧基本上的整人方针并没有变，但宫昱是个大麻烦，未免她又捅出更大的娄子陷害他，他改采紧逼钉人的战术。宫昱边低头打蛋，边思量着下一步的战术。荣世澧跟太紧了，她的举止得更谨慎些，以免被识破。

“大嫂，你那些蛋到底要打多久啊？”都十点半了，如果她弄个蛋得花上二十分钟，他不晓得中午大哥是否有饭吃。

“这些是蛋白，要全部打发。”她蹙眉又甩手，无比辛苦的样子。

“没力气就别搞这么麻惯的菜式。”笨死了！

宫昱只是轻摇螭首，回过去一记羞怯低柔的浅笑。

“白痴！”荣世澧低啐一口，伸手接过打蛋器。“等你弄好后，天都黑了，我打吧！”

她低下头，俏脸上闪过一丝计划得逞的诡笑。

“告诉你，做饭是有诀窍的。我们家里什么都有，电饭锅、烤箱、微波炉、电子锅、焖烧锅……想要快速做饭，你只要洗好米放进电子锅里，腌个鸡腿送烤箱，蒸蛋用电饭锅，焖烧锅里再弄个红白萝卜汤，微波炉做红烧鱼，再炒两个青菜；五菜一汤的梅花餐不用二十分钟就做好了。”

“小姑，‘你’好棒哦，什么都懂。”她迅速变脸送上一串奉承，果然看到他脸上的不耐急速瓦解，换上一副洋洋自得的表情。

“当然，我又不是你。”荣世澧打蛋越打越起劲。“像你这样，大概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得窝在厨房里煮三餐了。”

废话！想吃精致的，自然得多费工夫喽。简易的餐点她也会做，但菜色没啥变化，她一个人住的时候，早吃腻了。

难得荣家有这么多人力，不用可惜了。趁这时候，复习一下她大厨的手艺，又可顺便喂饱肚里的馋虫，多好！

此时，烤箱的定时装置发出结束的声响。

“羊排好了。”她戴起隔热手套，端出餐盘。“你煮羊肉？！”他五官皱成一团。

“那么腥膻的东西，我们是不吃的。”

“不会的，这羊肉我特别用白酒腌过，再配上我特制的薄荷酱，一点也不腥，很好吃的，不信‘你’试试。”她切下一小块肉排，沾上绿色酱汁送到他面前。

“不要！我讨厌羊肉的味道。”他撇开头。

“小姑……”她语带哽咽。

“喂，又来这套！”这笨女人，就会用眼泪淹死他，可恶！“好啦，我吃就是了！”了不起闭着眼睛吞嘛。

羊肉入口，除了酒类的香醇外，薄荷的清凉也盖过了肉的腥膻，香甜肉汁溢满唇腔，他突然舍不得把它吞下肚。

“再来一口好不好？大嫂！”荣世澧很没志气地败在口腹之欲下。

“好啊！”她更殷勤地喂食。一块羊肉可以钓到一名免费劳工，划算呀！

“小姑，谢谢‘你’帮我打蛋，这个我要用来焗烤白菜。”

“好吃吗？”他已经确信她的手艺非同凡响。

“用扁鱼、火腿和虾头熬高汤，把白菜浸在高汤里，上头铺上打发的蛋白，送进烤箱里大火烘烤。白菜吸收了高汤的美味，保证又香又脆又甘甜。”

光听，他就觉得口水开始横流了。“那你快做吧！”

“虾子我还没剥好。”

“我帮你剥。”

“扁鱼要撕开。”

“我来撕。”

“这火腿结冻了，好硬、好难切喔！”“看我的吧！”

……

这个免费劳工非常管用，一个小时后，宫昱做好了六道大菜，而她一双纤纤玉手依然干爽、白嫩如昔。

因为她只是坐在椅子上动口，所有劳力的事，荣世灏都一手包办了。

可别想她会有一点点良心不安，因为基本上他们是各取所需；她做得很愉快，他吃得更开心。

“小姑，‘你’好有本事哦！”但养狗除了喂饭外，也得陪它玩。而她给荣世灏额外的奖励就是——马屁。“想不到‘你’不只人长得漂亮、会做家务、力气又很大，男人都比不上‘你’。”

“废话！我本来就是……呃——”话到舌尖，荣世灏又赶紧搥上嘴，差点泄底了。

宫昱也不追根究柢。早知他是男人了，不过她对荣家的内幕没兴趣，事不关己嘛。

“小姑，我们是不是要给世玮大哥送饭了。”

“还有二哥他们，总共得做七个便当。”荣世灏缓缓地露出一抹恶魔般的微笑。他就是存心累死她，等到她回日本、大哥回家后，人伙儿又有好日子过了。

“那我去拿便当盒来装饭菜。”宫昱转身进厨房，走到一半，又停下来。

“请问小姑，便当盒放在哪里？”

“便当盒？”是喔！差点忘了那东西。本来荣家是没有送饭习惯的，叫她做饭盒，不过是想整她，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小姑？”她冷笑，等着他自圆其说。

“二哥他们昨晚忘在公司没带回来。他随口瞎掰。“嗯……先用家里剩的免洗餐具装吧！”记得晚上得叫哥哥们各自买便当盒回家，别泄了他的底。

“好，我去拿。”她嘴角噙着一抹玩味的浅笑。不够聪明的人就是这样，做个整人计划都会丢三落四的。

“啊——”荣世灏眨眨眼，以为自己眼花了。那个胆小、怯弱的宫昱怎么可能笑得像只小狐狸？

“小姑，为什么叫那么大声？”她手拿便当盒，三步并作两步冲到他面前，幽幽秋瞳里依然一片水气，十足的柔弱与无助。“是不是有蟑螂？”她全身颤抖着，又哭了。

是嘛！他轻吁口气，早就知道是自己看错了。宫昱十成十是个胆小没用的笨女人。

“哪里有蟑螂？我练练发声吧了！”

“哦！”如释重负的笑花浮上嘴角。宫昱提到胸口的心脏缓慢落回原地。

荣世灏或者不像她，因为工作特殊的关系，磨练出一身的精明与机巧，但他也不笨，聪明的脑子加上敏锐的观察力，就够拆穿她的真面目了。

她往后行事可得更小谨慎些，否则落个出师未捷身先死，多冤啊！

“荣盛”本是家代理进出口产品的小型贸易公司。

一直到荣世玮接手后，有鉴于社会的快速变迁与多元化，慢慢将触角

扩伸至资讯、建筑、食品……等各行业。历经十年的辛苦经营，如今，“荣盛”已隐隐具有中型企业的规模。

但，也只有这样了！

宫昱在看过“荣盛”的组织与经营方式后，对荣家人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荣家人一致的本质是：诚实与严谨。而他们经营企业的态度也是如此。

不能说不好，只是少了份气魄与果断。他们适合守成，但如果要再发展成跨国大企业，只怕是比较难了。

或者掌舵人占了大半因素。宫昱仔细观察荣世玮，他有一张方正的脸孔，双目清明而固执，下巴的线条相当刚硬，嘴唇总是很认真地抿着。

“这个男人绝对不适合我！”这是宫昱对荣世玮的第一印象。

他如果知道她所做的工作性质，或见着万能社里的众怪胎，大概会昏倒。

这场婚事非退不可，纵使不为她，也得替他着想。认真、保守又有事业压力的男人合该匹配一名聪慧、拥有坚强母性又肯牺牲的传统女人。

她不否认，与他相比起来，她的心机太深沉了。未来的丈夫若没有宽广心胸、风般个性，肯定是受不了她的。

倘若爷爷一定要她嫁荣家人，或者荣世灏还合适些。宫昱偷觑一眼身旁穿著女装、鬼灵精怪的男人。眼前的他，也许还不够她机巧，但他也有他的独特魅力。

光看他扮女人扮得开开心心，没半点怨天尤人的样子；整人计划失败时，也不气馁，在检讨得失之后，转眼间，又不屈不挠地黏了上来；满肚子层出不穷的鬼主意……她给他的评分就比荣世玮高很多。

“大哥，你没空回家，我把未来大嫂带来给你相喽！”荣世灏露出一脸诡谲的邪笑。

荣世玮身旁，那原本拿着文件等候董事长签发的秘书小姐、曲然丽，一张俏脸蓦地转白，手上的卷宗砰然落地。

“然丽！”荣世玮一脸痛苦地望着她。

“对不起，我手滑了。”曲然丽手忙脚乱地收拾好文件，放到荣世玮桌上。

“董事长有事，那我先走了。”

那几乎是落荒而逃的纤影，给了宫昱某种启示。

“谁让你们来的？”压抑的怒吼冲向荣世灏。“大哥，你没空回家吃饭，我和大嫂给你送饭来还不好？”荣世灏吊儿郎当地说着。

这一着有两个目的：第一、整整宫昱，希望她知难而退。再不济，也要让她明白，大哥是不喜欢她的，她心里要有准备才好。当然最好是能因此而主动退婚。

其实荣世玮和曲然丽之间的情感波折，荣世灏早就知道了。

只是那两个人也不晓得在搞什么飞机，坚守着公私分明的原则，绝口不谈办公室恋情。结果一个拖、一个磨，五年过去了，情感依然停留在原地踏步。

然后，奶奶一封家书寄回家，莫名其妙的就要世玮娶宫昱。想想，彼此单相思了五年的两人会如何处理这种状况？

当然，要依世灏对世玮那块顽石个性的了解来判断，他大哥约莫会咬着牙挥慧剑斩情丝，遵守命令与宫昱结婚，然后从此悔恨、痛苦地过一生。

笨哦！换成是他的话，与其如此难过，他宁可毁信背约，当个食言而肥的大胖子。

“公司楼下有餐厅，不用你多管闲事。”荣世玮怒道。

“大哥，你这话就不对了，大嫂在厨房里忙了一个多小时，才煮出这顿大餐给你送来，你不感激也就罢了，怎能说我们多管闲事呢？”荣世灏就是要激他。

生气吧，越生气越好，最好能气得头脑不清，把所有心里话都说出来，事情就好办多了。

“宫小姐……”老实说，荣世灏不提，他绝对不会注意到角落还有一朵小小的茉莉花正颤巍巍地绽放着。

奶奶给他选的媳妇的确很漂亮，高挑、窈窕的身材很有模特儿的架式，目视最少有一七〇，白细羞怯的粉脸俏美无双，宛若古时深宫中小公主，娇柔得必须时时捧在手心呵护。

但不是他喜欢的那一型。他爱的是曲然丽，总是任劳任怨地跟在他身旁，有能力照顾他无微不至、又可以独立自主的好女人。“世玮大哥。”宫昱恭敬地行了一个九十度的大礼。

荣世玮心痛的感觉更甚。她完完全全不是他欣赏的，但他却必须娶她、共度今生，只因他不能毁约。

“宫小姐，你不用做这些事的。我们公司楼下就有餐厅，用餐很方便。”

“可是……”宫昱求救的眼神瞥向荣世灏。

“大哥，外面卖的东西哪有家里自己做的卫生、营养，而且这是大嫂的爱心便当耶！”荣世灏故意搅局。

“宫小姐初来乍到，用不着这么累！”荣世玮一双眼睛已经瞪得快要抽筋了。

“给心爱的人做便当哪里会累？对不对，大嫂？”荣世灏不信大嫂还能无动于衷下去。

“世灏，你如果太闲，就来帮大哥做事。”荣世玮果然受不住了。

“给我干董事长吗？”

“可以。”

“我才不要，那多累啊！”荣世灏一挥手。“大嫂，人家不欢迎我们，便当放着好走了。”

“宫小姐，请别误会。”荣世玮彬彬有礼接过饭盒。在他的观念里，不管喜不喜欢，女人都该被礼貌的对待。

荣世灏却相当不以为然。“大哥，你的态度再不明确、果断点儿，你的然丽会误解哦！”

“闭嘴，不准你胡说八道，破坏曲小姐的名誉。”

荣世灏不由得嗤鼻。“我真想骂你老古板。”荣世玮脸色一黑，双瞳变成冰一般的冷！

“算了、算了，不管你了。”荣世灏转身拉宫昱。“大嫂，我们回家去。”

“好，世玮大哥再见。”宫昱再度鞠躬。

“回家路上小心点儿，再见。”

荣世玮自以为礼貌性的问答，却让荣世灏听得快晕倒。

“大哥，你知不知道，在混沌不清的感情世界里，有时候太过温柔反而是一种残忍。”最后的警告了，大哥要再听不懂，他也没办法。

荣世玮的内心也是矛盾的。难道要他无情地将人赶走？宫昱何辜，怎能如此对待她？

大哥的个性是没救了。荣世灏看破地拉着宫昱匆匆离去。

走在台北街头，荣世灏注视宫昱从头至尾，丝毫未变的脸色。她还看不懂吗？

她如果执意履行这桩婚约，未来是没有幸福可言的。

“你看到了吧？”

“什么？”虽然明白他的意思，但心里对于这件事早有了处置办法，只好装傻喽！

“大哥啊，他很有女人缘的。”大哥老爱做好人，那坏人只好由他来当了。

“世玮大哥很棒。”

“不是那个意思。”她不只懦弱，还满蠢的。“大哥今年三十七岁，不可能没女人喜欢，当然，其中也有他欣赏的。”因为吃人嘴软，荣世灏对宫昱说话的语气委婉多了。

“呃……我也不是说你不好，但……只能说你出现得太晚了，你明白吗？”

“世玮大哥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嘿！你能了解就太好了，所以说你们的婚事……”

“但我不能违抗爷爷的命令。”只要她还活着，就不想惹怒爷爷，落得被押在祖先牌位前切腹的惨景。

“为什么？这年头人人都向往自由恋爱，谁还来指婚这一套？你难道一点自我主张都没有？”他可以感觉到肚子里的怒火又开始燃烧了。

宫昱怯怯地轻摇螭首。“婚事既已订下，我就不能毁约背信。”

“那我问你，你喜欢大哥吗？”

“我注定今生都是世玮大哥的人了。”

荣世灏简直快晕了。怎么他们一个个都古板得生了锈？明知未来绝没有幸福可言，却为了一个“信”字，要拿一辈子去赌？

“就算你们两个都不喜欢彼此，你们还是要结婚？”

宫昱斜睨他一眼，见着一但直想撞壁去的家伙。真可怜！虽然荣家里头就属他最灵巧，但还是不够。看来她得做点儿好事，给他一些提示好了。

“除非世玮大哥不要我，否则我们非结婚不可。”

别闹了！要改变大哥那颗顽石脑袋，他还不如专心一意对付这个懦弱又固执的小女人，把她整回日本可能还会简单些。

“你放心好了，大哥向来一诺千金，他不会随便毁婚的。”可他会想尽办法叫她毁婚！

听到他这句明褒暗贬的话，宫昱就知道他没听懂暗示。是线索不够吗？那再多提示一点好了。

“世玮大哥都三十七岁了，怎么伯母都不急着抱孙子？”

荣世灏很讶异她转变话题的速度，但他没有想太多。“老妈当然急啦，但大哥不急有什么办法？”

“原来如此！”她牵强一笑。这荣世灏笨死了，都给了两个提示了，他还听不懂，不想理他了！

要由她来计划的话，这桩婚姻太好解决了。

荣世玮已经有喜欢的人，而曲然丽也爱他，只是梗着某样莫名其妙的

东西，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无法进展。

没关系，她就牺牲点儿，暂充他们之间的月下老人好了。

但眼下情况紧急，没时间给他们谈情说爱，只好直接送入洞房。待生米煮成熟饭之后，依荣世玮的保守观念，他一定会执着地负起责任。

届时，宫城家与荣家之间的指婚，自然作罢！

第三章

荣世灏很遗憾地发现，他的虐待计划最少被“自己人”破坏了一半。所谓的“自己人”，当然也包括他本人喽！

原因他也不清楚，只是大家都变勤劳了。

除了荣世玮之外，其余荣家六兄弟本来都计划好要离家出走，暂避风头的。不料，却在吃了宫昱做的好菜后，又纷纷可耻地倒戈。

既然要住在家里，日夜碰面自然免不了。宫昱在荣世灏一声令下，甫入门口接任女主人之职，一肩担起了一家之“煮”的责任。

当然，洒扫洗拖、整理内外，也全都是她的工作。原任老妈子，荣夫人正式退休，享清福去也。

在以前啊！内衣裤、臭袜子丢给老妈洗，卧室整年也不清；全家大小，吃喝拉撒全看老妈的；一屋子男人过得幸福愉快，也觉得理所当然。忽然闯进一个陌生女人，虽称呼“大嫂”，毕竟名不副实。况且这女人又是个羞怯、懦弱、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她打扫屋子时会被发霉的袜子吓哭，看到泛黄的内裤也哭，不小心瞥见PLAY BOY的杂志哭得更大声……

所有的事情一下子全变得不对劲了，在诸位男士手足无措地收拾残局的同时，也发现往常闲适的日子再也回不来了。

他们不是没试着力挽狂澜，可他们的双手却自作主张地做起了家事。很多以前被老妈骂到臭头也不想管的烂摊子，如今却没脸摊在另一个女人面前。

怎么会这样？多奇怪的心理变化啊！更可怕的是，他们已渐渐习惯成自然了，好惨！

尤其荣世灏体会最深，否则他现在又怎会在厨房里帮宫昱剁鸡腿？

“大嫂，你在哪里？”实在很怀疑，她的懦弱是真是假？竟能哄得他弯腰做家事，不简单耶！

“小姑。”宫昱端出一盘小点心，明灿的笑容写在唇边，颜若朝华。“这是草莓烤饼，里头的馅儿是冰冻果子露，‘你’帮我试试味道，好不好？”

“你又做新点心啊？”他双眼一亮，心底的疑云顿时烟消云散。

“嗯！今天中午我准备做意大利菜，小姑有没有特别喜欢的？”

这种义式草莓烤饼的外皮热烘酥脆，里头的果子露冰凉爽口，有点类似台式的油炸冰淇淋。

荣世灏一口吞下一个，感觉两种绝妙滋味在嘴里翻腾，哪还能开口说话？

“小姑，‘你’不喜欢意大利菜吗？”她语带哽咽，又要哭了。

“咳、咳、咳……”历尽千辛万苦，几度在噎死边缘徘徊，他好不容易总算空出嘴巴说话。“没有、没有，你别老是哭嘛！我最喜欢意大利菜了，义风意大利面你会不会做？”“我就是要做义风意大利面。”她两手一拍，漾出两朵明艳照人的笑花。“还有番茄浓汤、香草焗鲑鱼、朝鲜蓟沙拉、炖煮小牛肉，点心则是你刚才试吃的草莓烤饼。”

“呵……”他听到馋虫在肚里欢呼的声音。“那你快去做吧！”

“好。”她边转身边说，娇柔的笑声不断。“我今天买了一个好大、好漂亮的番茄哦！老板说，那是今天进的货里最漂亮的，可是好重，因为太大……”

“我来帮你吧！”一半是认命、一半是吃人嘴软。不必等她哭，他自动自发地挽起了衣袖。反正这些个粗重活儿，到最后一定是他来干，不会有别人了。

“谢谢小姑。”对嘛！男人就是要机灵些儿，才会惹人疼爱。

最近宫昱对荣世澐的满意度有直线上升的趋势。这家伙，扮女人扮得千娇百媚的，换回男儿身，应该也不会太差，她对他开始有了一点点的好奇心。

住进来近半个月，慢慢地，她也了解了非扮女装不可的原因。

只是她绝不相信，就凭他这身装扮，即可蒙骗荣奶奶二十五年而没被拆穿。

一开始，荣奶奶病危的时候，或者真被骗过一段时间。但依她后来对宫城家爷爷和荣家奶奶的认识，这两只同属“贼”字辈的老狐狸，哪有这么容易被拐？

要她说的话，八成是老人家日子过得太无聊了，便拿小辈来寻开心。

“大嫂，这个番茄……啊啊啊——”费尽九牛二虎之方才料理完那颗巨无霸南瓜，荣世澐转过身来，正想问还有没有什么事要做，一次解决了，省得麻烦；却被地板上一滩水渍滑了一大跤，直住宫昱扑去。

“小姑——”换成以前，她只要一侧身，便什么麻烦也没有了。可现在她不是“神风万能社”里的保镖宫昱，她是荣家最爱哭、胆小、没用的未来大嫂，她不能躲啊！只得眼睁睁看着荣世澐朝她身上倒过来。

然后……他的身体压着她的，两人一起朝地板倒下，而他的唇，正密密吻合着她。

刹那间，火花充塞满屋，彷彿国庆的烟火同时点燃，明媚灿烂地照亮了漆黑暗夜。

同样颤麻的电流在两人身体里流窜，几乎是下意识的，他们不约而同启开了唇瓣，火热的舌一触即发，轰引出冲天烈焰。

宫昱讶然睁开眼，望进一双同样情欲醺然的黑眸，向来清明的脑子，一瞬间焦糊了。

荣世澐的心跳戛然停止，肌骨血脉全叫这胆小、懦弱，名为“大嫂”的女孩给烧溶成水，绵绵密密地环绕她全身。

她早一步拉回迷离的神智，想要起身，纤细的腰骨却掌握在他手中，她一动，同时也惊走了他的昏昧。荣世澐回过神来，首先注意到她灵动黝黑的秋瞳，骨碌碌的，写满了数之不尽的机巧与聪慧。

这是宫昱？那羞怯无用的小女人？

宫昱为自己的闪失扼腕，她迅速低头垂下两串澄澈透明的珍珠泪，浇

息了他一腔疑惑。

他愕然触着她脸上的湿意，惊慌驱走了疑云。“大嫂，你摔着哪里？怎么又哭了？”

“我……”她摇头哽咽，哀凄欲绝。“我……呜呜……我给其它人碰了身子，我对不起世玮大哥，我……我不想活了……”

“噢！”他的一双铜铃大眼险些瞪出了眼眶。“不会吧？纯属意外，没那么严重，你别放在心上。”

“可是……我有义务为世玮大哥守身如玉，夫妻之间本就必须彼此忠实，如今我……呜呜……”

“结了婚之后当然必须忠实啊！但你和大哥只是订婚，又还没结婚，没那个必要啦！”“订婚就等于结婚了，我今生今世都是世玮大哥的人。”

“你们都订婚十几年了，难不成你打十几岁就开始为大哥守节，活了二十五年连场恋爱都没谈过？”荣世灏才不信当今世上，还有如此迂腐之人。

偏偏宫昱却认真地点头了。

荣世灏的下巴登时落地。“刚刚那个真的是你的初吻？”

宫昱抹泪，悲愤地颌首。这心情却是真的，守了二十五年，初吻竟是在这种地点、这种时候发生，实在是够跌股的了。

唯一值得称幸的是，荣世灏的滋味尝起来还不算太差，刚刚她确实感觉到电流劈身的酥麻颤栗。

天哪！他何德何能夺了大嫂的初吻？这要让爸爸、妈妈知道了，怕不劈了他一身骨头当柴烧！

“这……别哭了，大嫂，那个……女人和女人……应该不算吧？”这一关要熬得过去，他明天铁定去还神。

“真的吗？”她吸吸鼻子，泪犹未尽。

“真的、真的。”他点头如捣蒜。劝人别自杀也算是做好事吧？他今朝救人一命，不知可否抵免他撒谎之过，不必下拔舌地狱受苦？

潋艳红唇缓缓绽出一抹柔媚笑花，收去泪水的娇颜，有着雨后初晴的纯美。把荣世灏给看呆了。

宫昱轻轻支起了身，由着他搀扶站起。“那我就放心了。不过……小姑，‘你’看起来那么娇美，想不到身子骨挺结实的。”

他一个打跌，差点又把她给压了下去。

“嘿，我小时候练过健身嘛！”

“健身？那是男孩子才练的吧！女孩子练不会很辛苦？”她存心往他的弱点里戳，就盼他心一慌，把所有的疑问全给扔进太平洋里。

“还好啦！”抹下一把冷汗，他第一次发觉，“男扮女装”这游戏有点不太好玩了。

“教练人很好，一起受训的成员也都对我很好，嘿嘿嘿……”掰不下去了，只好傻笑。

“因为小姑是好人，所以人家才对‘你’好。”

“嘿嘿……没有啦！”越说他越心虚。

“不，我说的是真的，小姑真的很好，‘你’在外头，一定也很有人缘哦。”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瞧瞧！荣世灏早乐得不知今夕是何夕了，宫昱很幸运地又躲过了一次。

但荣世灏却被她一番话说得灵光一闪。

他人缘好吗？这倒不是盖的，不论他是男是女，结交各式各样的朋友都是他的拿手绝活。他有荣家人认真义气的本质，却少了份严肃；他向往自由，并且渴望走遍全世界。

这份宽广、容纳百川的肚量为他赢得了无数友谊。当然，他也很享受地优游其中。

相比较起来，宫昱的胆小、懦弱就无趣多了。或者是因为她的世界太狭小了，她才会闭上眼睛，任由人牵着鼻子，往注定不幸福的婚姻里跳？

如果她看过了世界呢？他突然有种想法，想牵引她走出去，教她识得情爱的甜蜜，世上还有无数比世玮大哥更好的男人，等着疼惜她。届时她会不会恍然大悟，主动提出退婚？

嗯，这才是个好法子。以前他错了，这种传统古板的小女人才不会被虐待吓跑的，她们会抱着“多年媳妇熬成婆”的戒律，咬牙苦撑到进棺材那一天。

所以，嘿……他总能找到男人来追她的，不！像宫昱这么漂亮的女人，只要把她拖出门去，自然能引得无数狂蜂浪蝶竞逐花。

宫昱被他审思的目光注视得全身起鸡皮疙瘩。

这家伙不晓得又在打什么鬼主意了？上回，只给他一点家事做，算是小惩大戒；这会儿，他要敢再乱来，可别怪她心狠手辣了！

中午十二点，宫昱和荣世灏准时送“爱心便当”到“荣盛”。

就见董事长身旁的秘书小姐曲然丽，一脸的哀怨又添愁。但她仍然矜持沉默地退出董事长室，余下一屋子的情愁送给那重信守诺而挥剑斩真情的无情汉尝。

荣世玮已经半个月都没回家了，他依然下不定决心是要为情背信、亦或守信忘情。

不！他可以肯定自己绝忘不了这份情，单恋一个女人五年，痴傻啊！

荣世灏瞪着大哥，荣世玮也瞪着他。两兄弟都为彼此极端、又固执的个性挫折不已。

宫昱置身战火中，边留心室外曲然丽的动向。一见她起身，宫昱忙不迭地放下手中的饭盒。

“对不起，我去一下洗手间。”

一离开董事长室，她急拐向电梯，终于在公司大楼门口堵住了曲然丽。

“曲小姐，我可以跟你谈一下话吗？”这会儿的宫昱已不再是那羞怯、胆小的小女人。她是“神风万能社”里顶顶有名的保镖，人称“四三武者”。

曲然丽被她截然不同的两种面貌吓了一跳。“你……你是……”她几乎不敢相信挡住她的女人是“宫昱”。

“我们每天中午都见面，忘了吗？”宫昱精亮的眼锁住对街的咖啡厅。“我们到那里坐下来谈吧。”

“可是……”一句拒绝话都没能说完，曲然丽发现自己已经被劫进咖啡厅里，手中正翻着菜单。“宫小姐……”

“我们先点餐。”半个月来，宫昱首次恢复了霸道的本性。曲然丽惊异自己竟无法拒绝她的要求。

直到用完餐，宫昱缓下面容，曲然丽才有了开口的勇气。“宫小姐，请你别误会……”

“我相信自己的眼睛，你喜欢荣世玮。”宫昱一口咬定。

曲然丽脸色刷地惨白。

宫昱突然笑了开来，清新爽朗得仿似夏莲初绽。

“宫小姐！”曲然丽迷糊了。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能在不知不觉中，攫人心思，惑人耳目。

“你不觉得爱情是需要努力的吗？如果你是真心喜欢荣世玮的话！”宫昱希望能说服曲然丽做她的退婚战友。

曲然丽不确定宫昱是来示威，亦或是别有目的，因此她只能否认。

“宫小姐，我想你误会了，我和董事长之间除了公事，没别的了。”

“那一场曲曲折折的单相思呢？”宫昱晒然一笑。“我肯定你爱荣世玮、他也爱你。”

这太霸道了吧、曲然丽不觉蹙眉，不能因为宫昱说“肯定”，她和荣世玮就必须相爱啊！

“而我，我不爱他，自然也不想嫁给他。”没给曲然丽辩驳的机会，宫昱自顾自地说着。“我很乐意解除这桩婚姻，这对你、我、他，三个人都好，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

曲然丽眉间的皱褶又加了几层。“董事长是那么好的男人，你实在不该如此轻忽你们的婚约。”

“世界上的好男人不知凡几，但合适我、又能与我彼此相爱的，却只能有一个。”“你已经有喜欢的男人了？”曲然丽为荣世玮不平。

“暂时没有。”宫昱摇头轻笑。“我还不知道那个男人在哪里？但我可以肯定他绝不是荣世玮。”另一个男人的脸突然浮上心坎，是荣世灏，不过他也是个超级麻烦的家伙，她不确定自己愿意去招惹。

曲然丽有些生气，心中的白马王子被说成这样子。“宫小姐，恕我不得不说，你真是身在福在不知福！”

“而我很乐意将这份幸福送给你。如何？愿意与我合作吗？”

“你是说……”曲然丽惊喜莫名，但心底深处另一道沉重的道德枷锁却立刻扼杀了这份欢欣。“你误会了，宫小姐，我不是会破坏人家家庭那种女人。”

宫昱只能瞠目以对。“我们根本连婚礼都还没举行，哪来的家庭？”

“你们已然订婚，就是未婚夫妻了，对彼此都拥有绝对的权利与义务，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结婚都可以离婚，更何况是订婚？而且这桩婚约还是长辈任意指定的，我们当然可以把它解除。”

“宫小姐，恕我不能苟同你这样任性、随便的想法。”曲然丽愤然起身。“拿婚约当儿戏是不道德的。”

宫昱好气又好笑地目送曲然丽离开。她才是真正古板、又守旧的传统妇女吧？

真是服了她，难怪和荣世玮同室共处了五年，还在玩单相思的游戏！

“他们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她忍不住仰头大笑。“诚信重诺的道德家、配上端庄自持的贞节烈妇，哈哈……好一双绝配，我要凑合不了这一对，我‘宫昱’两个字任人倒过来写！”

她走到柜台边打电话给上官金迷。就算曲然丽不合作，她依然有办法将他们凑成一对，只是过程恐怕会有一点点粗暴和……不合法。

但……哦，有什么关系，成就一桩良缘的功德，足以抵偿一切！虽然

没能拉拢曲然丽做她“退婚之战”的拍档，但宫昱回“荣盛”的脚步依然轻快。

因为小气金迷很难得的自愿给她的委托费打八折。该说是她的运气太好吧！

就在今天，半个小时前，“神风万能社”的总部大楼重建经费已然募全，那个“绿色的家”，他们永难忘怀的地方终于又可以重现了。

她很高兴，社里每一名成员也同样开心。他们决定大肆庆祝；而充当月老，凑合一对几将溺死在爱情海里的呆头鹅变成了一件稀奇、有趣的奖品。

荣世玮和曲然丽该觉得三生有幸才是，不花一分一毫就请到了顶顶有名的“神风万能社”帮他们牵红线。

然而，含怒飙出董事长办公室的荣世灏，却没能感受到同样的喜悦。

“大嫂，你跑去哪里了？上个洗手间要一个多小时？”

“我……没有啊！”她迅速收敛精明，换上一脸的娇柔与懦弱。怯怯的望着门板，双肩不自觉打颤。“我站在这里等‘你’，我……”

他轻叹口气，约略猜测，她是听到门里暴怒的吼声不断，因此不敢进入。

“你别怕，我和大哥练练嗓门罢了，没事的。”

想起来就泄气，大哥那个老顽固，无论如何都坚持要守信诺。他明明就不喜欢宫昱，而且深爱着曲然丽，但就是不愿意退婚，还说什么“宁可人负我，不愿我负人”！

在荣世灏看来，他根本是死抱教条、不知变通，一意毁掉三个人的终身。

“大嫂，我们走吧。”握住那只细嫩的柔荑，他第一次觉得宫昱配他大哥，才真是糟蹋了一名娇柔纤弱的可人儿。

“可是……”她回头望一眼门里的荣世玮，他脸色明明已黑得发青，却依然彬彬有礼地挥手送客。“路上小心，再见。”荣世玮逃避似的不敢注视宫昱的眼。

曲然丽却瞪圆了秋眸，不敢相信地看着宫昱演戏。但是她也没当场揭穿宫昱的假面具。

这样两个守礼守分的百分百君子。他们不累，宫昱看得都快晕了。

“世玮大哥，再见。”她送了一个九十度的大礼回去。虽然瞧见曲然丽一脸的不赞同，但是生气归生气，真正的淑女是不会在人背后道人长短的，所以宫昱还是很放心地回去。她肯定曲然丽再不认同她，但也不会背叛她。

“大嫂，天天在家里很无聊吧？”劝了大哥一个多小时也没用，荣世灏只好再由宫昱这方面下手。

有时候难免觉得自己太无聊，别人幸不幸福关他屁事？何必吃力不讨好地担起恁多的责任？甚至当事者还一点都不感激。

当初他一定是被鬼迷了心窍，才会觉得这场婚约游戏好玩，特地由日本赶回国来蹚这浑水。

或许是因为对宫昱的印象改变了吧？原本认定一无是处的女人，如今虽然觉得她很没用，可相处越久，心底的疑云越深。

搞不清楚不对劲的地方在哪里，只是每每伴在她身旁，他心底就像吊了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的不得安宁。

宫昱搅乱了他的心、迷惑了他的眼，唉——

“我不明白小姑的意思。”她装傻摇头，心底的警钟却直响个不停。

“我们去跳舞。”他想带她去他熟悉的 PUB，介绍一些男孩子给她，或者其中会有她喜欢的，那么这桩婚姻要解除就简单多了。

“可是……我不会跳舞啊！”厌恶的心情是真的，她向来就讨厌嘈杂热闹的地方。

“我教你不就会了。”他强拉着她走。“可是……我今天还没整理庭院。”

“明天再整理就行了，反正庭院在那里又不会跑掉。”

“那……我出门时忘了收衣服，万一下雨……”

“放心好了，老妈在家，她会收的。”

“我……不去行不行？”

“不行！”他停下脚步，站定在一家 PUB 门口。“而且已经到了。”

宫昱抬头，看到一块写着“昨日之日不再来”的怪异招牌。好长的店名啊，从外头往里望，黑鸦鸦的一片，没半点人声。

“才两点而已，大概还没开始营业。”她庆幸着自己的好运。

“这里本来就是这样的。”荣世灏毫不在意，硬拉着她进门。

穿过重重黑幕，来到一处广阔的大厅。这里的照明，只有墙边几支火把，透出温暖、晕黄的光芒，与世隔绝出另一片天地。

PUB 里或站、或坐了十几个人，有男有女，低喃浅谈、高声欢唱，却是无比的自由与狂放。

“嗨！世灏，好久不见了。”酒保朝他挥手打个招呼。“身旁的美女不介绍一下？”

“宫昱。”荣世灏拉着宫昱走近柜台。“我来一杯龙舌兰，你要什么？”来到这儿，他不再称呼她“大嫂”。

“嗯……果汁！”宫昱警戒地望着厅内无拘无束的众人，他们狂放浪荡得叫人不敢相信。

她自信自己已经够奔放自由了，却依然比不上他们的“目空一切”。那一双双的眼眸里真的是一片空白，她不得不怀疑这些家伙是不是嗑了药？“拜托！PUB 里只有酒。”荣世灏翻个白眼，帮她点了一杯啤酒。

“小姑，这里是什么地方？”她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自动武装了起来。

“PUB 啊，你别紧张。”他压低声音附在她耳畔。“这里是私人俱乐部，专门给那些有头有脸、平常生活压力太大的人宣泄情绪的地方，保证正派又高级。”

他知道第一次来到这地方的人，都会为这里糜烂、放荡的气氛心悸不已。但大家真的只是来这里放松精神而已，他们不吸毒、也不做坏事，纯粹的解放自己，顶多……最最狂浪的行为不过是跳跳脱衣舞。

不盖人，有些律师、医生，平常高高在上、一丝不苟，跳起脱衣舞来，那才真的有看头，绝对比牛肉场精采。

荣世灏计划给宫昱介绍其它的好男人，但全台北市的男人何其多，他得费多少工夫去挑啊？不如进这种私人俱乐部。“昨日之日不再来”的会员都经过了严格的筛选，可以省下他不少时间。

但宫昱却有不同的想法，平常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或许无害，可一旦他们卸下了所有拘束，毫无节制的放荡才是最恐怖的。

“小姑，我们回去好不好？”她心里不祥的预感正在一分一秒加深中。

“拜托，我们进来还不到三分钟呢！”荣世灏故意不看她凄惨哀伤的小脸，

强拉她加入一堆交谈中的人群。“嗨！”

“你’……荣世灏。”有人认出了他。“什么时候回国的？”

“半个月前。”荣世灏认得他，是一家连锁餐厅的负责人。“给你们介绍个朋友，宫昱。”

“女朋友？很漂亮喔！”那人暧昧地说。

“普通朋友啦！”荣世灏大笑，心头却莫名扎进一根刺，又酸又痛，好奇怪的感觉。

“这么说来是自由身喽，给不给人追？”一个男人挤到了宫昱身边。

转瞬间，她被四、五个男人给围住。因为放松、狂放，他们的言谈举止粗鲁又无礼。

宫昱不觉蹙紧了眉，换成平常，她早开扁走人。可现在不成，她正扮演一名柔弱、无用的千金大小姐，所以只能垮着一张泫然饮泣的小脸，哀哀眼神默然地投向荣世灏，期待他的救援。

他硬是叫自己别开脸，不去看她。努力说服自己，她只是一时胆小、无法适应人群，等她习惯后，她会开阔眼界，发现世上无数的好男人，她会和大多数女孩一样陷入情网，然后找到一个真心喜爱的男人，共度一生。

他期望她能了解由人计划、盲婚哑嫁的愚蠢，自己的人生该掌握在自己手中。

可是……耳里接收到她低泣抽噎的声音，他五脏六腑全都拧在一起了。

巨疼不停加深中，他居然有股冲动，想要用这一双手，好生保护着她，造一座金屋呵护她，用一辈子的时间怜惜她的娇弱与单纯。

纯粹是大男人的保护欲作祟，他知道，可是……“喂，斯文点儿，她都快哭了耶！”他终究没能管住自己的手，而将她护到背后。“我们要回去了，有空再连络，拜拜。”话语一落，无限的懊悔顿时又如同滔滔江水向他涌来。

他得了什么失心疯？精心策划了一切，又亲手毁掉它，可恶啊——

一踏出 PUB，宫昱恶狠狠的目光就一瞬不瞬地直盯住荣世灏背心。这该死、下三滥的卑鄙家伙，竟敢出这种鬼主意整她？

等着吧！这口冤气要不出，她宫昱就跟着他姓“荣”！

第四章

暑气渐消，日阳也慢慢短了。午后六时，天空一片灰蒙蒙，街灯乍亮，黑夜加紧了脚步，逐退白昼。“大嫂，你要去哪里？”荣世灏刚下楼来，在玄关口挡住了宫昱。

“要吃晚饭了。”

“我给世玮大哥送便当。”盈盈倩笑，在她水灵的秋瞳里点染了两簇温柔的深清。

“中午不是才送过？”

“那是中餐，这是晚餐。”她扬扬手中的食盒。

“什么时候起，连晚餐都要送了？”他轻撇唇角，语气里有着连他自己都讶异的妒羨。

宫昱无措地瞪圆了眼。“我以为……这样比较好，毕竟……”

“我知道、我知道！”懊恼的情绪来得太突然，一时失控的下场就是吓着她。荣世灏不觉好生烦闷。“大嫂，我不是在骂你，我是……”他气世玮，那个笨蛋大哥犹豫不决的态度害死人了！“天都黑了，你一个单身女孩还在外头走动，不安全。”

“可是……”她怯怯地低垂螭首。“我想世玮人哥忙得没空回家吃饭，一定很辛苦，长久下来对身体也不好，所以……”

“他公司楼下有餐厅，饿了自己会去找东西吃。”而且有曲然丽在，还怕会饿着他？

“但，外面卖的东西哪有自己家里做得营养、卫生？”

看得出来她是认真的，荣世灏也只有投降。

“你爱送就送吧！我跟你一起去。”

“噢？”不要行不行？他跟这么紧，她如何实行凑合荣世玮和曲然丽的计划？

“那个……小姑，‘你’还没吃饭呢！”

“回来再吃就行了。”说什么也不放心这样一个娇弱的千金大小姐，夜里在外头乱晃。

“那时菜都凉了。”

“菜凉了，可以再热嘛！”他伸手接过食盒，抢先出门。“快点，晚了怕大哥叫了便当，就糟蹋你一锅好菜了。”

他真的是比牛皮糖还黏！宫昱没辙地垮下双肩，只有再另谋他法了。

“大嫂，你真爱上的大哥啦？”前几天还没见她如此勤劳，怎么今儿个突然要送晚餐？真奇怪！

“嘿……”她傻笑。不能说爱，也不能说不爱，两种答案都会给荣世灏造成错觉，进而给她惹麻烦。

真是个蠢女人！相处日久，荣世灏不觉深深操心起她这种柔弱的个性如何承担得起退婚的打击？

“如果……我是说如果，你用了这么大的心思，大哥依然不喜欢你，而娶了别人，你会不会……哎，你该怎么办？”

宫昱觑一眼他烦忧的侧脸。他是在关心她吗？这现象不大好喔！日久生情，才会扰乱心扉。她不讨厌荣世灏，跟他在一起也挺有趣的，但她还不想这么早结束自由的单身生活。

“我和世玮大哥已经订婚了，怎么可能不结婚？”

“我刚刚说过了，那是假设嘛！倘若大哥另娶他人，你有何打算？”

“我会回日本去。”然后再去环游世界。

“就这样，会不会……”他着急地扳住她的肩。“想不开？”

“我不会切腹的。”开玩笑，她高兴都还来不及呢！

“哦！”或者这也可以解释成她并无轻生之意，他总算放心了。“那你想不想交其它的男朋友？”她偷偷在心里吐舌头。可以确定荣世灏对她的感情已经变质了。什么时候开始的，她不知道，也许连他本人都尚未察觉。这下可麻烦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得想个法子转移他的注意力，别让他的感情再累积下去。

“婚姻大事应由长辈做主。”

“你……”他最讨厌她说这种没主见的话。“婚姻解除后，就再没人绑住

你了，你不能自己拿主意吗？”

她愕然眨眼，假装听不懂他说的话。“可是我又没有特定的对象，由爷爷帮我选择，也没啥不好啊！”

“你——”他委实气结了。“没有对象就去找啊！你长得又不丑，进得厨房、出得厅堂，一定有很多男人喜欢你，你可以……”

“啊！”她兴奋的欢呼打断了他的滔滔不绝。“公司到了，办公室的灯都还亮着呢！”

世玮大哥一定又加班了。”

她欢欣的俏脸看在荣世灏眼里真是无比的刺眼，搞不清楚胃里那翻腾汹涌的酸气所为何来。是为她不值吗？她是如此专注地对待他大哥，却注定在那场三角关系中成为一名败者。

荣世玮一看到宫昱和世灏，铁青的俊脸又加黑了几分。

“世玮大哥，你的晚餐。”宫昱放下饭盒就退出门外，她的目标不在这里，而是秘书处的曲然丽。

“你怎么连晚上都来了？”荣世玮不得不将小弟拉到一旁好生沟通一番。

“人家给你送了一个多月的饭盒，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就一点也不感动？”

荣世灏咬牙低骂。

“你是怎么了？”荣世玮也发觉到世灏的不对劲。

“没有。”他撇开头。“只是提醒你，做人要有良心。”这可奇怪了！一向最恨他温柔对待宫昱的世灏，居然要他凭良心做事？

“我从来没说要解除婚约，抛弃宫昱。”

“我不只要你娶她，还要你爱她！”话一出口，荣世灏自己也呆住了。

最近总是这样，想她、念她、怜惜她。是被她的泪水给洗脑了吗？也已无法纯粹站在大哥的立场上，逼迫她主动提起退婚。他……真心希望她幸福。

荣世玮漠然的脸庞更戴上一层冷淡。“感情这种事不是我说要去做，就能做得到的。”

“大哥！”荣世灏跳脚。“如果你不要她，就别糟蹋人家，这世上多的是好男人等着怜惜她。”比如——他！

突如其来的冲动，叫荣世灏的脑筋一下子全空白。他……啊啊啊……真的对她动了心！

唉呀，他是禽兽！怎么可以对大嫂有非分之想？完蛋了——

“世灏，你怎么了？”小弟忽然面如白纸，吓了荣世玮一大跳。

荣世灏回过神来，狠狠瞪了大哥一眼。“全都是你的错！”他要去找宫昱，非得弄清楚这莫名的情绪从何而来？

最坏的打算，他挥剑斩情、浪迹天涯去。

但如果天注定他们有情，他不在乎她曾和大哥订过婚；毕竟儿时指婚，没凭没据的，连一点法律效力都没有，况且大哥又不喜欢她。他要问她，换个男人成不成？他一定会比大哥更用心待她。

曲然丽一看到宫昱杵在桌前，满腹的怨气登时爆发。

“你实在是太过分了，居然这样欺骗董事长、糟蹋他一番心意。”

“荣世玮对我有心吗？”宫昱轻扬起眉梢。“莫非是‘不安好新’的心？”
“董事长是个百分之百的正人君子！”曲然丽气得全身发抖。“他为了这桩婚

约寝食难安，而你……”

“只要婚约一解除，我保证他吃得好、睡得稳。”宫昱拉过一张椅子，坐到她身旁。

“如何？要不要改变主意与我合作？”

曲然丽得不停深呼吸才能压下满腔的怒火。“你以为世间事都能尽如人意？‘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种观念是不道德的。”

“这话你上回就说过了。”宫昱不耐地掏了掏耳朵。“我相信世事不能尽如人意，但我也笃信人生掌握在自己手里。”既然谈不拢，就不需要再浪费时间了，她今天来不过是想证实一件事，曲然丽确实对荣世玮很忠心，连额外的加班都全程陪伴到底。

太好了！他们分秒不相离，正好给她机会凑合他们。人和已备，只差天时和地利。

傻等机缘到来不合她的本性，这两样东西，她得自个儿想办法创造才行。

“我不准你继续骗董事长。”曲然丽可舍不得看荣世玮一直焦躁烦虑下去。

“那你想怎么样呢？”

“我要告诉董事长，拆穿你的真面目。”

“你不会这么做的。”宫昱说得恁般有把握。

“你……你以为我不敢？”

“不是不敢，是不会。”眼角瞄到荣世灏气呼呼地冲出董事长室，宫昱忙不迭起身。

“你的道德良知容不得你做出任何诋毁他人的事。”

“我……”宫昱正击中她的痛处，曲然丽气红了眼。“我没有诋毁，我说的是事实。”

“那又如何？你可以试着开口看看啊！若你真说得出口，我就服了你。”宫昱笑得好不得意。一个箭步追上荣世灏，一抬头又是娇柔无害的笑脸，她翻脸比翻书还快。

“小姑，要回家了吗？”“你……”荣世灏看到她从曲然丽桌边跑过来，不由得满心疑云。“你们聊得很愉快吗？”

“嗯！”她点头，与他一起离开“荣盛”。

宫昱一走，曲然丽迅速冲进董事长室。

“然丽！”荣世玮看她的眼神充满歉疚。“她……你……我们……”

就是这份烦恼最叫她不忍，曲然丽心头一股冲动，想要告诉他事情的真相。

“董事长，其实宫小姐……”

“她对你说了什么吗？”未婚妻如何比得上单恋多年的梦中情人？荣世玮只觉怒火中烧。宫昱要是敢伤害然丽，他绝不会放过她。

他的激动反而叫曲然丽心怯。这话要是说出来，惹得荣家风波遽起，那她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没有，她没说什么？她……董事长，你们的婚期决定了吗？”

“然丽。”他一脸的哀恸。“我是逼不得已的，我真的不知道……是奶奶自作主张订下这门婚事，我……”

“别说了。”他们之间不该说这些的，尤其他已有了婚约，更不可一错再

错。

“董事长，我……恭喜你。”

他一时冲动拉住她。“然丽，我……”

“董事长！”她语气严厉。“我一直很尊敬你的为人。”

他眼里闪过一抹痛楚，随即放开她。“对不起。”

她几次张嘴，却又说不出话来。真给宫昱说对了，不管她再怎么生气，就是做不出背后道人是非的事，如果可能的话，她真想跟她当面对质。

但……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她与世玮终究是有缘无分。而在一对未婚夫妻之间结下心结，说不定还会害了他们。

算了吧！只希望宫昱慢慢能想明白，世玮是值得珍藏一生的好男人，她有幸得此良缘，应该好好珍惜才是。

“宫小姐是个好女人，请你一定要好好善待她。”每一个字都是她心头的血肉，她爱得太深，已无法再去计较太多。

“然丽……”荣世玮默默地注视着她离去的背影，感觉体内的一切也随之被掏没了这个女人，从此他的人生再也不会完整。

荣世灏斜睨着宫昱一脸明显愉悦的表情。给大哥那样疏离的对待，她还能这么高兴，太诡异了吧？

“笑些什么？”

“咦？我没有笑啊！”虽然她心里正为计划顺利往前推进一大步而开心，但她确信她没那么沉不住气地表现出来。

荣世灏定定地望着她。的确，她没笑，但他就是可以感觉到她的快乐。难道是……一点灵光闪过心头，虽然相信她不会做坏事，可她该不会是去跟曲然丽示威赢了在高兴吧！

“刚刚你和曲然丽聊些什么，聊得那么开心？”

喝！他的神经线怎地如此的敏感，一点风吹草动都瞒不过他？宫昱骨碌碌的大眼珠转了两转。

“我跟曲小姐道歉，她答应原谅我了。”

“道歉？你又没做什么对不起她的事，干么道歉？”

她低垂螭首，悠悠叹了口气。“事情总有个先来后到，是曲小姐先认识世玮大哥的，而且他们也……是我不好，插了队；虽然是爷爷的意思，但依然对不起曲小姐。”敢情是为了这档子事。“你要是觉得抱歉就跟大哥退婚嘛！”

“那样我又对不起辛苦安排这桩婚事的爷爷和荣奶奶了。”

“但……君子有成人之美啊！如果你能自动退出，成全大哥和曲然丽，何尝不是做了件好事？”他越来越舍不得欺负她，逼迫计划行不通，总希望可以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她。

“我知道。”她吸吸鼻子，语带哽咽。“可是……婚约订了就是订了，我……我也无能为力……”

“你别哭啊！”他长叹口气，轻搂住她的肩。“你这么柔弱，将来可怎么是好喔！”

“我会很努力让世玮大哥幸福的。”她怎么可能笨到去当那不受欢迎的第三者？当然要凑合荣世玮和曲然丽喽。

“我知道，其实你是个好女人。”荣世灏趁势将她拥入怀里，漆黑的双瞳远眺无边无际的穹苍，一颗心沉甸甸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如果你能再

坚强、勇敢点儿该有多好？”他忍不住低声哀叹。

好多的不舍塞在心头，让他每每瞧见她娇柔怯弱的俏模样，就想要好生怜惜一番。

记得一开始很讨厌这样没用的女人，为什么到最后会被吸引呢？他的意志力何时变得这般薄弱，想不通啊……

把他的话听进耳里，宫昱在心里偷笑：我的勇敢可不是你受得了的！

她一颗七巧玲珑心依旧滴溜溜地直转个不停，不经意间，瞧见他迷惘又痛苦的眼神盯在她身上。她猜，他是对她动了真心，可他没定数的作为却教人退避三舍。

他对他的感觉倒还好，嗯……诚实一点吧！算是有些儿喜欢，但他好麻烦耶，她暂时还不想自找苦吃。

目前还是先解决荣世玮和曲然丽的事最重要。他们既然黏得这么紧，片刻不离，那她就让他们黏得更紧些。明天中午送饭的时候，得记住弄到他们的笔迹，她会帮他们写两封甜蜜蜜的邀请卡，布置一场火辣辣的约会。

宫昱今早挺倒霉的，霉到毫无天理。她看着自己拐着的那只脚哀叹。唉，说来说去，都是长太高惹的祸。

清晨，她骑脚踏车上菜市场买菜，才到菜摊子旁，刚煞车准备下来，另一辆脚踏车就这么从她的脚板上压了过去。

那个没品的老伯还吼她耶！“腿伸那么长干么，想绊人啊？”

分明就是嫉妒她有一双漂亮的长腿，气得她顾不了会泄底，甩手就送他几个小钉子，让他的脚踏车掉链子兼消风去。

只是这都还算好，最最叫她吐血的就是——身旁这只超级无赖的绿头苍蝇。

“宫小姐，你真的一点儿都记不起来？”文非凡第八百次朝着这迷人又娇俏的可爱小姐打躬作揖。“我们见过面的，你再想想。”

废话！宫昱当然记得这张“好笑”的脸，他就是在“昨日之日不再来”PUB里死缠着她不放的众男士之一。

不是说文非凡长得丑，他五官端正、浓眉大眼，十分性格；只是那一张天生就向上弯的唇角叫他生气、懊恼、快乐时，看起来都像在笑。整体搭配起来真是好笑到极点！

“宫小姐，你真不记得我？”文非凡垮下双肩，却还是顶着一张笑脸。打那日在PUB里瞧见两位俏美无双的美人儿后，他无时无刻不惦念着她们，委托征信社查了好久，才找出她们的住处。

他一大早天色微亮就到这附近来转圈子，只盼有缘再见到两位美人儿一面，好不容易在路上遇见梦中情人之一，想不到美人儿早遗忘他了，怎不叫人扼腕、捶心肝？

“对不起，这位先生，我家到了，请你让开。”若非置身荣家地盘，换个场所，她铁定一脚将这只绿头苍蝇踹黏在墙壁上，烦死了！“宫小姐……”文非凡可怜兮兮地低声求着。“要不我自我介绍好了，我叫文非凡，我们不久前才在‘昨日之日不再来’PUB里见过的。那时你身边还有另一位很漂亮、个儿很高的小姐，你记起来了么？”

她没忘，那日文非凡一双眼就未曾离开过她和荣世濡身上一秒钟，猖狂得像要将两人一口吞下肚似的，够恶了！

“宫小姐，你别被我的脸给吓到，我天生长成这样。”文非凡也知道自己生

得“好笑”；这张脸老是出卖他，做出与心里想法相反的表情，害他恋爱谈了八千次，就被甩了八千次。“我是真的对你一见钟情，我……”

宫昱抿抿唇，她突然看到睡三楼的荣世灏被门口的争执声吵醒，正打开窗户探出头查看。蓦地令她想起这一切麻烦都是他招惹来的，她体内恶作剧的因子就忍不住纷扰不休。

“文先生，我很感激你的好意，但我……那日我会去 PUB 主要是陪我的小姑娘去看‘她’的意中人。”

“小姑娘？你已经结婚了？”文非凡一副大受打击的模样。

“是的，很抱歉。”

“连另一位小妞都有了意中人？”好想哭哦！为什么美人儿都已经名花有主？

“其实小姑娘的意中人就是……”宫昱手指着他，轻轻一笑。“就是你啊，文先生。”

“你是说……荣小姐，‘她’喜欢我？”这真是喜从天降。

“文先生，你别这么大声，这件事小姑娘没让第三者知道；‘她’很害羞的，在 PUB 里也只敢偷偷看着你。但我觉得这样不大好，你们两个人既然对彼此都有意，就应该加把劲，否则只怕会错过一段良缘。只是请你别告诉小姑娘，是我泄漏了‘她’的心事。”

“我知道、我知道，我会很小心的。嫂子请放心，我一定会对荣小姐很好的。”“那我就先代公公、婆婆向你道声谢谢了。”

“不客气。”文非凡激动地执起宫昱的手。

“你这个混蛋，放开我的大嫂——”荣世灏在楼上瞧见宫昱被骚扰，忙不迭地冲出家门。想不到那家伙动口不够、还动手，太可恶了！

“小姑娘吃醋了，文先生，你快放开我。”宫昱压低声音说着，存心叫这场误会深上加深。

“是！”文非凡赶紧放开宫昱，转而面对荣世灏。“荣小姐，‘你’好。”

这家伙认识他？荣世灏眯起眼瞪着他，一手忙将宫昱护到身后去。

“大嫂，你怎么样？”

“我没事。”宫昱笑容可掬。“这位文先生是来找‘你’的。”她偷偷给文非凡一记暗示的眼神，千万别泄漏了先搭讪她的事。

“哦？”荣世灏斜睨文非凡一眼，转向宫昱。“大嫂，我知道你善良，但现在治安这么差，以后你清晨上菜市场，别一个人去，找个人陪你，知道吗？”刚才在楼上看到她被人骚扰，他吓得心脏差点停摆了。

“嗯！我知道了。”她温顺地点头。

“那你先进去吧！”荣世灏小心地扶着宫昱进家门，才回过身来面对文非凡。

他确定自己不识得这个无聊男子，他想干什么？搭讪搭到人家的大嫂身上来了，分明找死！

“荣小姐‘你’好，我的名字是文非凡，很高兴认识‘你’。”文非凡越看荣世灏越觉得“她”俊美无双。

“我不认识你。”荣世灏冷眼看着这个高大的男人。他本身一七八，已经少遇敌手了，眼前的文非凡又比他高上十公分左右，简直像只大猩猩。

对着荣世灏的冷言冷语，文非凡却一点也不在意，他还以为是荣世灏太害羞了，不好意思说出特别上 PUB 看他的事呢！

“我在‘昨日之日不再来’PUB里见过荣小姐一面。”

“哦？”荣世灏遍搜枯肠也不记得见过文非凡。“你有什么事吗？”

果然是端庄、矜持的大家闺秀。文非凡对荣世灏的满意程度更是加速地直线上升。

“荣小姐，我想跟‘你’做朋友，可以吗？”

他该不会是那种意思吧？荣世灏不敢置信地瞪圆一双铜铃大眼。

“普通朋友？”

文非凡摇摇头。“荣小姐，事实上……我在PUB里就已经对‘你’一见钟情了。”

荣世灏下巴应声落地。“你有病啊？”

“是的，荣小姐，我为‘你’得了相思病。”

“神经病！”荣世灏赶紧跳离他一大步。“你不要靠近我。”

“荣小姐，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我只是……我很喜欢‘你’，希望可以跟‘你’以结婚为前提，进行男女朋友间的交往。”

荣世灏快晕了。“我为什么要跟男人结婚？”他一个箭步跳进屋里，砰一声关上大门。

“荣小姐！”文非凡在门外将门板拍得砰砰作响。“我是真心喜欢‘你’的，荣小姐，我爱‘你’啊——”

“你快走喔，再胡说八道，我要报警了！”荣世灏连门锁都落上了。听说疯子会乱打人，千万别叫这神经病闯进来，惊扰了母亲，否则他就该死了！

“不，我不走！荣小姐，我是真心的……”这荣世灏明明就对他有意，为何如此待他？难道是在考验他？一思及此，文非凡就更不可能放弃了。“荣小姐，请‘你’开开门，听我说好不好？”

“我真的报警去了。”

“就算警察将我捉进牢里，也不能改变我对‘你’的爱意。”

这个混蛋！这么恶心的话也说得出口？荣世灏忍无可忍，霍地打开门，朝他鼻梁送上一拳，将文非凡揍到对面巷子里躺下！

“不信塞不住你的臭嘴。”他砰一声，又将门合上。

文非凡按着血流不止的鼻子，崇拜仰慕的视线却再也无法离开荣世灏的身上。

好个烈性、坚强的奇女子！他的一颗心完全为“她”沦陷。

他是“文氏企业”的少东，打小身旁围绕的千金闺秀绝对不会少，但他不喜欢这种带有政策意味的婚姻，一心向往自由恋爱。只是很奇怪，他主动追求女孩子却从未成功过。

可这次不一样；他有信心。荣世灏就是他寻觅半生的真命天子，他绝不会放弃的！

大门关上，宫昱赶紧躲进厨房里，她抱着肚子，偷笑到眼泪都流出来了。

“哈哈……荣世灏啊、荣世灏，这下可是你自作孽不可活，怪不得我。哈哈……唉哟，笑死我了！”

“该死的睁眼瞎子，混帐王八蛋——”荣世灏气呼呼地冲进厨房，打开冰箱，捧起冰水就猛往肚里灌。“气死我了，真是气死我了！”

“小姑，‘你’……”宫昱怯怯地送上一条湿毛巾。“‘你’朋友惹‘你’生气啦？”

“那个白痴才不是我朋友，我根本不认识他！”荣世灏没好气地吼了声，又见到宫昱吓得俏脸苍白，不禁长叹口气。“大嫂，你别怕，我又不是骂你。”

“我知道，我没害怕，小姑别担心。”明明就怕得发抖了，还勉强笑着安慰人。她就是如此体贴，叫荣世灏怎么也放心不下。

“大嫂，我告诉你哦，今早你看到那个人是危险份子，以后再见面，千万别靠近他，他要敢对你不轨，你就大声叫，我一定会去救你的。”

“可他明明说他是小姑的朋友？莫非……你们吵架啦？”

“我才没那么倒霉呢！认识那种人。相信我。大嫂，他真的不是我朋友，你不能太善良，人家说你就信，这样很危险，你知道吗？”

“嗯！”她温婉地颌首。

荣世灏灌完一大瓶冰水，轻拍宫昱的手。“以后我每天陪你去买菜，你一个人太危险，我不放心。”

如果连他这个“假女人”都难逃登徒子的骚扰，不敢相信像宫昱这样温柔娇弱的千金小姐，一个人在外头，会被如何欺负？

一想到她会被那样的人示爱与追求，荣世灏心底刚被冰水浇熄的怒火又熊熊燃烧了起来，他绝饶不了伤害宫昱的人！

第五章

落叶缤纷的秋，总是带着淡淡的愁。

但最麻烦的还不是那霓端愁思，而是满园的枯枝落叶；一天扫两次都不见得能维持住环境的清洁。

宫昱抬头，仰望万里无云的蓝天，忍不住又掩唇打了声呵欠。

昨晚，一整夜都在模仿荣世玮和曲然丽的笔迹，搞了十几个小时，总算拟妥两张邀请函。如果老天保佑，今晚就是荣世玮和曲然丽的洞房花烛夜了。

相信不久后，她便能脱离荣少夫人的头衔，快乐逍遥地旅行去。“大嫂，你怎么不戴帽子？”荣世灏手拎着一顶草帽覆上宫昱的头。“虽然已经是秋天，但太阳依然炽烈。

你都没看气象报告吗？紫外线指数在危险的状态下，出门就得小心防晒。”

“还好嘛，不会很热啊！”她不习惯戴帽子，总觉得隔着一层东西，头发吹不着凉风，头皮就直发痒。

“是没有很热，但你的脸都晒红了。”荣世灏接过她手中的扫帚。“让我来扫吧！”

你去门廊下坐着。”

“可是小姑，这是我的工作耶！”他最近的体贴度已经到达令她深觉愧疚的地步，这使得宫昱有些手足无措、不太能适应。

“谁说的？‘家’是大家的，家事就应该由全家人分工合作才对。”

“那是……小姑，‘你’说的啊！”并非存心泄他的气，只是宫昱有感觉，若是继续领他的情，她一定会变得不像自己。

“我改变观念了。”荣世灏才内疚呢！不知当初是怎么没心少肺，竟下得了手对付这样一个温柔羞怯的好女孩？如今她只要流一滴眼泪，他都会心疼得受不了。

“小姑，‘你’……好奇怪喔！”

“傻瓜，人家心疼你、对你好，还不好吗？”

不是不好，是她承受不起；就怕受了，将来要惹上一堆大麻烦。

“谢谢小姑。”她没精打采地踱到门廊上坐着。

照这情形下去，她和荣世灏一定会完蛋大吉。

宫昱不禁打了个寒颤，忽然想到，要是让那古板、守旧、又超级变态的爷爷发现了，他们俩大嫂、“小姑”间的异样情愫……嘿！爷爷一定会很兴奋有机会帮她落首（意指切腹时，旁人拿刀砍下切腹者的脑袋）。

“不行，荣世灏不能爱上我，我也绝不能爱上他！”她悄悄握紧了拳头。

“难道都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转移他的注意力？”

偶一抬头，瞧见围墙边，半颗脑袋在那里跳来蹦去。她记得那张“好笑”的脸，是文非凡。

他可真是不怕死，上回才被荣世灏一拳揍倒在地，今天又送上门来了。

“小姑。”她走过去，拉拉荣世灏的衣袖。“文先生又来找‘你’了。”她指着墙边，那个探头探脑的人儿。

荣世灏脸色迅速转青。这个该死的文非凡，鼻血才停就忘了痛，还敢再找上门来？看他怎么整死文非凡！

“大嫂，你先进屋去，我去放狗。”

“噢？小姑，‘你’想放狗咬文先生，这……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他敢擅闯私人住宅，难道我还会客气？”

“但是他没进来啊！”

“大嫂，你太妇人之仁了，对付这种危险份子，绝不能心软，肯定要一次教训得他永生难忘，他才会记住，不敢再打坏主意。”

“可是小姑，我觉得文先生只是喜欢‘你’，他没打坏主意。”

一听到“喜欢”两字，荣世灏浑身的鸡皮疙瘩就掉满地。

“他随便喜欢我，就是天大的罪过了！”

“为什么？小姑不喜欢他吗？”宫昱倒觉得文非凡来得正是时候，帮她转移荣世灏的注意力，助她逃脱大劫。

“我又没瞎眼，怎么可能喜欢他？”要喜欢也是喜欢宫昱。

虽然不知原因何在，也不如自己的口味怎会转变得如此诡异，竟喜欢上以前最讨厌的女人；可他每一分心思全放在她身上，却是怎么也无法否认的事实。他想过了，如果大哥真的不爱宫昱，他愿意替大哥承接起这桩婚约，就由他和宫昱结婚吧！

只是不晓得这样的安排，向来传统、守旧的奶奶肯不肯接受？

“其实文先生长得挺不错的，人又痴情。”

“哪里不错？他烦死人了，每天晚上都打电话来吵得我睡不着觉，根本是个疯子！”荣世灏额上青筋暴跳。“此仇不报非君子，我非放狗咬得他三天三夜下不了床不可！”

“小姑！”宫昱一脸惊骇地拉住他。“‘你’这是犯伤害罪耶！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他，就跟人家谈清楚，我相信文先生也不是无理之人，他一定能了解的。”

“这样他就不会再死缠烂打了？”荣世灏俊美归俊美，但打出娘胎以来，从没被男人追求过，因此每回见着文非凡，就只想一拳揍扁他。不过，假使有更简单的方法可以解决那混蛋，他倒也很乐意试试。

“我看他是个文明人，应该能够理解。”

荣世灏思索片刻。“好吧！我就去跟他谈清楚。”他放下扫帚走出门去。

宫昱接过清扫工作，扫着满园的落叶等他。

约一刻钟后，荣世灏一脸愤怒地踢上大门，转回来。

“大嫂，你觉得跟他谈真是个好主意？”

“怎么了？”

“他约我今晚吃饭。”

“那很好啊！”更好的是今晚荣世灏没空盯她，她就可以专心对付荣世玮和曲然丽。

等他们生米煮成熟饭，哈！那她可就自由喽！

“哪里好了？我为什么要跟男人约会？”他气得暴跳如雷。“小姑，没人喜欢在入门口谈私密事的，当然要找个别的地方，像是餐厅、饭店之类的才好谈啊！”

“真的？”和那个混蛋约会虽然恶心，但一想到可以就此一劳永逸地摆脱他，荣世灏也只有忍了。

“嗯！”宫昱给他一个鼓励性的笑容。“你跟他谈清楚后，他就不会再来烦你了。”

“好吧！”他点头。

宫昱只觉得这是上天在助她，这下，荣世玮和曲然丽跑不掉了。

“国宾饭店”门口，宫昱重新穿回了她的西装长裤，不熟悉的人绝对认不出这就是荣家那胆小柔弱的未来大嫂，她俊俏昂扬的模样，像是画里跑出来的超级美男子。

“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

上官金迷一身服务员的装扮笑得灿烂迷人。“很顺利。”

“我已经订好房间，等他们一醉，立刻进房。”左士奇比出一个V字型手势，他是准备来扛人的。

“麻烦你们了。”宫昱摘下墨镜，掏出一个药包。“金迷，待会儿你把这包药粉倒入他们的食物里。”

“什么东西？”左士奇抢过药包凑到鼻端闻嗅着。

“皇宫御用的春药。”宫昱大眼转了两下，阴恻恻地笑着。

“哇，太狠了吧！”说归说，上官金迷依然笑得合不拢嘴。

“可惜没有那种一发必中的药。”宫昱一副无限惋惜的样子。“要有那东西，我还需要奋斗得那么辛苦吗？”左士奇的女朋友殷琦欢依然固执地不肯点头下嫁。他一直努力着，希望可以叫她奉子成婚，可惜……唉！这世界就是这样子，那种小心翼翼避孕的，反而容易一失足成千古恨；像他，想孩子想疯了，偏偏就一点音讯也没有，呕啊！

“那你就继续加油吧！”宫昱拍拍他的肩，给他打气。“要快点，我不能出来太久，会惹人怀疑。”

“我立刻去准备。”上官金迷接过药包，扮媒人去也。

“你先去房间等我们。”左士奇把房间钥匙递给宫昱。

“待会儿。”宫昱穿过大厅，迅速往三楼行去。

上官金迷拉拉身上服务员的制服。“上工喽。”

左士奇翻翻白眼。“你小心别穿帮。”

“我又不是你。”上官金迷瞪了他一眼。

转身，一溜烟混进厨房，迅速提起一个水壶，将药包夹在手指缝中，往荣世玮和曲然丽坐的八号桌走去。

“对不起，帮您加点水。”趁着端杯加水之际，药粉顺利加入两人的水杯中。

上官金迷再迅速将水壶放回原位，挤入电梯间换回平常的装束，到大门口和左士奇会合。

“药效发挥大概要多久？”左士奇看着他们喝下水，问道。

“二十分钟吧！”上官金迷轻耸肩。

两人透过玻璃窗缝偷窥着荣世玮和曲然丽约会的情况。

“我好象在看一出烂到极点的肥皂剧。”上官金迷不屑地经撇嘴。这么优柔寡断的男人，换成我早一拳揍扁他了。”“唉呀！男的、女的都一样啦！”左士奇以过来人的经验笑道。“爱情本来就会使人盲目，尤其是这种古板的道德家，谈起爱来更是瞻前顾后，难免绑手绑脚，一个弄不好，自然落个劳燕分飞的下场。”

“没勇气就别学人家谈情说爱。”上官金迷嗤鼻以对。

“等你陷入情网后，你就知道了。”

“我只会掉进钱坑，绝不可能陷入情网。”劳民又伤财的事，她上官金迷才不做呢！

左士奇只是笑。爱情啊！缘分一到，没人逃得掉的。

餐厅里的荣世玮显得有些手足无措，曲然丽居然会主动约他吃饭，使得他一颗忧郁烦躁的心又不如不觉蠢蠢欲动。

“然丽，呃……谢谢你！”

“我才应该说谢谢。”曲然丽语带哀伤。下午收到这封邀请函时，她想了很久，董事长从未主动开口邀她，在他订下婚约后，才来这一招，大概是来跟她做个彻底了断吧？

想来也是，宫昱并非如外表是个懦弱羞怯的小女人；她聪慧、精明极了，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未婚夫和秘书藕断丝连而不加以阻止、破坏。虽然她口口声声不喜欢世玮，但坏就坏在世玮的条件太好了，即使一开始不喜欢，日子久了也会渐渐被吸引的。

而她就成了他们婚姻间最大的障碍物。照她的猜测，今晚这顿饭只怕是场鸿门宴，世玮是来逼她辞职的。

“董事长，你有话就直说吧！”她也不是那种不识相的女人，该走的时候就会走。

“然丽，已经下班了，你就别再叫我董事长了。”因为那三个字，他禀持着“公私分明”的铁则，单恋五年，始终不敢追她，如今可后悔死了！

“那……荣先生。”“你不能叫我的名字吗？”昏黄的灯光、罗曼蒂克的气氛容易叫人迷醉，尤其梦中情人就在眼前，荣世玮不觉有些晕了。

“世……世玮……”曲然丽低声唤着，眼眶不由微微泛酸。他们明明是先认识又彼此钟情，上天何忍拆散他们？

“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对不起你，如果有下辈子，我一定娶你，我……”他道歉，更想示爱，但话一出口，却全都变了样。

“别再说了。”她终于哭了。“我会辞职的。”

“为什么？”他惊吼，紧紧握住她的手。“不要，别走，别离开我！”

“再继续下去，我们都不会有好结果的。”

“怎么会呢？我们依然是工作上的好搭档，我不能没有你，公司同样也缺你不可！”

“世玮，经过了今晚，你以为我们仍能回到过去？”她泪流满面地摇头。

“很多事情说了出来，就再也回复不了原状。”

他摇摇晕眩的脑袋，有一股冲动想将她拥进怀里。“没有了你，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思？”

“谢谢你把我看得这么重！”知道他没有因为其它女人而意图逼她辞职，她有的只是满腔的感动与激情。“我……我好高兴……”

他终于忍不住坐到她身旁，双手紧紧搂住她，四目相对，火花霎时点燃，早已饥渴干裂的唇瓣迅速吻合在一起，似是旁若无人般，情欲一发不可收拾。

“差不多了吧？”窗外的左士奇问上官金迷。

“还不快走，再下去就要妨害风化了。”上官金迷拉着他闯进餐厅里，直奔八桌。

“噢？荣世玮、曲然丽，好巧喔！你们也在这里吃饭。”她特意放大的音量，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当然也惊醒了一对交颈鸳鸯。左士奇乘机一人赏一剂喷雾，将两人一起迷倒。

“唉呀，你们怎么了？不舒服吗？”上官金迷立刻招来服务生。“对不起，我的朋友突然有点头晕，他在你们饭店楼上订了房间，可以麻烦您帮我扶他们回房休息吗？至于餐费就一起记在住宿费上吧！”

“要不要请医生？”服务生问道。

“不必了，我就是他们的家庭医生，他们最近都工作得太累了，才会这样，睡一觉就没事了。”上官金迷说谎不打草稿，且说得既自然又流畅。“麻烦你了。”

同一家饭店，不过楼上楼下的区别，服务生当然不会拒绝。就这样，左士奇扛起荣世玮，服务生扶着曲然丽，由上官金迷领路，将他们带到三楼预先布置好的卧房里。

“计划成功。”等得快睡着的宫昱手忙脚乱地帮荣世玮和曲然丽脱衣服。

“怎么样？还有什么要做的吗？”上官金迷一脸跃跃欲试的兴旧。“要不要拍些艳照当证据？”

“不必了，这两个人都是个标准的老古板兼道德家，发生这种事，他们不会随便推卸责任的。”宫昱脱完他们的衣服，拍拍手。“我们走吧。”

“两个人都晕了，怎么办？我先把他们弄醒再走。”左士奇取出一瓶嗅盐放在两人鼻下，听到轻微的呻吟声溢出，忙招呼同伴退出现场。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上官金迷和左士奇相互一击掌。

“谢谢你们的帮忙，我还得赶回荣家，先走一步，改天再好好谢谢你们。”宫昱重新戴上墨镜。

“委托费的帐单我会找快递送给你的。”又赚了一笔，上官金迷笑歪了嘴。

“荣小姐，‘你’今天好漂亮。”文非凡终于约得美人出游，开心的嘴巴都快笑裂到耳根处。

荣世灏抱着肚子差点吐出来，为了表现男子气概，让这个睁眼瞎子看

清他的真面目，他连洋装都丢了，特地换上衬衫、牛仔裤，满头长发也用丝带扎在脑后。文非凡还夸他漂亮？真是个白痴！

“文非凡，你眼睛是放在家里忘了带出来，还是天生失明？我这样子是英俊、帅气，哪里漂亮了？”荣世澍终于忍不住揪住他的领带，一只铁拳高高扬起，在他鼻梁边挥舞着。

原来美人儿喜欢人家夸“她”帅气，文非凡赶紧从善如流。

“是的，荣小姐，‘你’看起来帅气极了。”

他还是没听懂！荣世澍愤恨地咬着牙。如果现在不是车行中，荣世澍肯定一拳揍晕他！

懒得跟这种愚人说话，荣世澍打开车窗，任沁凉的夜风吹熄一肚子怒火。

宫昱一定看错了，文非凡根本不是什么明理之人，他笨得无药可医。或许该走那最极端的路，直接脱光衣服，让他验明男儿身，他自然不会再死缠着自己。

“我怎么这么倒霉？”荣世澍低声诅咒，一个熟悉的身影倏然窜进眼帘。

“停车——”

文非凡被他一声厉吼吓得把煞车踩得吱吱作响。“荣小姐！”

“闭嘴。”荣世澍一双利眼紧紧盯住“国宾饭店”门口那条修长的身影。

“为什么要在这里停车，我们订位的餐厅还没到啊！”文非凡紧张得不得了。

为了今晚的约会，他特意包下一家法国餐厅一整晚，又请来一团管弦乐，配上一百朵玫瑰，打算一举掳获美人心。若荣世澍不捧场，他一切的辛苦不就尽付流水？

“别吵！”荣世澍专注地望着那身穿蓝色西装、俊秀不凡的“美男子”，这张脸孔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只是那双眼里的神采，明显不同得叫他不敢相认。

他认识的那个人眼里从未出现过这样灿烂夺目的精光，她一直是温柔似水、低颦浅笑，活脱脱一位娇弱怜人的大家闺秀。

不像现在，一身男人衣装，但……他的心脏不受控制地狂跳不止，这样中性的装扮反而更加衬出她伶俐机巧的特质，明媚光灿得叫人移不开眼。

“宫昱、宫昱、宫昱……”他喃喃念着她的名，神魂儿全随着她的一言一行移转。

不半晌，又有两个人走向她。一男一女，也全是他见过的人。他们俩是“神风万能社”里的上官金迷和左士奇。

错不了，这女扮男装的俏姑娘绝对是——宫昱！

他们在大门口谈了一下子，又分别走进“国宾饭店”。

荣世澍迅速下车，穿过马路，跟在他们身后走入饭店里。

“荣小姐……”文非凡看着心上人进入饭店，心脏一下子提到喉头，难不成他想……

“安静点儿。”荣世澍一手摀住他聒噪不休的嘴。他晚了一步，宫昱已不见人影，而上官金迷则混进了餐厅。他只好钉住仅剩的唯一目标。

“大哥和曲然丽！他们怎么会在这里？”荣世澍讶异地看着餐厅里卿卿我我的两人，上官金迷扮成服务生帮他们加水。

“荣小姐，你要一直站在这里吗？”文非凡怦然心动地望着贴近自己身

侧的荣世灏。

想不到这次的追求能够成功，他迫不及待想要抱着美人儿上楼开房间。

荣世灏低头吟哦片刻。“我们进餐厅。”他还特意挑了个靠近荣世玮的座位，就是想要看清楚，今天这场意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大哥开窍了吗？他也懂得放弃无聊的指婚，努力追求自己的幸福？

荣世灏很想这么想，但上官金迷和左士奇一连串诡异的行动，令他脑中灵光一闪。

他有预感，今晚的一切全是宫昱设计的。

她的目的清楚得很——陷害荣世玮和曲然丽发生关系，逼迫他主动提出退婚的要求。

好个心机深沈的女人！荣世灏眼睁睁看着大哥被迷晕扛上楼去。他没有出面阻挡，心里可佩服死宫昱了。

好家伙！难怪他不由自主地为她心动。就说怎么自己会突然变得喜欢柔顺羸弱的女子，原来他的口味其实一直都没变，喜欢聪慧、独立、又精明的俏女孩；而宫昱又是其中之最。

她的演技骗过了他的眼睛，却瞒不过他的心。他的心早已先知先觉地辨识出她聪颖灵巧的本性，因而下意识里，他的眼光情不自禁地随着她转、受她吸引。

他以为自己疯了，却在不知不觉中深陷情网，被她截然不同的两种面貌、古灵精怪的内在深深迷惑住。

他爱她，再也毋庸置疑。所以不但不拆穿她的假面具，反而要帮助她。

大哥再混嘛！生米煮成熟饭后，看他还能怎么办？

宫昱这小妮子，大哥是消受不起的，但他就不同。

他得赶紧回家去。如果他估计得没错，解决大哥后，她铁定会乘机跷头溜走。

她竟骗了他这么久，把他的一颗心都给拐走，现在却想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门儿都没有！要走最少也得带着他一起走，否则他就让她走不了！

“文非凡，今晚真是太感激你了。”荣世灏兴奋地抱着文非凡、直拍他的肩。

“可是我没做什么啊！”文非凡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光你约扮出来这件事就立了大功。”荣世灏大笑不止。

“真的吗？”文非凡被夸得满脸通红。

“当然是真的。”眼角瞥到宫昱三人走出饭店，荣世灏迅速站起来。“但是我现在得回家了，改天再好好谢谢你，再见。”

“好吧……再见。”文非凡呆呆地目送着美人儿倩影离去。美人儿笑得好开心，又说改天再跟他一起出来，太棒了！他终于追上美人儿了。呜……那一记铁拳总算没白挨！

宫昱回到荣家，小心翼翼地摸上楼去，脱下西装，换上睡衣，钻进被窝里。

今晚的行动真是太顺利了。荣世玮和曲然丽本就两情相悦，只要给他们机会，自然干柴烈火烧得没完没了。照这情形下去，她夺回自由指日可待。

“干脆把行李收一收，走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宫昱打着如意算盘。

才拖出了行李箱，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倏然响起，吓得她差点就把行李

箱摔飞出去。

“谁啊？”瞄一眼手表，时针指着“2”。都半夜两点了，哪只夜猫子睡不着觉，出来扰人清梦？

“大嫂。”门外传来荣世灏无精打采的声音。

“小姑！”宫昱打开房门。

荣世灏手抱枕头，站在门口。

“大嫂。”他毫不客气地越过她，挤进房里。

“小姑，‘你’这是干什么？”

“今晚我要跟大嫂一起睡。”他把枕头扔上床铺，和她的并排。

嗯！一对鸳鸯枕，看起来挺顺眼的。荣世灏满意地笑了。

“你’开玩笑吧？”她脸色一白，本来的个性不自觉地表现了出来。

“我睡不着觉嘛，烦死了！”荣世灏以比平常更娇嗔的口吻撒娇道。

“那也不必跟我一起睡啊！”这混帐！真当自己是女人啊？抑或存心来占她便宜？“我想跟大嫂谈天嘛！”他嘟起嘴，不依地跺着脚。“人家被文非凡弄得烦死了，大嫂，你就帮帮我好不好？”

“文非凡！”宫昱才不信一个睁眼瞎子能给荣世灏造成什么困扰？要她说，这肯定是坏小子另一个“整人计划”，蓄意毁她名节，逼她主动提出退婚。

只可惜他来晚了一步，她的计划已先行成功，他再怎么整她，这退婚的罪魁祸首荣世玮依然当定了。

“是啊。大嫂说，只要跟他谈清楚，他自然不会再烦着我；可是他说他爱死我了，不论如何一定要迫得我改变心意为止。大嫂，你说我该怎么办？”他趁着宫昱一个不注意，将她拉到床上并排坐着。

他要演戏嘛！宫昱也不是省油灯，当然陪他演下去。

“那只好用小姑原来的方法，揍到他害怕为止。”

“不会太过分吗？”他眨眨眼，又朝她靠近了些儿。

宫昱的睡衣形式虽然保守，扣子从颈子一直扣到脚踝，半点玉肌都不露，但隐隐约约显现出来的玲珑曲线就是最佳的挑逗了。

她素颜不沾半点脂粉，性感的薄唇呈现自然的玫瑰色泽，惹得他又想起初次吻她的甜美，不觉口干舌燥。

“小姑不是说对付危险份子没必要客气嘛！”她被看得心慌意乱，那双灼灼发亮的眼在她体内点起一把火，害她再也没力推开他的亲近。

“我也知道，但他又说得可怜兮兮的。”荣世灏再也忍不住了，干脆拉她一起躺在床上。

单人床，不过那一丁点儿大的地方，她也只能挨着他睡。感觉相接触的肌肤热热麻麻的，颤栗感直在背脊间流窜着。

“小姑，这样太挤了，‘你’……”

“大嫂，人家话还没说完，你别走嘛！”荣世灏乘机搂住她的腰，将她带进怀里。

“你听我说，文非凡好过分哦，才上车就想拉我的手，还一直说些莫名其妙的话，而且……”

他絮絮叨叨不停地抱怨着，搅得宫昱脑袋都昏了。他真的是因为文非凡在烦恼才找上她的吗？

她不知道，他的手越圈越紧，她连呼吸都快不行了，又怎么猜得出他

真正的意图？

也不晓得瞌睡虫是何时降临的，在他怀里，枕着他宽厚结实的胸膛，出奇的舒服，他低喃不绝的抱怨变成了一首摇篮曲，她不自觉地打起了呵欠，警觉性逐渐降低，眼皮慢慢合上。

荣世澐心满意足地搂着她，脑袋埋在她的肩窝处，鼻孔里满着她甜美醉人的体香，回想起她的娇俏、聪慧、机灵……无一不叫他心醉神往。

“官昱，你别想逃，我们的游戏才刚开始呢！”他更加用力拥紧她，她的曲线完全贴合住他的，柔软芳香的不可思议。他痛苦地低声呻吟，同榻而眠真不是个好主意，他早晚会被欲火焚身而亡。

他咬紧牙，在她唇上偷得一记轻吻。“现在只能这样，暂时退火。但这笔帐我迟早要连本带利讨回来。你认命吧！这辈子你永远也别想逃开我。”

第六章

点点金芒透过窗缝，扑照出一片素颜玉肌粉嫩如水。

“这才是真正的晶莹剔透！”荣世澐倾身细看官昱完全见不到毛细孔的俏脸，称不上美艳的五官自成一格地端凝出无限的娇俏，她是他见过最与众不同的美人。

“我不需要天生尤物，但如果能美丽与智能兼具，那就是我天生的福分了。”

他轻抚着鼻梁，嘴角一撇，伸出舌头，细细逗弄着她紧闭的眼睑。

“嗯！”官昱举手挥了挥，柳眉悄悄打上几褶。“讨厌，别吵……”

“呵……”荣世澐赶紧咬住舌头，禁止长串的爆笑溢出齿缝。睡着的官昱可爱多了，黛眉轻蹙、红唇微启的娇样充满孩子气。

他调皮地转移阵地，直攻她性感迷人的薄唇，火热的舌沿着她线条分明的唇线描绘，眼看着天然的玫瑰色泽逐渐湿润、转红，瞬间，就像是熟透的果真，鲜嫩欲滴。

官昱平稳的呼吸逐渐转急，心跳不受控制地加快，几声嚤吟自她唇间溢出，像是给他燥热的身体加上火焰。

情火霎时烧融理智，他迅雷不及掩耳地攫住那方红艳，饥渴地将它狂吸猛吮个够。

他的体重驱走了瞌睡虫，官昱讶然睁开眼，对上他充血着火的眸子，心脏登时蹦上喉头。“唔……唔唔……不……”

她眼底的惊慌和拚命蠕动的身子唤回了荣世澐沉溺情欲迷宫中的神智。荣世澐暗责自己的莽撞，要是吓跑了她，可就赔了夫人又折兵了。

“早安啊，大嫂！”他嘻嘻直笑。

官昱慌乱地推开他，坐起身。

“你干什么？”

“叫你起床啊！”他故做不在乎地耸肩。“以前我若赖床，老妈就用这招叫我起来，百试百灵，想不到用在你身上，同样管用。

“你……”官昱一时无言。

“怎么了，你还没清醒吗？那再亲一次。”他作势靠近。

宫昱连忙跳下床铺。“‘你’怎能随便亲我？”她朝大腿侧边掐折下，叫水雾蒙上眼眶。

“大嫂，我们都是女人，有什么关系？”打从知道她所有的怯弱全都是装出来的后，他就把一张脸皮练得比墙厚，打算跟她比“赖”。“就算是女人，也没人乱亲嘴啊！又不是同性恋。”她叫泪珠儿滴得更急。

“大嫂——”他的哭功也不弱人后，瞬间泪水倾眶而出。“莫非你讨厌我？”

面对一张比自己更凄惨的脸，宫昱一时间竟忘了继续垂泪。这是怎么回事，怎地连他都哭了？被占便宜的可是她耶！

“我知道了，大嫂一定是觉得我这个小姑很烦，恨不能早早将我赶出门去。”

他愤恨地抹过一把鼻涕、一把泪。“可是人家很喜欢大嫂啊！我从小就没有姊妹，只能拿大嫂当姊姊看，还以为终于有人能说说体己话，想不到……呜……大嫂竟然讨厌我，呜……”

这岂不是天人的冤枉！到底是谁讨厌谁啊？宫昱给他哭得头都晕了。

“小姑，我没讨厌‘你’，只是……乱亲我是不对的。”尤其他是个“假女人”，一个搞不好，下一对生米煮熟饭被押上礼堂的就是他们了……唔，想到就可怕，她不自觉打了个寒颤。

“我只是想叫大嫂起床嘛！”

“叫人起床有很多种方法，为什么一定要亲吻？”

“大嫂不觉得被人吻醒是件非常罗曼蒂克的事？”

“罗曼蒂克？”宫昱不解。

“是啊！”荣世灏点头如捣蒜。“童话中的睡美人、白雪公主一定要英俊王子的亲吻才能清醒。你想想，往后的每一天，当清晨第一道阳光送来光明，有一位俊美多情的人，专门为了吻醒你而存在，多浪漫啊！”

宫昱一双眼珠子险些瞪出眼眶。这荣世灏不是疯了，就是变态！她还是别靠他太近才好，省得被传染疯病。

她的抗拒叫荣世灏泄出一肚子废气，这女人未免太不浪漫了，他暗示、表白得这么清楚——愿意一生一世抱着她，亲吻她在每个清晨。她不感动也就罢了，还拿他当疯子看？可恶！宫昱蹦离他远远的。“‘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跟疯子计较太多，没地削弱了她的智商。

荣世灏看着她落荒而逃的背影，气得牙痒痒的。

“你逃不掉的——”

愤恨的脚步刮回自己的卧房，荣世灏一嘴银牙咬得险些崩裂。

“这该死的女人，一肚子聪明鬼主意就只会用来算计我，半点辨别情爱的智商都没有，真笨！笨死了……”

铃——突然一通电话铃响，打断了他滔滔不绝的咒骂。

“喂！”他没好气地接起话筒。“找谁啊？”

“荣小姐吗？”可怜的文非凡又自己凑上来当炮灰。

“荣小姐死了，这里只有荣先生。”他“叭”地一声挂断电话，不知道自己的姻缘线是出了什么岔子。

爱上宫昱已经够麻烦了，偏偏宫昱不要他，唯一爱他的是文非凡那个眼睛脱窗的白痴。

“天哪、地啊！就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

我是一出生就注定成为人上人啦！但你给的考验也未免太艰苦了吧？”

虽然荣世灏自愿担起搬运的工作，但宫昱还是敬谢不敏地回绝。

那小子疯了，竟黏她黏得越来越紧，还有事没事的手来脚来、口舌并用地骚扰她。

她几乎要怀疑他是不是叫文非凡给缠得男女不分了？

“大嫂，你去哪儿呢？”荣世灏笑盈盈地贴上来，紧密程度足以掠夺她方寸之间所有的氧气。

“去买酱油、腌肉，准备中午要给世玮大哥的便当。”她眼光垂在地上，牙咬得死紧，才没将一双铁拳挥上他不怀好意的笑脸。

“我跟你一起去吧。”他拉她的手，拉得理所当然。

“不必了，超市就在隔壁，我一会儿就回来。”那该死的变态，还用手指搔挠她的掌心，她全身的毛发都快竖起来了！

偏偏荣世灏的力气又不小，当真握得她连甩动的力气都没有。

“大嫂，你会冷是不是？”他笑出一口白齿，喜见她一张粉脸三秒内泛白，而后转青。“你可以靠近一点儿没关系，人的体温是最佳的暖器喔！”

“谢谢，我不冷。”她挣扎了两下，依然没能脱开他的怀抱。“小姑，我很热耶！”他再不放开她，她真的要忍不住揍人了。

“这样嘛……”荣世灏聪明的地方就在于他永远捉得住宫昱的临界点在哪里，每每欺负她到爆发边缘时，就会乖乖放手，叫她有气也无处可发。

算他识相！宫昱垂首，白眼连送了好几个，紧握的拳头终于放松。

“大嫂，我们去买酱油吧。”他又自然地揽住她的手。“迟了，恐怕来不及给大哥送饭盒。”

宫昱一个不察，叫他拥了个正着，他又急惊风似地拚命往外冲，叫她忽然忘了挣开他。

“快点、快点，也许赶得及超市的限时抢购，听说每项商品都便宜三分之一的价钱呢！”

“是吗？”宫昱给他揽在怀中，疑惑地瞪圆了秋瞳。

“他们正在举办周年庆，青菜三把十元，你说便不便宜？”他又乘机将她搂得更紧。

他是急慌了吧？宫昱在心里计量着他反常的言行，一时拿不定主意，该如何处理眼前脱轨的情况。荣世灏乐得豆腐多吃好几口。其实宫昱也不难理解嘛！她喜欢做有把握的事，所以想掌控她，最好的办法就是弄晕她；当她犹疑不决的时候，就是他的机会所在了。

两人才跑到前院，荣世灏倏地手脚并用，煞住了脚步。

“怎么了？”宫昱斜睨着他忽青忽白的俊脸，疑惑的视线急速搜寻四周，想找出使他硬生生停下脚步的东西。“发生什么事？”

“大嫂。”他两手扳住宫昱东转西转的脸蛋，让她的视线定在他脸上。“我们忘了带购物袋。”

“我们要给后代子孙留下一个山青水秀的地球，就不能忘记做环保，公益广告不是常常在演：一人少用一个塑料袋，就可以减少很多垃圾。所以出门购物，要自备购物袋。”

“哦！”他说得这样义正辞严，她还有反驳的余地吗？

“所以喽，请你先回厨房拿一个购物袋，我在这里等你，然后，我们再一起上超市买东西。”

“我去？”很可疑，她才不相信他一大堆的废话。可身为荣家最没用的大嫂，她除了点头，也没第二条路可走了。“好吧，我去拿购物袋。”

“快去快回喔！”荣世灏笑嘻嘻地挥着手。待她的身影一消失在大门里，他以百米跑九秒的速度，迅速冲向狗屋，解开四条大狼狗的链子，驱狗咬人去。

那个可怜的受害者自然非文非凡莫属。

他也是怪无辜的，昨晚美人儿明明就对他又笑又抱的，还直夸他好，怎地才过了一夜，今早再打电话来，美人儿就翻脸不认人了？

文非凡不相信心上人如此善变，说什么也要亲眼目睹了才算数，岂料才在荣家围墙外转了两圈，恶狗阵势就排出来了。

“荣小姐……”他胆战心惊地瞪着那四条龇牙咧嘴、口水直流，活像三天没吃饭的恶犬。想象待会儿这身皮肉要喂那四张恐怖的大嘴，他的两条腿都软了。“跟你说荣小姐死了，这屋里只有荣先生，你听不懂啊？”莫非真要他脱衣验身？荣世灏想到就想吐。

“荣小姐，我做错什么惹‘你’生气了吗？我道歉，我对‘你’是真心的……”

“文非凡至死相信：凡是美人儿都该是心软的，所以他使来使去，也只有那招哀兵政策。“我不是荣小姐，我是荣先生。”荣世灏上下眼睑眯成零点零五公分，打算这臭小子再口出浑话，他就要放狗咬人了。

“是的。”没胆再忤逆美人儿，文非凡识相地改口了。“但不论你是荣小姐、抑或荣先生，我都一样爱‘你’，这颗真心，天地可鉴！”

荣世灏体内的火山迅速爆发了。“‘东’、‘南’、‘西’、‘北’，给我上！”

“荣小姐……啊啊……”罗曼蒂克的表白眨眼间变成凄惨兮兮的哀鸣，文非凡被四条狼狗追得好不狼狈。“荣小姐，我是真心的……”

他不说话还好，一开口就把荣世灏的脸都气绿了。“给我咬，狠狠地咬——”

这白痴，真是气死人了！怎么说都说不听，到底要怎么做，他才会相信他是男人呢？

改天他非拿把斧头，劈开他的脑袋壳，瞧瞧里头是不是装满发臭的豆腐渣儿？

真是蠢到没药医了！

“小姑。”宫昱从厨房里拿了购物袋，再出来，就不见荣世灏人影了。她沿路找了过来。

“我在这里。”荣世灏忙拉着她拐向另一条小路，避开恶狗戏疯子的场面。

“走错路了吧！我们应该从那边走。”宫昱过头来，耳里隐隐约约地接收到狗吠人嚎的声音，心头疑云顿起。

“那边在修路，我们今天改道走。”“我今早出门去买东西时候还走过，没在修路啊！”

“刚刚才修。”

“我听到狗叫的声音。”她怀疑又是文非凡找上门来，荣世灏气不过，真的放狗咬人了。

“狗当然会叫啦，又不是哑巴狗。”

“那人呢？人也会‘啊、啊’地惨叫吗？”

“疯子就会。”对于文非凡，他是连半点怜悯之心都不愿施舍的。

“不管是正常人、还是疯子，弄死人都要坐牢的。”宫昱不由得好生同情起文非凡；爱上这个恶魔，注定他要拿命来赔。

“放心，我有分寸的。”

“但愿如此。”她转开头去，懒得理他。

“大嫂……”他邪气的眉扬起一弯诡异的弧度，大手一伸，又将她揽进怀里。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你越来越聪明、美丽了。”

宫昱低垂螭首，咬住舌头、握紧铁拳。大丈夫能曲能伸，为了往后数十年的自由幸福，这一局她忍了！待得大事底定后，看她怎么整死他？

拥着她，荣世灏一颗心像泡在蜜里，全身的细胞都雀跃欢欣不已。

“大哥，我们给你送饭来了。”打出电梯，荣世灏宏亮的大嗓门就一路从大办公室，吼进了董事长室。

昨儿个大哥和曲然丽一夜春宵，今天大哥应该有很多话、很多想法要来跟他谈吧？他期待着。

倘若大哥想退婚，他一点儿都不介意代他接收宫昱。“世玮大哥。”宫昱一双大眼，直勾勾地盯着荣世玮和曲然丽，想从他二人的脸上，瞧出她昨夜一场辛苦的成果。

曲然丽首先躲开了去。“董事长，我先出去了。”

而荣世玮则低着头，不敢看她。

“你们来了，坐吧！”他更加殷勤地招呼着荣世灏和宫昱，就是没半点想要谈话的迹象。

宫昱突然想起曾经看过的一篇报导。通常有了外遇的男人，如果想要掩盖事实，会有两种情况。

一，因心存愧疚，他们会更加体贴地对待发妻。

二，为了怕被拆穿，男人会先声夺人，将妻子骂得无言以对。

荣世玮此刻的症状就很像第一种。

宫昱很遗憾，她错估了男人的心理。荣世玮是个标准的道德家没错，所以他更不容许自己的人生沾染上任何污点，会拚命想要遮掩事实也是人之常情。

只是不知道他打算如何同时摆平两个女人？

宫昱肯定自己不会乖乖就范，可就怕荣世玮不肯放过她。

“大哥，你没话对我们说吗？”荣世灏清楚感到体内的怒气正在累积中。

大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都和曲然丽生米煮成熟饭了，他还不想对这场三角关系做个决断吗？

“说什么？你打算进公司帮忙了？”荣世玮牵强一笑，执意回避世灏与宫昱严肃的眼神。

“大哥！”荣世灏简直不敢相信，大哥居然烂到这种程度，难道他非得一举毁了三人的未来，他才高兴。“昨晚你去哪了？”“我……”

“我打了好几通电话找你，休息室里的电话始终没人接。”

“我……我跟客户谈生意去了。”

“谈一整晚？”

“你到底想说什么？”荣世玮有些恼羞成怒。

宫昱急忙扯住荣世灏的衣袖。“小姑，‘你’不是说好要陪我去逛百货公司？”

走了啦，好不好？”她楚楚可怜地哀求着，就怕荣世灏逼得太彻底，荣世玮要抓狂，如果曲然丽再加进来搅和，很可能把她伪造邀请卡的事掀出来，那可就难看了。

她不以为这事儿能够瞒多久，但她得小心防范不让自己处于危险中，秘密一定得在她不在场的时候曝光，才能保住她日后的安然身退。

“你……”荣世灏一时搞不清楚她的用意何在？昨夜的一切明明就是她设计的，现在半点好处都没捞到就要走人，岂非功亏一篑？

“你要去买东西吗？”荣世玮大概真的非常内疚，他取出皮夹，一出手就是五万块。

“这些钱你带着，喜欢什么就买，不够的话，叫世灏签帐，帐单再寄给我。”

“谢谢世玮大哥。”她露出一副浑然不知人间疾苦的纯真笑容，手下暗中使力将荣世灏拖出董事长室。“再见。”

“再见。”荣世玮一路送他们进电梯。

电梯门一关上，荣世灏就爆发了。

“谁说要去逛百货公司了？我和大哥还有话谈呢！”

宫昱大眼眨巴眨地挤出了两滴珍珠泪。“小姑，‘你’真的不肯陪我去买东西？我从搬进荣家后，就天天待在家里做家事，已经好久没逛街、看电影，我……人家好闷嘛！

‘你’陪陪我好不好？”

瞧她一副泫然欲泣的小可怜样，荣世灏就算有再多的怒火，也叫那潸然不绝的泪水给浇熄了。

“你别哭了嘛！我陪你就是，我们去逛街、喝咖啡、看电影，晚上再到士林夜市吃小吃。”

“不用回家煮饭吗？”

“有老妈在呢！不必担心。”他再度伸手搭住她的肩。

这回宫昱只是象征性地挣扎了下，见他执拗不通，她也就随他了。

荣世灏笑得像只偷着腥的贼猫。这种事是会习惯成自然的，他最人的目的就是黏紧她、缠死她，变成她的空气和饮水，她一日无他就活不下去！

宫昱满脑子只顾计划下一招“退婚行动”，一时也没空搭理他，只得由着他动手动脚。

反正只要他不是太过分，基本上，她觉得待在他怀里，给人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

说不上喜欢或讨厌，只是每当他碰她的时候，她的心口就直发热，莫名其妙的口干舌燥；像是喝醉了酒，晕晕沉沉；却又美梦频繁，叫人迷眩、不可自拔。

错估了荣世玮的心理，她有些懊恼；看他那样子，是不可能为了一夜情，而担起负心汉的罪名了。

这该怎么办呢？荣世玮和曲然丽明明相爱，却又“龟毛”一堆，不肯乖乖进礼堂。

可有何法子，叫他们无可推却地负起责任？

秋阳依阳炽烈，晒得人脑袋发昏，宫昱难耐炎热地抬头瞪了眼睛朗的天空，注意力忽地被前头的招牌吸引住——“爱的世界”童装。

最好的催婚剂可不正是孩子嘛！一夜情不能叫荣世玮低头退婚，她就

多送他们几夜，非搞到曲然丽怀孕、他们自愿上车补票不可。

荣世玮偶一低头，瞥见她水眸底下，灵动闪跃的精明，心头暗暗一凛。

这小妮子不知又想出了什么鬼主意整大哥？老天保佑！

当然不是保佑大哥，而是祈祷她计谋成功。

大哥这么烂，这回他是帮理不帮亲。就算宫昱不说，可只要是用得上他的地方，他绝对义不容辞！

眼看中午休息时间已到，办公室里的人全部走光。

曲然丽满腹心事，期期艾艾地踱进董事长室。

荣世玮正对着一个精致、美味的便当发呆，一瞧见她，眼底的愧疚又更深了。

“董事长……”她无助地开口。

“对不起！”他一脸痛苦，低垂脑袋。

曲然丽望着他回避的视线，心头像扎进一根刺。

“那是个意外，虽然是你约我的，但……”

“是你约我的吧？”他讶异地插口。

她心痛他居然连这点责任都想推卸，悲愤地掏出随身携带的邀请函。

“这是你写给我的。”

“我也有一张。”他打开办公桌，一式两份的邀请函摊在桌上。

“这是怎么一回事？”更叫她惊讶的是，邀请函上的笔迹确实是他们俩的。“不……我真的没写这封邀请函。”“我也没写。”世玮彻底检查了两封邀请函，那笔迹模仿得几可乱真。

“我们被设计了！”曲然丽恍然大悟，心头也隐隐猜出设计者是谁。

宫昱到底想干什么？如此不择手段真的单纯只为退婚？或者她另有目的？她有必要再与她详谈一回，搞清楚她的想法。

“可恶！究竟是谁？为什么要这样陷害我们？”荣世玮一拳捶得桌上文件飞散一地。

“我想……”她话到舌尖又吞了回去。无凭无据，宫昱又演戏演得这般逼真，光听她的片面之辞，他会相信她吗？

“然丽，你知道是谁陷害我们？”要让他捉到那个罪魁祸首，他定要拆了那人的全身骨头当柴烧！

“我……”思前想后，她还是决定否认。“我不知道，但……董事长，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这……”他的目光瞟过桌上的饭盒，个把月了，宫昱无一日或忘照顾他的三餐；听弟弟们说，她把家里打理得一丝不乱，连父母都不知不觉夸赞起她的贤慧能干。

她是个好女人啊！他怎能任意伤害她？

他的言行举止，明显地表现出对宫昱的关心，他不再无动于衷了。曲然丽悲恸地抿紧红唇，听到芳心碎裂的声音，清楚又尖锐。

如果她不要跟他发生关系就好了。男人对于得不到的东西总是比较珍惜，一旦到手，就什么价值也没有了。

“我辞职的时候是不是到了？”

“然丽……”

“我好后悔！”泪水已经模糊了她的视线，却冲淡不了胸膛里的椎心刺痛。

“我会对你负责的。”看到她哭，他五脏都拧在一起。错不了了，不管宫昱

再好，他可以欣赏她，但真心爱的却始终只有曲然丽。

“怎么负责？包下我做你的情妇？”

“我从来没有这样看待你！”

“这么说来，你要娶我喽？”她怀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问道。

“我……”他想起自己早有婚约，不由哑口无言。

“你撒谎……”她扯着揪疼的胸口，再也忍不住掩面痛哭。

“然丽，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想出一个两全之策，我不会叫你受委屈的。”

他心疼地伸手想要拥住她。

“骗子，不准碰我！”她失声厉吼。“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

“你不要这样。”他紧抓住她的肩，震惊于她的激狂反应。“你冷静点儿，从头到尾，我最爱的只有你！”

“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曲然丽狂乱的眼抓不着焦点。“你不能退婚，又想对我负责，世界上有这么美的事吗？”她心碎的珠泪中带着痴癫也似的讽笑，凝聚成利剑，残忍地攻击他。“你别做梦了！”

“我终会找到的。”他软弱的语调里一点说眼力也没有。可他的心是真实、坦诚的。

他不愿背弃信义、不忍伤害任何人，这样的仁慈也错了吗？

为什么她会爱上这个男人？她想起她刚由行政助理调任他秘书的第一天，因为一张传票的错误，她害公司损失了近百万的生意，可他却从没骂过她一句，他知道她不是故意的，也体谅她的慌张失措。

自那一次起，她就爱上了他的体贴细心、宽宏大量。如今又怎能苛责他的好心肠呢？

尽管她的心里已不由得怨起他的博爱，她还是决定接纳他所有的优缺点。“我知道了，我不会为难你的。”最最差劲的情况，不过是她辞职，退出这场三角关系。放心好了，她绝对承受得住的。

“然丽，我对不起你，我一定会好好补偿你的。”他承诺着，这一辈子、这颗心，就只许给她一人了。

第七章

“大嫂！”荣世澧眉开眼笑自背后搂住宫昱的腰。“今天中午准备做什么？需不需要我帮忙？”

宫昱蹙起的黛眉逐渐往眉心聚拢，他越来越过分的毛手毛脚，给她心里种下了病根。

“小姑，‘你’这样我很难做事耶！”她连大力挣扎都不敢了，就怕狂奔乱跳的心脏会乘机蹦出喉头。

“太紧了吗？那放松点儿好了。”他松了手劲，却没放开双手。好不容易才叫她习惯了他的存在，现在不加把劲儿，他担心她又要缩回她的龟壳里了。

宫昱摇摇有些昏眩的脑袋。不行了，再继续下去，她要给他闹晕了。

“小姑，‘你’去帮我剥四季豆好不好？”

“哦！”钓鱼的秘诀就在于拉绳的一松、一紧，一味地强扯，怕鱼儿会挣断鱼线跑掉。他想了想，决定此刻正是放绳的时候。“好吧！四季豆在哪里？”

“餐桌上。”他一走，她用力深呼吸了几下。好险，差点窒息在他怀里。

荣世灏不知是不是疯了？这样无法无天地蛮缠着她，每晚抱着枕头来强挤她那张单人床不打紧，连白天都寸步不离地跟着她。

她怀疑他是看穿了她的真面目，故意追紧她，来捉她的错处。

可仔细一想又不像，他待她就像磁娃娃似的，保护得无微不至。照理说他若识破了她的伪装，就该知道她有“合气道、剑道、柔道、跆拳道”俱皆三段的好身手，又哪会百般宠溺她、任她予取予求、使刁耍赖地在荣家做威做福？没道理嘛！

她也曾以为他是喜欢上她了。可一般来讲，一个男人若爱上一个女人，该不会有这般人的胸怀，眼睁睁看着那女孩天天为别的男人做便当、送饭。

荣世灏一点儿都不在乎她对荣世玮的照顾，所以这个猜测得打个折扣。

那么剩下的可能性还有什么？她委实猜不出来了。

早就说过“感情”这事儿很麻烦的，惹上荣世灏更是麻烦中的超级大麻烦。

一直就怕会与荣世灏日久生情，瞧她最近见到他的异常反应，只怕她的顾虑要成真了。

唉！要是能抽身就好了。她不讨厌荣世灏，却厌恶麻烦，难道都没有什么好法子可以助她早日脱离这一连串是非？

“大嫂，常常叹气容易生皱纹哦！”荣世灏嘻皮笑脸地偎近她，一只食指轻柔地抚平她眉间的皱褶。

宫昱不由得长吁口气，这样的温情老叫她心口暖呼呼的，令她都快上瘾了。

“很累是不是？”瞧她微黑的眼眶，他胸口就一阵阵抽疼。“坐下来休息会儿，我帮你按摩。”

荣世灏拉着她坐到餐厅的椅子上，两手顺着她白嫩的颈子揉、捏、搓、捶来到窄小的肩膀。

以女孩子来说，她算是满高的了，足足一七〇，想不到她的骨架子却如此地纤细，小小的肩像一捏就会碎掉。

他放缓力道，一遍又一遍抚触过她僵硬的背脊，松弛她因压力而累积的疲累。

“觉得怎么样？”“嗯！”宫昱轻哼了声，陶醉地开上了眼睛，享受他手掌带来热热、粗粗的颤栗，在她全身血脉中流窜。

不知道情涛是怎样扬起的，当她开始以体肤察觉外界，神魂儿早已搭上他温柔的船帆，登上那七彩迷幻的天堂。

她泛红的小脸有着无边无际的吸引力，他情不自禁以颊相磨，来感受那如丝触感，点点滴滴，煽起了体内的情焰。

“昱……”他第一次呼唤她的名儿，无端厌恶起“大嫂”那个称号。

他湿湿热热的呼吸喷在她耳畔，那小小的耳垂立刻红了，她的身子情难自禁地因应他的呼唤做出响应。

她睁开氤氲双眼，他再也控制不住地吻住她，狂热的唇吞进她的柔软，舌头带着冲天烈焰，伸进她甜美的唇腔，肆无忌惮地扰乱她心底一泓清水。

她已迷乱，忘情地伸手搭住他的肩背，自动送上小小的丁香，霎时，

清水顿成漩涡、翻起吞天灭地的大海啸，完全席卷两人的神智。

如果、假设、倘若……总之若非那通适时响起的电话，天雷又要一时勾动地火了。

宫昱猛然睁开眼，几乎吓得魂飞魄散。

她在干什么？嫌现在的麻烦还不够多吗？居然会和荣世灏在厨房里吻得天昏地暗。

而他呢？明明说要帮她按摩，却偷吻她，乱占她便宜！

她扬起手，思考着是否应该送他一巴掌，以敬效尤。

“电话！”荣世灏仿佛能看穿她的心思，一脸无辜地指着挂在墙壁上，响得快要断气的电话。“也许是老妈打来的，你不接吗？”

宫昱的眼神在电话和荣世灏脸上来回搜寻了三秒钟，最后终于放下手，走过去接起电话。

“喂，荣公馆，请问找谁？”她边讲电话，愤恨的大眼一刻不忘地瞪住荣世灏。

“喏，找你的。”

荣世灏接过话筒，二话不说，挂断它。

“喂，你——”她急忙拾起话筒，可惜已经挂断。“你怎么连听都不听就挂断它？”

“我目前不想接文非凡的电话。”

“你’……”她记得她没说出打电话的人啊？他居然知道，真神！

“除了他不会有人这么无聊。”

“是吗？”她困难地扯了扯嘴皮子，还没忘了要报偷吻之仇。

“大嫂！”他问得突兀。“你觉得接吻是什么样的感觉？”

她用眼白看他，拾起话筒就想敲上他那颗变态兼可恶的脑袋。

他却先声夺人。“文非凡一直很想吻我。”

她早已瞪圆的眼珠子一时突暴得比铜铃还可观。

“我本来觉得‘相濡以沫’是件很恶心的事。”他忽然变得一本正经。“可刚刚亲了你之后，我的想法动摇了，亲吻似乎没那么不堪。”

她感觉胃酸正在往喉头上涌。这家伙的意思该不会：他决定给文非凡一亲芳泽的机会？

“所以，”他顿了下，如愿将宫昱的好奇心提到最高，才倏然转口。“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为了我的终生幸福，请大嫂教导我正确的接吻观念。”

她一个打跌，差点将墙壁上的电话整座扯下来。“当然不好。”她气白了俏脸。

“你’自己去找文非凡练习正确的接吻观念！”

“找别人不行吗？”

宫昱懒得理这个疯子，自顾跑回厨房去。

荣世灏在她身后悄悄松了一口气，方才还以为这身骨头保不住了，明年的今天大概就是他的忌日。

幸亏她的注意力很容易被转移，险险逃过一劫，他赶紧跪下来叩谢天地。

曲然丽利用宫昱每天中午送饭盒来给荣世玮的惯例，觑了个空档，找她独处对谈。

“有什么事吗？”因为这次是曲然丽找她，宫昱的态度，无形中又高上

一截。

曲然丽一手按着发疼的太阳穴，实在很受不了这个双面人。

“你陷害我和董事长！”

宫昱双手一摊，不否认、也不承认。

“别以为不说话就没事，我知道是你。”如果杀人不用坐牢，曲然丽早就拿把刀，剁剁剁，将她砍成十八段了！

“可惜你没有证据。”宫昱摆明了跟她耍赖到底。

“你……算了！”曲然丽硬吞下一口怨气，早知她是个无赖。“我找你不是想追究你陷害我们的事。”

“是吗？”宫昱自在地玩着十指，仿佛不把人气到爆血管誓不罢休。

“你认真一点儿。”曲然丽喘口气，被她气得胃疼。“我要知道你的目的，为何要如此不择手段？”“我的目的？我不是早告诉过你了，好话不说第二遍。”

“你想退婚？”

宫昱一个点头就算是给了答案。

那种目中无人的态度真把曲然丽气得七窍生烟。

“原因！我要知道你为何非退婚不可的原因。我不敢说董事长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但他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对象却是不争的事实，我无法想象你为什么如此讨厌他？我怀疑你别有用心，你得给我解释清楚。”

“解释了又如何？你又不肯跟我合作。”宫昱可不爱做白费工夫的事。

“我……”发生一夜情之前，她或许很坚持自己的心，但现在……曲然丽发现她再也不想离开荣世玮。“我想了很久，想世玮、想你、想我自己，我很矛盾，我也不晓得这是怎么回事？我无意要破坏你和世玮的婚姻，我一直很唾弃当第三者，可是……”

“我才是第三者。”宫昱闲闲地插嘴，让曲然丽再矛盾下去，天都黑了。

“你们先认识、先相爱的，不是吗？”

她一句话，仿佛一道赦令，瞬间化解了曲然丽心底纠结难解的郁闷与愧疚。“我一直觉得很抱歉……”她吸吸鼻子，水珠子夺出了眼眶。

宫昱轻叹口气，递过去一包面纸。

“感情的事本来就很难讲对、错，你不需要道歉的。”

“不是……那一夜之后，我忽然很想把世玮抢过来，我……我是个坏女人！”

“你不用抢，我双手奉送如何？”宫昱抽了张面纸轻拭她满脸的泪痕。“老实说，对于这桩婚姻，我一开始是抱持可有可无的心理，想着如果合适，结婚也无所谓。可在我见到荣世玮之后，我就发现我们两个根本不对盘。喏，你很清楚的，温柔只是我的表象，其实我一直女扮男装，在一个叫作‘神风万能社’的地方担任贴身保镖的工作。”“你是保镖！”曲然丽讶然惊喊。

“我出身道馆，做保镖是理所当然的事啊。”

“但那是一份非常危险的工作耶！而你又是个女孩儿，我真是想不到……你实在太厉害了！”

“还好啦。”宫昱倒不觉得有啥了不起。“所以喽，荣世玮要发现了我的真面目，他非吓死不可。但最主要的还是我自己，我喜欢我的工作，不可能为了他而辞职，专心做他的贤内助。再加上他心里始终只有你，他愿意娶我，却不愿意爱我，你说我要这么蚀本的婚姻干什么？当然是早退早好！”

“那你让我们在饭店……我们……”那一夜情的糗事，曲然丽实在说不出口，只急得满脸通红。

“我本来以为只要让你们生米煮成熟饭，荣世玮为了负责，一定会愿意退婚，然后娶你。”宫昱可没耐心听她在那里结巴不休，干脆替她说完。“想不到他脑筋这么死，坚持人不可食言而肥，一意牺牲儿女私情，我真是被他打败了！不过你也是，明明老早就爱他爱得死去活来，干么又不说出口？”

“谈办公室恋情，好象有点公私不分嘛！”

“那现在呢？你决定跟我合作了没？”

“我……”曲然丽犹疑不决的，还是有点害怕。“你想怎么做？”

“一夜情不能叫荣世玮低头，一个孩子总行了吧！”

“你的意思是……”曲然丽吓白了脸。

“你要跟他继续发生关系，直到怀孕为止。”宫昱说得理所当然。

曲然丽却快昏了。“我们还没结婚耶！一次失误已经够过分了，怎还能一错再错？”

“随便你喔！再说……”宫昱笑得像个准备诱人下地狱的恶魔。“你怎知那一夜，你没有珠胎暗结？你如果不趁现在缠死他，万一我和他提前结婚后，你才发现怀孕，嘿！

那个孩子可就成了私生子哟！”

“我做。”所以说母亲是最伟大的。曲然丽尽管怕得全身发抖，依然点头答应加入恶魔阵营。

“太好了，意见一致，我们快回公司吧！”宫昱赶紧拉了曲然丽回“荣盛”，她担心出来太久，会被荣世灏那个鬼灵精发现。

“大哥，你终于想通了。”荣世灏笑嘻嘻地坐在董事长室里。中午一来，大哥就摒退左右，摆出一副要私下密谈的阵势，他猜他大哥一定是想通了，准备与宫昱退婚、娶曲然丽，所以找他商量退婚事宜。

“你可以帮我请奶奶回来吗？”不过三、四日，荣世玮就叫焦躁磨出两个黑眼圈。？

荣世灏看着也有些不忍，终究是自己大哥嘛！“你确定要直接面对奶奶？我觉得先跟宫昱谈一下，人家一起想好法子应对比较妥当。”

“不！”荣世玮一脸郁闷“我打算等大局底定后，再告诉宫昱。”

“好吧。”荣世灏走到办公桌旁拨起电话。“可是你要有心理准备，一定会被骂得很惨，不过大哥你放心，我绝对会帮你的。”

“谢谢！”荣世玮凄苦一笑。“我考虑了很久，也只有这个方法才能不违背奶奶，又对然丽负责。”

“咦？不违背奶奶，你打算怎么做？”

“我会如奶奶的意娶宫昱，但先决条件，奶奶得答应也让然丽入门。”

“你说什么？”荣世灏手下一个用力，差点把电话筒捏碎。“你想娶双妻！”

“我会跟然丽谈好，她不会抢去宫昱正妻的位子。”

“你神经病！”荣世灏一把摔烂手中刚拨通的电话。“重婚是犯法的，你知不知道？”“我和然丽不会结婚，我们只是要永远生活在一起。这也是没办法的，我必须对她负责。”

“你可以退婚啊！”

“婚约订了就是订了，我怎能背信弃义？”

“你为了守信要娶双妻，你又置宫昱于何地？”想到大哥如此糟蹋宫昱，荣世灏心底像有十吨炸药同时炸开。

“我会照顾她一辈子。”荣世玮愿意给宫昱所有的财富，只有“爱”不行。

“谁稀罕你的照顾？”荣世灏体内的火山爆发，铁拳愤怒地挥上荣世玮鼻梁。

“你这个混帐！你以为你这样子就是守信和负责吗？你根本是个没胆子的懦夫！你让心爱的女人受苦，又想毁掉一个无辜女人的终生。这才不是仁慈和博爱，你只是个自私自利的混蛋——”

“要不然你说，我该怎么办？”压抑多日的烦忧冲出了禁制的外表，荣世玮也忍不住地挥拳相向。

“是男人就要有所决断。”荣世灏整个人陷入怒火中，早失了理智。“宫昱、曲然丽之间你只能选择一个。”

两兄弟在董事长室里互殴成一团。

摆饰、花瓶、传真机……办公设备碎了一地，他们的拳头还是没有停下来的态势。

争执是媒介，煽起冲天怒焰，惨烈的程度媲美维苏威火山爆发，温度直逼沸腾点。

荣世玮、荣世灏打红了眼，一间好好的董事长室几乎叫他们夷为平地。

这就是宫昱和曲然丽畅谈回来，所看到的惨况。

宫昱二话不说，走进茶水间，提了桶冷水，毫不客气往打疯了的两兄弟头上浇下。

“要兄弟闯墙，请回家里，别在外头丢人现眼。”冷冷说完，她一步不停地离开是非现场。

“昱……”荣世灏鼻青脸肿地紧追她身后而去。

曲然丽愤怒又无奈地瞪着被荣世灏摆平在地的荣世玮，不敢相信他所说的会给她一个最好的交代，就是让她做他的小老婆。

这男人的脑袋到底是什么做的？她庆幸自己已经想开，答应和宫昱合作。

或者有人会骂他们违背道德，但与终生幸福比起来，死板板的教条根本微不足道。

荣世灏迈着酸疼的双腿苦苦追着宫昱。

“昱，你慢一点儿嘛！”他痛得全身骨头都快散了。

荣世玮虽然坐久了办公桌，拳头力道不似他年轻气盛，但含愤而发的威力也不同凡响。他想，他身上这堆瘀青，没有十天半个月大概是散不了。

宫昱根本不想理他。这死家伙！一点脑子都没有，就会动拳头，把她一盘精心布置的棋局都给打散了。

要是曲然丽一时心疼，取消合作；或者荣世玮等不及，一通电话上日本将老狐狸爷爷请过来，断了她后辈子的自由。

她就拿把刀将他剁了，做人肉叉烧包去！

“昱！”想不到她一个女孩子，脚程却这么快，荣世灏追得好不辛苦。“我道歉，对不起，你原谅我好不好？”

她沉默不语，只是一意地埋头往前跑。

“是，我不好、我不对、我坏、我该死……”他干脆自己打自己，演一出苦情戏给她看。“小姑太客气，我怎么敢怪‘你’呢！”她皮笑肉不笑还他

一记回马枪，开门进屋，一个转身，还不忘赏他一碗闭门羹尝尝。

荣世灏低头吐了吐舌，才不信他跟大哥打得那么激烈，衣衫都扯破了，她还没看穿他的男扮女装。

不过看她一个人演独脚戏怪无聊的，他手指弯弯，比出一个莲花指，就陪她玩玩喽。

“大嫂，你真的不理我了吗？”他扁扁嘴，眼泪说调就掉。

宫昱注意到他对她的称呼又改了，心头一凛。这“大嫂”和“昱”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呢？

“大嫂，人家可是为你抱不平耶！”他抽抽搭搭地哭得好不凄惨。“大哥有了你，心里还想着别的女人，人家气不过嘛！”

废话一堆，这事儿她早八百年前就知道了，陈年消息也敢拿来说嘴？照样不理他！

荣世灏哭得更大声。“大嫂，哇……”

宫昱眯细了瞳眸瞪他，几滴眼泪就想叫她心软？别做梦了！

“大嫂生气了，大嫂不理我了，哇……”他简直在耍赖。

宫昱翻个白眼，可不想被他的疯病传染，快步上楼去。

“大嫂——”没料到苦肉计会失效，荣世灏登时慌了手脚，只能急巴巴地追在她身后上楼。

回到客房，宫昱照例正想再赏他一碗闭门羹，想不到他追得这么快，一手就搭在门边，她用力关门，门板立刻狠狠夹住他的手。

“啊！”他一声惨呼，鲜血进出指关节。

“小姑！”宫昱吓了一跳，忙开门、拉起他的手察看。“‘你’怎么样？”荣世灏不停地喘着气，所谓十指连心，这一猛撞，只疼得他胃抽筋，半晌说不出话来。

“赶快进来，我给‘你’敷药！”她拉他坐在床铺上，回身找来医药箱。

“让我看看。”好惨！皮开肉绽的，鲜血迅速激起她心底无限的同情心。

荣世灏看着她眉间的皱褶，眼底的冰冷已被不舍取代，暗自庆幸自己又逃过一劫。

“还有！”他可怜兮兮地凑上青紫一片的脸蛋。“这里也好痛。”

宫昱白了他一眼。“打架受的伤活该。”

“可是人家好痛、好痛嘛！”

眼看他又要哭给她看了，宫昱只得无奈地承认败给这个无赖。

她从医药箱里翻出一瓶药酒，倒一点点在手上搓热了，帮他疗伤化瘀。

她细嫩的十指按摩着他的伤口，肌肤与肌肤相接触间引发的电流在他体内流窜着，他控制不住平稳的心跳，感觉它正狂猛地将全身血液集中送往下腹部。

“昱！”他情不自禁的紧紧拥住她，让她美好的曲线完全契合他的身体，他知道，为了这个女人，他可以抛弃一切。

“你又想干什么？”她困窘地在他怀里挣扎着。

他一身的伤就在她眼前飞舞晃荡，她想起在“荣盛”里听到他和荣世玮间的对话，这场架全是因她而起，他是为了替她讨回一个公道才出手的。

这样一个怪家伙，叫她怎能不感动？她的心微微扭紧着，一阵阵抽疼，终于忍不住回拥住他。

当她纤纤十指攀上他的背，他心里的激动简直无法形容。她的响应所

带来的满足感，叫他当时死了也了无遗憾！“昱，你到底有什么想法？”他疑惑地问，同时也被眼前白细如奶油、还散发着淡淡清香的雪肌所吸引。

他的唇稍微碰了一下，雪白的肌肤立刻浮出淡淡的红印，好象在宣示着他的所有权。

荣世灏突然好开心，他想要她，完完全全、毫无保留的。

可是她的想法呢？在她冷静自制的言行中，他看不到她的心，她是否爱他？退婚之后，她愿意跟他在一起吗？

他很想知道，却发现自己没有勇气去探究真相。

他的舌轻舔过她的颈项，恍似闪电劈过她的身，无数颤栗在她体内造乱。

她的心跳又开始失常。“放开我，你不能这样……”以练武多年的身手来说，她应该是很有力的，却被他一吻，弄得手软脚软，动弹不得。

“昱，我不行吗？”他埋在她肩窝处轻叹，一直很有信心，只要他努力，一定可以追得上她，可独脚戏唱久了，信心也不觉微微动摇。

宫昱浑身一颤，他这话等于揭破了他们之间的隐藏，逼她面对他的感情。

就在三角问题依然浑沌不清的时候，他又加进来搅和着一滩泥水变成泥浆。

她真的可以接受他吗？光想都叫人头痛！

激动的心律在一秒钟内恢复平常，宫昱用力推开他。

“小姑，‘你’伤到脑袋了吗？”她还故意加重“小姑”两字的音，表明自己不想找麻烦的立场。

她有时候真是固执得叫人牙痒痒，荣世灏又愤怒又无奈。

“大嫂，伤到脑袋的是你吧？”

“还没忘记叫我‘大嫂’，就请‘你’守好做‘小姑’的本分。”一天到晚对她动手动脚，算什么嘛？

“永远记得。”他一阵龇牙咧嘴，突然扑过来，咬住她的唇。

“小姑和大嫂不会做这种事。”她用力揉着被他碰到的地方。可恶！这粗鲁的家伙，弄得她疼死了。

“问题是，这是荣家的惯例。”他不怀好意地咧咧嘴。“只要你一天还是荣家人，你就不能违抗我们的家规。”

这死家伙，吹牛不打草稿。宫昱愤恨地张大眼瞪他。

“好好享受吧，昱！”他谑笑地以手挑逗过她的唇，见她通红的肖脸，又更鲜艳的似要滴出血来。这才心满意足，大笑离去。

一道灵光蓦地闪过宫昱脑海，她发现荣世灏叫她“大嫂”和“昱”之间的差别了！

每当他想要对她动手动脚时，他就会喊她“昱”，像是要借着这个称呼加深彼此间的亲密度。

他不在乎她依然婚约缠身，八成也早就看穿她的伪装，却故意不说，耍得她团团转。

这死家伙！她不晓得自己在哪里露出了马脚，让他放心地肆无忌惮至此地步？

可是她很清楚，这口怨气她无论如何也吞下下去，要是找着机会一定给他好看！

第八章

宫昱算不上是个爱记恨、心胸窄小的人，但她的记忆力确实值得称赞。因此，当隔天清晨，她又在大门口碰到死缠烂打的文非凡后，所有的新仇旧怨全都涌上心头了。

“文先生，好早。”真佩服他，现在才六点半耶！“宫小姐。”文非凡看她眼神好象被抛弃的小猫咪。

“怎么了？”宫昱明知故问。

“荣小姐，‘她’……”文非凡跛着不久前被荣世灏放狗咬伤脚，手抚着同样伤痕累累的心，絮絮叨叨地说起追求荣世灏的悲惨经过。“我实在是无法了解‘她’，前一天‘她’明明很高兴地抱着我又笑又跳，为什么才隔了一夜，就翻脸不认人？”

荣世灏当然当高兴喽，抓着她的狐狸尾巴了嘛！

听到文非凡的解释，宫昱终于完全了解荣世灏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的原因。

也就是从那一夜起，他开始死皮赖脸，夜夜跟她强挤一张单人床。如此说来，他吻她、抱她，也全是事前设计好的喽？

宫昱感觉一腔怒火正在血管里蔓延。没错，她喜欢设计人，却最痛恨被设计，她不否认对荣世灏有一点点心动，但在动情之前，她可得好好教训一下这个混帐家伙！

“文先生，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我……为什么？”

“你开口、闭口就是爱呀爱的，一个正经的好女孩还能不被吓跑？而且你光说不练，谁晓得你说的是真？是假？”

“宫小姐的意思是……”

“我先前就告诉你，我家小姑是很害羞的，你态度这么狂猛，‘她’当然会害怕喽，你又没有具体行动，表示出真心，‘她’还能不逃吗？”

“那我该怎么办？”文非凡也不明白原因何在？他是“文氏企业”的二世子，有财有势；虽然脸长得有些奇怪，但凭着他的家世，想要娶房美娇妻，也不是不可能；可他偏对荣世灏那毫不留情的强硬作风心折不已、日思夜念，只想要‘她’。

“你要重新追求‘她’，用你的肢体语言、诚心诚意感动‘她’。”宫昱低颦浅笑，以糖衣包里毒药。就算是牺牲文非凡，也要整倒荣世灏。

“可是……‘她’不见我，连电话也不接。”荣世灏避他如蛇蝎，文非凡就没辙了。

“没关系，我帮你约‘她’。”宫昱可好心了。

“真的？”文非凡犹不知死期将至。

“你先去菜市场对面的小公园里等着，我这就帮你约去。”

“宫小姐，谢谢你。”他开开心心地离去。

宫昱立刻回家找荣世灏。在她的床上，她看到占据她窝巢的混帐好梦

正酣地睡到流口水，还把她的枕头都给弄湿了，仅有的一点同情心，也尽数消失。

“小姑，起床了。”她用力摇醒他。

“干么？”昨天因为和大哥的一场架，与宫昱意见不合，大吵了一番。她别别扭扭了一整夜，他跟着没睡好，现在困死了！

“我今天要买很多菜，‘你’来帮我拿东西。”宫昱拖着他起身更衣，为了瞒过文非凡，她还特地挑了件洋装给他。

“没有王子的吻，我今天就拒绝起床。”难得她有求于他，他当然想要点好处喽！

为了达到目的，宫昱向来不择手段。她噙起唇，迅速刷过他的颊。

“好了。”她拍拍手。“‘你’快点，要害我买不到新鲜螃蟹就不理‘你’了。”

“知道啦！”他边打呵欠、边起床更衣，拉炼都还没弄好，就被宫昱匆匆地拉着往外跑。

两人骑着脚踏车，行到小公园处，宫昱忽然停了下来。“‘你’把车子牵进公园里停好。”

“不骑进去？”他们从没在公园里停过车，荣世灏觉得奇怪。

“太挤了，而且一直牵着车子也很累。”宫昱摆手道。“市场就在马路对面，走过去还方便些。我先到卖海鲜的摊子那儿等‘你’，‘你’停好车再过来。拜！

”没给他拒绝的机会，她一溜烟跑了。

荣世灏满腹疑云牵着两台脚踏车走进小公园。

约莫五百坪的小绿地是建商当初推出这个住宅区时特别规划，让忙碌的现代人休憩、宣泄精神压力的地方。

每到黄昏的时候，常看到很多妈妈、或是下班回来的父亲陪伴子女在公园里溜冰、玩游戏。

但上午七点多，却是游人较少的时刻，一方面晨运的人回去了，二方面现在是上班、上学的时间；在忙得晕头转向的时候，谁还有闲暇在公园里晃荡？

换句话说，这时候还在这里漫游的人，就多少有一点问题了。

所以荣世灏在看到那条高大、熟悉的背影时，心底的警钟便悄悄响起。

“荣小姐！”文非凡被一阵脚步声惊得回过头来，一看到荣世灏，乐得眼睛都爆出火花了。

该死！被宫昱那只小狐狸给耍了。荣世灏一瞧见文非凡，一肚子的疑问立刻有了答案。

他转身想走。臭宫昱！枉费他这么爱她，用尽心思全是为了她；而她明知他拿这个傻大个儿没辙，不帮忙也就算了，还落井下石！回去之后看他怎么整她？

他要走了！文非凡可紧张了，跛着伤脚，三步并作两步地急追上前去。

“荣小姐，‘你’别走啊！”他还伤着呢！怎么追得着‘她’？“荣小姐，我有话……啊！”伤脚毕竟不方便，他又慌张失措，两条腿一个打跌，直挺挺的鼻子就往花坛边的砖块碰去。荣世灏终究不是铁石心肠之人，被他缠得很烦是一回事，但见死不救之事他也做不出来。长臂实时一伸，就在文非凡鼻子距离石砖零点一公分处，扶住他摔倒的身子，救他免于头破血流的噩运。

“荣小姐……”文非凡可感动了，好想以身相许这位救命恩人。

“别打歪主意！”荣世灏利目一瞪，拉他站好。“我跟你说过几百次了，我不是女人！”

“我知道，‘你’不喜欢人家夸‘你’‘美丽’，‘你’偏爱‘帅气’这个形容词。”

这跟他说他是男非女……有关系吗？荣世灏一时怔住了。

“我能够了解，因为‘你’自身的气质本来就偏向中性，‘你’的脸同时具有男人的英伟和女人的纤柔，只是‘你’的个性更趋于男性化，果断又直爽。‘你’不喜欢被当成平凡的小女人也是应该的。”

荣世灏吊起两颗白眼珠斜睨他。“你白痴啊！谁准你随便曲解我的话意？我不是女人，就代表我是男人！你听懂了没？我是男的，跟你一样！”

“世灏……”文非凡痴痴地低唤着。

荣世灏立刻起了满身的鸡皮疙瘩。“不准你叫我的名字，恶心死了！要叫荣先生。”

“但‘你’明明是小姐啊！”“她”穿洋装的样子这么好看，文非凡打死不相信“她”是男人。

荣世灏眼底点燃两簇红色的火苗。

“我最后一次告诉你，我是男人，你想找老婆，这世上的女人多的是，你别再缠着我了。”

“荣小姐，‘你’这样子是不行的。”文非凡误以为荣世灏所以坚持自己是男人，是因为“她”的性向有问题，“她”的恋爱观可能偏向同性。一思及此，文非凡反而有种身负重任的感觉，他觉得自己是上帝特别遴选出来，拯救这位大美人的骑士，绝不能轻易认输。

“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荣世灏放弃点醒这个笨蛋。

“荣小姐！”文非凡一箭步冲过来搂住荣世灏的腰。

“喂！”荣世灏惊骇地瞪圆了眼眸。

文非凡突然嘟起嘴，朝“她”印了过来。

荣世灏吓得心跳倏停，下意识反应，揪住他的腰带，一个过肩摔，将他摔进花坛里的树丛上挂着。

他是保住了唇，但文非凡的嘴依然擦过他的颊，在他的脸上留下一条湿润的涎渍。

他恶心地猛擦着被文非凡碰到的地方，瞳仁儿泛出红光，全身沐浴在冲天怒火中。

“你这个混蛋——”荣世灏咬牙切齿，冲进花坛里，捉住了文非凡就是一顿好打。

“你就算没有眼睛，也有两个眼眶吧！你给我看清楚，我有喉结、我是男人；

我没有胸部、我是男人——”他八成气疯了，还真的拉开洋装的前襟给文非凡验明正身。

文非凡登时口吐白沫，两只眼睛往上一翻。“‘你’是男人……”

“废话！”荣世灏又送了他的鼻子一拳，气呼呼地站起身。“文非凡，你给我听清楚了，要做普通朋友，我很欢迎；但你要再敢对我死缠烂打、或有非分之想，你就给我小心了，以后我见你一次、打一次，看你有多少条命让我打！”

说完，荣世灏扬着狂暴的怒火飙回家去，接着该找宫昱那可恶的女人算帐。

文非凡又一次被摆平，鼻青脸肿地躺在花坛里，两滴英雄泪夺出眼眶，他的姻缘运到底是出了什么岔，为何会如此不顺？荣世灏可是他第一个爱进骨子里的人啊当荣世灏狠狠又带着火焰的身子冲进家门。

将一切看在眼里的宫昱很难忍得住腹里翻腾的笑虫，她趴在流理台边，笑得涕泗纵横。

“很好笑？”荣世灏尖锐的声音，带着炽人的温度冲向宫昱。

她直起腰，优雅地擦了擦满脸的泪痕。

“刚刚卖海鲜的老板说的笑话确实有趣！”

“装蒜！”他颀长的身躯霸道地偎近她身躯。

“我今天只买葱、没买蒜。”她不着一丝痕迹地顶回去。

荣世灏冰冷的眼神将她从头打量到脚。

宫昱不自在地别开头去，她有股错觉，他的利眸正在剥光她的衣裳。

“你明知我最受不了文非凡，还勾结他陷害我！”这不是问句，是他心里深沉的控诉。

“文非凡又追过来了吗？”她的声音不自觉低了尖度，显得有些沙哑。“小姑的魅力实在非同凡响。”

“他亲了我！”荣世灏语中带刀，不怀好意地靠近她耳畔。“我还差点被强暴了！”

“强暴！”宫昱下巴应声落地。

“只是差点，但他确实亲了我。”荣世灏伸手帮她的下巴推回原位。

“呃……”她没料到文质彬彬的文非凡会这么粗暴，听到他被强吻，她胃里的酸水直威胁着要冲出喉头。

“所以喽！”他转而抬起她的头，邪恶的眼神紧盯住她。“你要负责帮我洗干净！”就在她发觉不对劲的时候，他的嘴已经整个覆上来吻合住她的唇。

这次的吻比以前他们所经历过的任何一次都还要狂猛、激情。

他的舌用力顶开她的齿，在她唇腔里翻云覆雨还不够，还直往她喉头迈进，好像非伸入她体内，勾出她所有的理智、神思不可。

她难受地猛捶他的背，只想快点离开这个恶魔。

他却用牙齿咬住她艳红柔软的唇，逼得她只能不停靠近，以减缓痛苦。

宫昱感觉灵魂像在天堂和地狱中摆荡，由他在她体内点燃的烈火灼烧了她的身躯，叫她进退维谷。

荣世灏却觉得还不够，文非凡在他身上留下来的噩梦，需用她的全部才净化得了。

他更用力吸吮她，她口里的蜜汁源源不断流进他嘴里，他毫不保留将它一口吞下肚。

两手隔着衣衫揉搓她的双峰，直到掌下的蓓蕾因发热、充血而挺立。他放开她的唇，攻击目标转向她胸前，一口咬住那挺立的尖端，舌头划圆似一遍又一遍搔挠得她全身颤动不已。

宫昱又痛、又麻、又痒，整个人在疯狂边缘徘徊。

他更伸手撩起她的裙摆，大掌探进她大腿内侧，以搓揉的方式抚触她如丝般滑嫩的玉肌。

因为燥热，她两边粉颊浮起两朵彩霞也似的红云，滚着烫人的温度，

烧糊她的理智。

她清明的眼被情欲醺染得氤氲迷蒙，微启的红唇间，偶尔可见艳红的丁香跳跃香吐着。

当他的手继续往上移，来到她大腿根部的丘壑，她的理智霎时决堤，娇哼嘤啼如丝如缕地编织出一席梦幻情网，拉着他一起坠入迷离幻境。

此刻的荣世灏早已忘了要报仇，他只是凭感官去寻找那生命原始的至乐。

两条身躯的紧贴，肌肤与肌肤的密合，带来一种梦般快感，刺激着大脑，放射出眩人耳目的快乐因子。

如雷般的喘息无法宣泄出那种在血管里狂奔放肆的情焰，他们需要更激烈的结合。

荣世灏当下忘了时间与地点，他的手凭着本能伸进她的底裤。

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痛苦刺进宫显心底，同时唤回她迷离的神智。

她下意识举起手，狠狠送他一耳括子。

“你想干什么？”她脸上潮红未退，激烈的心跳依然威胁着蹦出喉头。

荣世灏被打得一时失了神。“别走！”身体依然被情欲所控制，急切地想寻回那开天辟地时所失去的契合。

“你给我清醒一点儿！”她刮上他另一边的脸，叫他两颊红得平衡。

“唔！”巨疼终于唤回了他的神智。“你疯了？很痛耶！”

“废话，不痛我打你干什么？”她羞怒交加，猛一推，让他跌在地上躺平。

“你欺人太甚！”他背脊一挺，跳起来，新仇加旧怨一下子全回笼了。

“是你太过分。”她咬牙切齿。“你是什么身分、我是什么身分，你居然在厨房对我动手动脚？”

“说起身分问题，大家心知肚明。到底谁过分了？你自己知道！”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我不相信相处这么久，你没发现我其实是男人。”“哦！”她吊高一边眉毛，讥笑道：“原来你是有女装癖的变态。”

“我再差，也比你这个双面人、笑面虎好。”要揭疮疤大家一起来嘛！世灏手中的把柄可也不少。“表面上装得一副虫都不敢杀的可怜样，私底下什么恶毒伎俩都使得出来，最毒妇人心就是说你这种人啦！”

“是又怎么样？”她硬是摆出一副你能奈我何的态度！

他立刻气得七窍生烟。“你别以为可以骗过天下人，小心玩火终究自焚。”

“我知道你早发现了我的真面目，而你这个不仁不义的混蛋不仅没替你大哥讨回公道，反而乘机占我便宜，对我毛手毛脚。如果老天有眼啊，要劈人也一定是先劈你！”

想起这件事，荣世灏就好乐。“哪条法律规定了只准你整人、不准人整你？我那还只是小小的教训，何况你也尝到甜头了。”他笑得好暧昧。

宫显体内的火山立刻爆发，一手扬起来，又想送他一巴掌。

这回荣世灏有了警戒，实时挡住了她的手。“你以为同样的攻击连续来三次，我还会……”他话说到一半，突然发觉掌握中的玉手柔若无骨地软似棉花，轻轻巧巧脱离他的禁制，他的眼睛还看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一股庞大的力道狠狠撞上他的下巴，打得他仰头栽倒、眼冒金星。

“荣世灏，你也不打听清楚，我宫昱‘四三武者’的绰号可不是叫假的，你想占我便宜就要有随时进棺材的心理准备！”她神气地撂下一句话，光荣退场。

荣世灏躺在厨房地板上，越想越好笑。

这女人实在太够味了，他喜欢，真的真的好喜欢，哈哈……

两个月后。

曲然丽兴奋不已地看着验孕试纸上的阳性反应，她真的怀孕了！“宫昱！”她两眼发光，看着她的爱情顾问，等待下一步指示。

“打铁趁热，你现在就去告诉荣世玮你怀孕的事。”宫昱果断地下了决定。

“这么仓促好吗？”曲然丽担心会吓坏心上人。

“难道你想等宝宝落地时再告诉他吗？”宫昱神色严肃地拉起她的手。

“早说、晚说总得要说，趁现在你肚子还没那么明显时，早点逼他结婚，你还可以当个美丽的新娘，再拖下去，恐怕你就要变成一个大肚子新娘了。”

“我可不要！”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要是挺着肚子穿结婚礼服，那多糗啊！

曲然丽再也不迟疑地走进董事长室。

宫昱就等在董事长室门口，随时准备进去助她一臂之力。

“世玮，我怀孕了。”曲然丽也不拐弯抹角，直接把验孕试纸拿给荣世玮看。

荣世玮当下瞪圆了眼珠子。

“你说什么？”

“我怀孕了。”或许是跟宫昱相处久了，近墨者黑，曲然丽忽然觉得荣世玮这种惊骇莫名的表情有些好笑。

“你、怀、孕、了！”从那异常高亢的声音可以察觉出荣世玮真的是吓坏了。

“是的。”

“那怎么办？”他急如热锅中的蚂蚁。上回才说要娶双妻，荣世灏就卯起来和他打了一架，这回要是让家里人知道他背着未婚妻出轨，还让别的女人怀孕了，只怕这身皮要被剥个精光。

而他最痛恨的还是把持不定的自己，只尝过一次甜头就沉醉其中，才会铸成今天这个大错。他该如何对家人、宫昱和曲然丽交代？

他居然问出这么愚蠢的话？曲然丽一股怨气冲上心头，要不是早知他的个性，又明白他确实爱她，她早一巴掌甩过去了。“什么怎么办？当然是结婚啊！你想我们的孩子变成私生子吗？”

“当然不是，但我……我已经订过婚了！”

“世玮大哥。”眼看曲然丽是摆不平了，宫昱赶紧进来义出援手。“我愿意退婚。”

“宫小姐！”荣世玮诧异地看着，又羞又愧。“我对不起你。”

“话不能这么说，这桩婚约本来就是爷爷、荣奶奶未经当事人同意，任意定下的。

我能了解你爱曲小姐的心，而且现在你们孩子都有了，更何况孩子何辜，怎能因为大人的一时疏忽，就叫他们一出生便受苦。”宫昱这一招软硬兼施，说得荣世玮一张脸乍青还白。

“只是……退婚，奶奶和宫城爷爷真的肯吗？”荣世玮很担心，一场家

庭风波要因他而起。

“我们可以一起去求爷爷、荣奶奶，我相信看在未出生的孩子分上，老人家会答应的。”宫昱安慰他。

“我知道了。”荣世玮终于软化，转而握住曲然丽的手。“然丽，恐怕要辛苦你了，对不起！”

“傻瓜！我是你什么人，我们之间还要分彼此吗？”曲然丽一脸深情无悔的样子，反握住他的手。

宫昱暗自松了一口气，烦恼多月的事情终于解决，她现在只想生出一对翅膀，飞上广阔的蓝天白云，好好呼吸一口自由自在的逍遥空气。

荣世玮却突然吓人似地冲到她面前，双膝一屈。

“宫小姐，我要向你忏悔！”

“哇！”宫昱被他吓了一跳，满脑子的美梦也跟着烟消云散。“世玮大哥，你这是做什么？”“我对你不忠，明明已与你订亲，又和然丽暗通款曲，辜负你一番心意，请你责罚我吧！”他说得一本正经。

宫昱却白眼翻得快晕倒。这个人也太古板了吧？真是败给他了！

“世玮大哥，这事儿你就别放在心上了。”她怕被跪久了要折寿，赶紧弯腰扶起他。

“感情事本来就没什么准儿，我一点都不在意，而且衷心祝福你和曲小姐有情人终成眷属！”

她这么宽容大量，世玮感动得无以复加。

“谢谢你，你的恩情，我一辈子都会记在心上的，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你！”

宫昱和曲然丽交换过一个会心的眼神。

“你和曲小姐能够幸福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我们一定会的。”曲然丽靠在良人身旁，一脸的幸福美满。

“那就事不宜迟，小孩子的出生是不等人的，要立刻联络爷爷和荣奶奶商量退婚事宜、和你们结婚的事。”宫昱催促他们行动。

“好！”荣世玮鼓起勇气，下定决心。“我这就打电话告诉爸妈所有的事情，请他们请回宫城爷爷、奶奶，大家一起商量解决之道。”

“那我就先回家里等你的好消息。”宫昱告辞离去。

曲然丽送她出来。“谢谢你！”

“同一句话也送给你。”宫昱毫不在意地耸耸肩。“你既然怀了孕，就要好好保重身子，无聊的麻烦事就全交给世玮处理，你别太操劳知道吗？”

“我知道。”曲然丽感激地握住她的手。“多亏有你改变了我的一生，我不会忘记你这份恩惠的。”

“你可别学荣世玮的那一套来吓我。”宫昱好笑地摇摇头。“其实这一切都是缘，没啥了不起的，你就别放在心上，做人放轻松点儿好，再见。”“嗯！再见。”曲然丽挥挥手，目送宫昱离去。

荣世灏也不知道何时就站在门边偷听，宫昱才踏进电梯，他一个闪身也挤了进去。

“如你所愿了！”

宫昱从鼻尖喷出一个哼声，懒得理他。

荣世灏无奈长喟口气。从两个月前，他们差点在厨房里天雷勾动地火之后，她就与他冷战到现在，还没有舒缓的趋势。

他却是后悔到极点了，因为一时冲动，而亏掉往后无数的甜头与乐趣，不划算啊！

好怀念与她斗智、斗嘴的日子，她的一颦一笑，无时无刻不回荡在他脑海里，扰乱他的心思，叫他寝食难安。

“我道歉，你别再生气了，我们和解好不好？”

“‘小姑’这话可说重了，我怎敢生你的气呢？”她尖锐地讽刺回去。

“你都知道我是男人了，怎么还叫我‘小姑’？”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唯一有的记忆是，有人一进门就给我下马威，教导我身为荣家媳妇应守的三从四德。”

“可每一样工作我都帮你做了啊！”现在才想起她的厉害程度，荣世灏真是后悔死自己的自作聪明。

“幸亏我够机灵，不然早被操死在荣家里了。”她瞪大眼气道。其实工作还是小事，最叫她耿耿于怀的是，他明明视破了她的伪装，却不说出来，还拿她当傻子耍，又占尽她便宜。

然后，她也很没用啦，居然会为了他的挑逗而心动！不想不气、越想越气，他哪里爱她了？根本只是拿她当游戏对象！亏她还为了他的事烦恼好久，在接受与拒绝之间犹疑不决。如果他压根儿对她无意，一切只是一场游戏，她那些脑细胞岂非死得太不值了。

“唉！记得当时年纪小、不懂事，你就大人有大量原谅我吧！”他想到刚才荣世玮跪下去所得到的回响，看看电梯里四下无人，也有样学样，屈下了膝盖。

“喂！你干什么？”宫昱果然又吓了一跳。

“负荆请罪啊！你要不原谅我，我就不起来了。”他耍赖。

宫昱其实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当下急得手足无措。

“你无赖！”

“错！我是悔恨交加，只能以这种方法向你忏悔。”眼看她已经动摇，荣世灏更是跪得不亦乐乎。“请你原谅我吧！”

当！电梯到达一楼，停了下来，电梯门打开在即，宫昱登时急慌了手脚。

“好啦！原谅你了，你快起来。”

“真的？”荣世灏还慢吞吞地拖延着。

“是啦、是啦！”宫昱也不晓得自己在为他担心个什么劲儿，反正待会儿被人看到，丢脸的是他，又不是她。

“谢谢！”他开心的跳起来，一把搂住她，嘟起嘴就想亲上眼前艳红的樱唇。

“你还想挨揍吗？”宫昱脸蛋一偏，两手挡住他的偷袭。“我最痛恨色狼了，见一次扁一次，你要不想提前蒙主宠召就离我远点儿！”

“怎么说我是色狼？”荣世灏一脸无辜。“喜欢一个人，想要碰她、吻她是天经地义的事啊！”

宫昱冷冷地瞪了他一眼。“我更讨厌随便把‘爱’、‘喜欢’挂在嘴上，没有节操的男人！”“我爱你就是没有节操？”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哼！”宫昱冷哼了声，摆明了不相信他的话。她用力推开他，快步离去。

荣世灏徒然望着她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背影兴叹。看来他要追上她，还有一段好长的路要走。

“唉！真是报应，小时候我整的人太多，搞得现在要被人整，还不能还手！”

为了宫昱，他已有所觉悟。

第九章

惊天动地的风暴在荣家浩浩荡荡地掀起了序幕。

荣氏夫妇和荣家八兄弟一脸担惊受怕地面对两名近百岁老人沸腾的怒火。

“你教的好儿子。”荣奶奶指着儿子，气得浑身发抖。

“妈，大错都已铸成，您就成全他们吧！”看在未出世孙子分上，荣家老爷也只有硬着头皮为世玮求情了。

“奶奶，我错了，对不起！”荣世玮虽然已经三十好几，但对象是九十高龄的老祖宗，他也只能乖乖屈下双膝。“但我真的喜欢然丽，而……且，她也已经怀孕了，那是您第一个曾孙啊！求求您，就成全我们吧！”

“那我该怎么对宫城家交代？”荣奶奶老归老，火气可旺呢！“你自己乱来，却要奶奶毁约背信，还害得人家小姐名誉受损，你要怎么补偿？”

“不要说了！”宫城爷爷心底的沸油更加进去烧滚着一室灼人热浪。“是我的孙女不好，她没用，配不上你们荣家！”

“爷爷，感情的事本来就勉强不得，我愿意退婚。”宫昱是很不想去招惹爷爷的究极手段，小时领教过了头。爷爷是那种绝对输不得的人，谁赢了他，表面上他不说话，暗地里却可以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寻着机会整得人哭笑不得、生不如死。所以说她的机灵巧智、设计布局之高明，也是有家学渊源的。但那不表示她真的怕到不敢有所反击，爷爷如果逼人太甚，她也只有迎上去了。

“你退婚，我们宫城家的颜面何在？祖先的脸都给你丢光了！”

“我答应终身不再踏进日本一步，这样可以吗？”

“昱……”荣世灏想不到事情会弄到如此严重的田地，为她担心得脸色发白。

宫昱恨恨地瞪了他一眼，暗示他少管闲事，别坏了她的计划。

“我们宫城家在世界武术界里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你以为你不回家，别人就不会说闲话了？”宫城爷爷带火的咆哮瞬间将室温提高了至少五度。

“爷爷，那您的意思呢？”宫昱微微吊起眉峰，大概可以猜到爷爷又要用逼人切腹那一招了。

“你不死也没用了！”宫城爷爷拍桌怒吼。

宫昱翻个白眼，果然是二十年不变的老招数，有够落伍！

“我知道了。”

“昱！”荣世灏脸上的血色霎时褪尽。“你不能死。”他赶紧跪爬到她前面，以身体护佐她。“宫城爷爷，请听我说，这件事不能全怪昱，人家都有错，您就饶了她吧！”

“宫城家的事什么时候轮到荣家来管了？”宫城爷爷真的拔出了腰间的

武士刀。

“昱子，你自己了断。”

真是个笨蛋！就会搅局。宫昱懊恼地推开荣世灏，冷眼瞧着亮晃晃的武士刀。

“问题是，宫城昱子一年前早不存在了，我是宫昱，‘神风万能社’里的‘保镖’，这件事爷爷您不会忘了吧？”

“唔！”宫城爷爷顿时哑口无言。的确，当初她用在台湾读书，有中文名字比较方便为理由，要求改名换姓，他也同意了。可这两件事怎能混为一谈？

“但你还是宫城昱子啊！”

宫昱懒懒地瞄了他一眼。“这一年多来，宫昱也完成了不少案子，连日本天皇都请我当过公主出外访谈的贴身保镖，您何不去探听、探听，他们眼中的宫昱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她突然眨眨眼，诤笑道：“再透露一些内幕给您也无所谓。今年六月，有本杂志发出一份专给上流千金作答的问卷，据统计，在世界黄金单身汉的排名中，‘宫昱’这名号正好排十八，我本人是还挺满意的啦！不晓得您老人家觉得如何？”

宫城爷爷气鼓了双颊。“你这个混球！”他一只手高高扬起，正想挥下。

荣世灏突然打斜刺里冲了过来，挡在宫昱面前，替她挨了一巴掌。

“世灏！”宫昱来不及阻止他，眼睁睁看着他高壮的身体被打飞起来，再狠狠摔落地面，口鼻溢血，左边脸肿得半天高。

忘了警告他，爷爷年轻时，曾拿过日本武术界连续十年的总冠军，这纪录至今无人能破。他现在人虽然老了，却还有本事一拳击碎十块砖，凭荣世灏这种三流身手，想挡爷爷的拳，再练二十年吧！

宫昱本来计划藉这一拳，一笑泯恩仇。让爷爷出出气就算了，现在被他搞成这样……唉！麻烦又更大了。

可是……看着他被打晕过去，她的一颗心像系了根拔河绳，愤怒与不舍交相争战着。

一屋子对峙中的人，全被这一幕惊得目瞪口呆。

荣夫人更在看到小儿子被打得趴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之后，吓得晕了过去。

场面登时如翻滚的开水，慌乱成一团。

宫昱无着荣世灏红肿的脸，语气森冷。“您满意了？”

宫城爷爷愤愤不平地撇开头。

“别逼我拿出家规治您，那可就很难看了。”本来宫城家现任的当家是宫昱的父母，但那对被爷爷整了二十几年的夫妻，因为受惊过甚，在女儿满十八岁后，就迫不及待将掌门令符快递到台湾给正在读大学的宫昱，双双避难去了。

宫昱因此提前当家，她有权利请出掌门令符将任何她认为有辱宫城家门的人，逐出宫城家。

对一般人而言，被放逐或许没什么，但在日本武术界里，放逐之身等于叛徒；

大大违背了武士道的精神，这样的人是永生遭受鄙视、甚至人人得而诛之的。

以往，念在爷爷是一族之长的分上，再过分的恶整，她也都牙根咬着硬忍了；

但这回，昏厥的荣世灏躺在她怀里，没有理由地，她心中的火气就是狂烈得压抑不住。有生以来第一次，她有了想动用掌门令符的想法。

宫城爷爷不满的情绪在孙女越来越凌厉的目光下，逐渐软了气势。因为不管他有多强大的能力，也担不起这“放逐”的污名。

“随便你，我不管了！”

“希望您说话要算话！”宫昱冷冷提醒完，便扶起昏厥的荣世灏。真是个大傻瓜！

明知她没外表看起来那般柔弱，一切都是装的，还不要命的帮她挡拳头，怎么这么笨？蠢到叫人心口烧热、眼眶发酸。

“你啊……”她无奈地在心底长叹。“早知你是个这么麻烦的家伙，从一开始就不该接近你的，搞到这种地步，你叫我该如何是好？”她很怕这个麻烦她一生都甩不掉了；也或许，在她心底的某一处，早被他的身影扎根，因此，她根本不想，也无法离开他！

果真如此，不就完蛋？她的心在哀鸣。

上楼途中，她不忘安慰荣家人。“世灏没事的，你们不必担心。世玮大哥，你可以筹备婚事了。”

一群人面面相觑，不敢相信，事情就这样解决了。

而更令他们无所适从的是宫昱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气质、表现。他们不禁怀疑自己是否搞错了什么事？“算了，你们爱怎样就怎样吧！”宫城爷爷愤怒地甩袖离去。

荣奶奶狠狠瞪了这群不肖子孙一眼，也跟着走了。

众人松了一口气地瘫倒在地。良久，才想起还有一位伤者在楼上呢！他们纷纷上楼。

宫昱将荣世灏扶回房里，拧了一条毛巾，冷敷他肿胀的脸。

荣世灏给冷水一刺激，悠悠醒转。

“昱！”他一睁开眼，就急着找宫昱。

“我在这里。”她长叹口气，对他冲动的行为既不舍又无奈。“我的拳头你都挨不起，还敢去招惹我爷爷？找死！”

“我怎么知道，你从来没用这么大力打我嘛！”他一开口，阵阵刺痛，就刺激得眼眶发酸。

“哼！”她冷哼了声，也为自己无法对他使出全力感到无奈，她就是情不自禁地想对他手下留情。唉，冤孽！

“楼下怎么样了？”刚刚宫城爷爷说要杀宫昱的时候，他真是吓得胆子都快破掉了。

“没事了！”她轻耸肩。

“真的？爷爷、奶奶都同意退婚，也不怪你和大哥了？”他不停地歪着嘴。好痛！

那一巴掌实在太厉害了。

她微一颌首，对他明明嘴巴痛得要命，还不肯放弃说话的聒噪能力，真是佩服之至！

“那实在是太好了！”他松了一口气，巨痛才缓缓侵袭他的意识。

“你好好休息吧！”她帮他盖上棉被。“昱，你绝不可以偷偷离去，知道吗？”他才闭上的眼睛又睁了开来。

宫昱心头一凛。他怎么可能看穿她的心意？她确实有意在解决一切后，

出门流浪一阵子的打算。

“我不会放开你的。”他急忙拉住她的手。

宫昱轻轻挣开他，安慰道：“放心吧！”

“不准食言。”他正伤着，也没力气阻止她，只能对着她的背影徒然大喊。

宫昱边点头，边退了出去。

别开玩笑！谁要继续留下来蹚浑水？而且爷爷正在气头上，难保他不会使些小人路数整她。她不怕爷爷，却不想时时活在胆战心惊中，太累了！此刻不走，更待何时？

虽然有点儿对不起荣世灏，但他也是招惹她无边烦恼的祸首之一。算是她留给他最后一记回马枪了。再见，荣世灏！

宫昱一走，刚回过神来、急匆匆上楼来探视世灏的荣家人就一古脑儿地挤进了他的房间。

“你们都别说话。”荣世灏一看到这么多人把他的房间挤得水泄不通，头都晕了。

“我没事，你们不用担心，只求哥哥们一件事。”他先下手为强。

“什么？”荣世玮代表大家提出了疑问。

“帮我寸步不离地跟踪宫昱，不管她到哪儿去，我都要知道她的行踪。”荣世灏凄有预感，宫昱一定会走，不是今晚、就是明天了。

她是个很聪明的人，就因为太聪明了，每每在事件发生之初，一经她判断有麻烦，她就会毫不考虑地避开。

而很无奈的，感情也在她想避开的名单内。这种心态委实令人难以理解，但他既然爱上她了，也只有接受。“就这样？世灏，你到底想干什么？”荣夫人不舍地抚着儿子的伤处问道。

“我爱宫昱，我一定要追到她！”荣世灏以没有转圜余地的口吻说道。“我相信她也对我有情，只是她很怕麻烦，因此她一定会逃走，而我绝不会让她如愿！”

一番告白听得众人哑口无言。

“这些事以后有机会我再慢慢告诉你们，现在我得先睡一下，培养精力，宫昱的事就麻烦你们了。”荣世灏拱手拜托家人。

荣家人纳闷地对看了一眼，虽然不知道他们的感情起自何时，但这件事本来就没什么准儿，既然世灏喜欢，也只有随他了。

“好吧！”大伙儿私心里还觉得，有世灏娶宫昱，对宫城家也算是有交代。

“谢谢！”荣世灏一放心，瞌睡虫立刻占领他的神思，不到一分钟，他已深深沈入梦乡。

是夜，两条人影一前一后偷偷离开了荣家。

阳台上，目送两条人影离去的宫城爷爷和荣奶奶相视一笑。

“我家的鬼灵精终于也栽了。”荣奶奶低声笑道。

“栽在我家孙女手上。”宫城爷爷满意地抚着一脸髯须。“你这主意真高明，能够引得我家那个精明到变态的小鬼上当，了不起！”

“他们为了哄我开心，把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儿汉，弄得不男不女，若我不替他的将来想想办法，他这样一直下去，等我死了，可没脸去见荣家的列祖列宗。”其实荣世灏周岁后，荣奶奶就发觉他是男非女，本来很生气，但念在儿子、媳妇也是一片孝心，就不说破了。

她本以为世灏慢慢长大后，有了性别意识，自会转换过来。那时她还

故意离开台湾、远避日本，以方便儿子、媳妇私底下修正此一过错。

却想不到他们同样也为了圆谎，怕世灏满十八岁后，兵单一来，再完美的秘密也要曝光；因此世灏国小一毕业，就被送到日本，交由她抚养。

一开始，荣奶奶也曾试着将世灏当成正常男孩来养，不料那贼小子却不肯轻易放弃到手的“女孩特权”。“荣家唯一的小公主”多有价值啊！一旦恢复男儿身，再也享受不到这么多的优惠了；因此他坚持要当“女孩儿”。这可把荣奶奶给急坏了。

这时碰到同样为后代操劳的宫城爷爷，宫昱自幼聪明绝顶，却又怕麻烦到近乎变态的地步，惧感情如蛇蝎。无奈宫城家传到这一代，只余宫昱一脉血缘，老人家怎可能放她独身一辈子？

两个烦恼老人因此一拍即合，一个怪胎、一个变态正好凑一对。可他们都不是易与之辈，两位老人家费尽心思，打他们国二那年就开始计划，想办法要把他们凑成一对。

但若讲明了要世灏和宫昱结婚，依两个鬼灵精的个性，一定会躲到天涯海角，直至爷爷、奶奶进棺材那天为止。

就在两位老人家伤透脑筋时，偶尔回台湾探亲的世灏带来了世玮恋爱的消息，但那个守礼守分的古板长孙却暗恋了人家女孩子五年，还没胆子展开追求。

这给了两位老人家一个灵感，将设计的矛头转向世玮，假称他们早在多年前就为宫昱和世玮订下婚约，再由世灏出面解决这一连串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

只盼望宫昱和世灏能在不知不觉间，因误解而彼此切磋、了解，摩擦出惺惺相惜的火花，进而相爱相恋。同时也可逼一逼世玮，催快他追求的脚步。

运气好的话，可以促成两对佳偶，再不济，一对总有吧！而事实也证明了，这对老姜没白活，一切情况发展全在他们的掌控中。

“不过，你刚才打我孙子那一拳是不是太用力了？”一想到世灏昏倒在地的模样，荣奶奶就好心疼。

“不打逼真点儿怎么逼得出昱子的真情？”宫城爷爷贼笑道。“你没瞧见昱子抱着那晕倒的小子模样，像要吃人似的，她这辈子大概就这次完全认真，还说要拿家规处罚我，真是女大不中留！”荣奶奶笑睇他一眼。“怎么？计划成功了，你反而舍不得了？”

“说什么疯话，我巴不得她早一天嫁出去！”宫城爷爷哈哈大笑。“不过你猜那两个小鬼何时才会发现事情不对劲？”宫城爷爷笑问。

“我孙子追上你孙女那一刻吧？”荣奶奶弯腰提起脚边早准备好的行李。“可怜我看不到曾孙出世了。”

“没关系啦！想抱孙子，以后有得是机会。”宫城爷爷也提起了一个行李。“但环游世界却得趁我们还走得动的时候。”

“你说得也有道理。”继前面两条人影后，又一双人影离开了荣家。

两位老人家可没脸承认，他们有本事设计家里两个混世魔王，却没有勇气承担后果，一致决定避风头去也！

宫昱懒洋洋地躺在甲板上，晶亮的金芒洒在她脸上，煦暖的和风吹过，偶尔伴着几声吁叹散入空气中。

登上这艘渡轮已经一星期了，只除了第一天，因为重获自由而逍遥自

在外，她的心情如坐溜滑梯，一路由亢旧、烦躁、下沉到阴郁难解。

不管是醒着、睡着，一张满含怨气的面孔始终不停骚扰着她。

荣世灏——无论她费多少心思，总是忘不了的讨厌鬼。

“我完了！”她双手捂着眼睛闷声哀嚎。

她的心在不知不觉中，中了荣世灏的毒；一不见他的脸，没人斗口、斗智，毒性便要发作，搅得她食不安稳、寝不安眠。

她试过逃跑，可他的毒性太强了。头一次意识到她再也离不开他，她沮丧得直想要撞壁去。

遗忘不了，就只有面对了。可是她不甘啊！“该死的荣世灏——”她破口大骂完，一手拢上散乱下来的发丝。

眼前这僵局比跟他搅和在一起的时候更麻烦。她因为怕拘束而离开也，如今却为了寻回那颗被他偷走的心而不得不回去。

“唉！我认了。忘不了你，我只好追上你；管你爱不爱我，把你绑在我身边就是了。

反正你也打不赢我，逃不了的。”

有了决定，她立刻回舱收拾行李，打算在下一个港口下船，搭飞机赶回台湾。

专供旅行的豪华渡轮，船舱布置也不同凡响。

宫昱靠关系订到了贵宾舱，她的房间各式家电一应俱全外，装潢设计并不输五星级饭店的豪华客房。

她打开衣柜，里面只有一套换洗衣物，和一具提供万能社随时可以联络得到她的通讯器。

照理说那玩意儿是不能带上船的，但她的身分不同，船公司也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为她一向讨厌麻烦，出门在外，更是能简单就尽量简单。所以由她带进房的东西空乏到一有某样多余，不管什么，她都能立刻察觉出来。

就像那张大床上无端隆起来的怪异物体。

“什么人？还不快出来。”她两手交叉在胸前，倒想知道哪个混蛋这么大的胆子，敢私闯她的房间。

棉被里的东西跟她比耐性似的，了无声息。

宫昱阴冷一笑，伸手用力掀开棉被。

一张日思夜想的熟悉面孔正对着她眨眼睛。

“嗨！你说要追我，我怕你太累，所以自动送上门来了。上吧，宝贝！”荣世灏躺在床上对她张开手臂。

这种邀约姿势真是暧昧到极点。

但宫昱却只是抿唇淡笑，终于找出令她甘之如饴、心甘情愿投入这场麻烦游戏中的原因了。

荣世灏不是一般男人，他拥有与她相抗衡的能力，否则他也不会出现在这里；

与他在一起，永远有数不尽的刺激与快乐。

而当幸福远远凌驾于麻烦之上时，她只能毫无反抗之力地沉溺在他的情网中，享受他的情、付出她的爱。

呵！她终于也谈恋爱了，爱上荣世灏，好爱好爱……

她慢慢抬起手，摸到穿得整整齐齐的衬衫胸口，缓缓解开扣子。

在他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她的上衣已经落到地面，紧跟着裤子离身，她只着内衣、内裤爬上了床。

“唔——”世灏眨眨眼，神智还来不及跟上她的动作。

她纤细的手指已经环上他的颈项，艳红樱唇凑到他耳边，吐气如兰地轻咬他的耳朵。

“我现在就上！”

荣世灏瞪大了眼，不由得想往后缩。她开玩笑的吧？虽然早知她的性格不同于常人，但……他舔舔干裂的唇，好吧！他承认，他觉得刺激毙了。

宫昱环在他脖颈上的手制止了他的后退，将胸口贴过去，如同要坐在他膝盖般，眼底闪着恶作剧似的光芒。

“你再不逃就没机会喽！”

“傻瓜才会逃。”他猛一跃，翻身将她压在身下，一双满含挑战意味的眼神笔直射向她。“所谓‘上’，是我上、你下，你违反游戏规则了。”她一边解开他上衣的扣子，一边抚触着他结实的胸膛。

“你压得过我再说。”他吊高双眼，男人的自尊心在体内发酵着。

“唉！”她似真似假地叹气。“何必自找难看呢！要比格斗，你这辈子都不可能赢我的。”

“试过才知道。”是男人就不能压输女人，这是面子问题。

宫昱轻叹口气，修长圆润的大腿勾上他结实精干的腰，以四两拨千金的方式，一下子又将他压回床上躺着。

荣世灏怎么可能认输，便尽吃奶力气，才又占回优势。

此时，宫昱也被他惹火了，双手一顶又把他压回去。

两个人就这样一来一往，打起了一场另类床战。

半个小时过后，荣世灏躺在宫昱身边，气喘吁吁。

“暂时休战，等我睡一觉补充体力后，咱们再战。”

“随便你。”她闭眼闷哼。老实说，“上床”真是累死了，她也需要休息。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宫昱半支起身子，偏头问荣世灏。

夕阳已然西下，他们睡了一下午。虽然肚子早饿得咕咕直叫，却还是不想起床去餐厅吃饭，比懒似地窝在床铺上，闲散地数着秒针静待下一波睡意来临。

“跟踪你啊！”他两手枕着脑袋，有一下没一下地拨弄着她的胸衣肩带。

“我一路从家里跟到船上，又在你房间隔壁另订了一间房，日夜观察你，总要弄清楚你对我到底有没有兴趣吧？而事实证明……”他邪气一笑，拉她的手来回抚摸着他的胸膛。“你对我不但有兴趣，而且是‘性致’高昂。”当他听见她说要把他绑在身边时，不晓得有多高兴，所以才故意摸进她房里，想给她一个惊喜。“是哦！”她轻蔑地瞥一眼他的胸膛，十指耍弄的目标转向他的头。比起这块硬梆梆的肉，他对他的长发比较有兴趣，难得一个男人的头发能生得如此乌黑、柔亮，不晓得他是怎么保养的？“但我离开荣家时，你还摆平在床上，昏睡不醒呢！”

“怎么跟得上我？”

“我们一家十余口盯你一个，你以为你还跑得了吗？”他手指一弹，她胸衣的扣子应声松开，她浑圆、美丽的乳房弹跳了出来。

她的胸部非常迷人，水蜜桃形状，粉粉嫩嫩、吹弹的破。

“不要这么好色！”宫昱轻拍他的脸颊，挥开他的手，正想重新扣好扣子。

“不要！”他孩子气地瞪大眼，暗怪她打断了他欣赏美景的兴致。“我还没看够。”

“我不喜欢被当成稀有动物观赏。”

“我是在研究！”他用一只手罩住她一只胸峰。“真的是一手掌握不住的女人耶！”

看你外表挺削瘦的，想不到这么有料，你到底是什么尺码？”

她眯细了秋瞳，血红色的精光从眼底射出。“你要不要再试试另外一边？”

荣世灏摇摇头，放下了手。“测量一边就够了，我只是很怀疑，你这么好的身材是怎么装扮的，能够行遍世界，却不叫人认出你是女儿身？”

“束胸啊！用绷带死缠，细的地方将它捆粗，凸出来的则使劲绑平，出任务时穿的衣鞋也是订制的，垫肩加厚、鞋垫加高，金迷还特地帮我制作了一种胯下塞棉花的裤子，女孩子穿起来简直跟男人没两样。”

他听得张口结舌。“折腾一年多，你居然没有窒息而死，真是神迹！”

“你也不错啊！扮女人扮到让男人神魂颠倒，可不简单。”她仔细瞧着他一张白面书生型的斯文脸蛋，论俊秀，他称得上第一等。

但他近一百八的粗壮身量，怎么看都少了一份女人的纤细，他周遭的人是都眼睛脱窗了吗？居然无人看出他的男儿身。“教你个乖！如果有人怀疑，你就大方承认：‘怎么样？人家就是有女装癖，不行吗？’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从此以后不会再怀疑你。”

“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她低声咕笑着。“就像我们两个，自诩聪明过人，却叫爷爷、奶奶耍得团团转。”

很多事情仔细一想，才发现是中了人家声东击西之计。

不过也真难为爷爷、奶奶了，耗费无数时间、精力只为布这个局陷害他们。果然姜是老的辣，这一局算他们栽了。

“我可真是输得心服口服呢！”荣世灏轻笑，一手摸着鼻梁。“你一定要扮男人吗？”

“一开始扮男人是贪方便，后来却玩上了瘾，而且以‘保镖’这行业来讲，男人是比女人吃香。”宫昱轻扯着他散在枕上的发丝。“那你呢？说说你扮女人的来龙去脉。”

“我不信你没听过传言。”他讽笑道。“反正就是为了讨奶奶欢心嘛！详情我日后有时间再慢慢告诉你。现在，”他痴痴望着她因低笑而上下起伏不停的胸峰，荡漾出来旖旎情潮渐渐攫住了他。“如果你没有问题了，我要……”

“什么？”她一时没反应过来。“你说大声点。”

“谈话结束！”他黑色的瞳孔迅速暗沉，漆黑的底部隐隐浮现着激情的光采，翻身将她压在身下。

他的脸庞近得她能在他的瞳孔里瞧见她的倒影，她美丽的丹凤眼微微勾起，上扬的眼角放射出如丝如缕的情丝，编织成情网，将他紧紧网向自己的胸怀。

“嫁给我好不好？”他边舔吮着她的红唇边问。

“好哇！”她露出白森森的齿轻轻咬了他一下。“可是我不辞职哦！”

“那我要加入。”他啃啮的目标转向她纤细的颈项，她的皮肤白嫩得只要他稍微一吸，立刻留下淡淡的红痕。“这是一种很像佣兵的工作，唔……”

他的挑逗已经渐渐妨碍她正常说话的能力。“虽然薪水很高,可是……嗯……不稳定,要世界各地到处跑,啊……”

“正合我意。”他粗嘎着嗓音,面红耳赤的。“我要跟你一起加入‘神风万能社’。”

“这件事要问过大家的意见,啊……”她受不住了,身体扭捏着双手插入他浓密的黑发中,迫不及待将他拉近她。

他的舌头顺着她水蛇也似的纤腰来到一个小小的丘壑上轻轻打转。

“你的肚脐生得真可爱。”他舔了一下,又用力地吸吮着。

“唔!”她懊恼地扯紧被单,他废话一堆,她难受死了。

但荣世灏的挑逗却还没完,他的舌头又继续往下,仿佛不品尝完她身上每一寸肌肤誓不罢休一般。

大掌摩挲过她白嫩的大腿内侧,他的牙齿咬住了她底裤的松紧带,慢慢地往下那是一种折磨,宫昱半睁开情欲嫣然的眼,困惑地望着他。

他突然抬头对她咧了咧嘴,那双黑眼像火焰一样望着她。

她情难自禁打个寒噤。“你想……啊——”她一句话还没说完,他已经整个脑袋埋进她的大腿根部。

遮天蔽地的情潮翻涌而起,激狂锐利如针,狠狠刺进她心底深处,挑动她每一根神经末梢。

“世灏,唔……快住手,世灏,啊——”她受不了,再也受不了了。

“才刚开始呢!”他低沉的嗓音硬磨出齿缝,显示出他体内的激情并没有比她少。

他一手急扯掉身上的衣服,慢慢又爬回与她面对面。

发现他的脸和她一样红,宫昱羞怯地笑着伸手环住他的颈项。“你好讨厌……”

她第一次这样跟他撒娇,荣世灏开心地正想吻住她的唇,突然,一阵刺耳的铃声在房里响起。

“走开。”她翻脸像翻书,一瞬间将他踹下了床铺。

宫昱冲到衣柜旁,打开那个“神风万能社”特制紧急寻人的通讯器。

“‘保镖’宫昱请回答。”

“速回台湾。”一个机械声说完,紧接着—长串密码窜进宫昱耳里。

她在心里将密码翻译出来,转身找他。“世灏!”

他正坐在床底下,恶狠狠地瞪着她。

“你这个可恶的女人,我要是还不到三十岁就变成‘威而钢’的爱用者,铁定是你害的!”

“等你听完这消息,就算送你一箱‘威而钢’也没用了。”她怜悯的眼神同情地望着他。“‘荣盛’快被人搞垮了!”

荣世灏不信地轻撇嘴角。“你当我七个哥哥都是无用的软脚虾吗?他们没那么容易被打倒的。”

“如果光明正大打击他们的是全台排名十大企业中的‘文氏企业’呢?”

“文氏?”

“就是你猜的那样。”宫昱走到他面前,轻拍他脸颊。“你以男做女、骗人感情,现在人家来报复,你完蛋了。”

“别忘了这件事你也有一份。”他猛地跳起来,抱起她,丢上床。

“喂!你还有心情搞这种事?”她瞠目结舌。“为什么没有?‘食色性也。’”

孔夫子说的，天塌下来，也没这事儿重要。”

他跟着跳上床铺。

“你不管你家公司啦？”

“现在船在海上，我想管也管不着啊！”他贼笑地眨着眼。“船要靠岸也是明天的事了，我有一整晚的时间可以跟你耗。”

“真是只大色狼！”她嘴里骂归骂，眼底却还是藏着欣赏的笑意，临危不乱才是大丈夫。“警告你哦，你若破产可别想我还会嫁给你，跟你受苦。”

“我是这么逊的人吗？”他惩罚似地用力吻住她。“倒一次也好，我很早就想把那间专收关系人、暮气沉沉、勾心斗角、藏污纳垢的公司弄倒了。”

“好严苛的批评。”她轻笑，缓缓拉下他的头。“你不觉得从刚才开始，我们的话就太多了吗？”

沉默立刻降临，此时无声胜有声，行动重于一切！

第十章

很久以前，宫昱就对“荣盛”这家公司下过了诊断——永远的中型企业。

不是说荣家人笨，是他们太保守了；诚实、严谨之余，少了份气魄与果断，才会被人稍微一打压就兵败如山倒，整家公司岌岌可危。

荣世灏赶回家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想要我帮忙，就放手给我做。”

他不是那么仁慈、忠厚的人，为了达成目的，有时他会不择手段，但他是个天生的霸主，他会打天下。

因为荣家人都知道，所以才会在守成不果的时候，急委托万能社，电召荣世灏和宫昱回来想办法。

“你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吧！”荣世玮二话不说交出了董事长的职位。“我的第一项命令是：我们不裁员、不缩编，反而要扩大营业。”他环视着会议室里的众股东，百分之八十姓荣、其余的全是跟着祖父辈一起打天下的老臣，所有的人脸色一变。

“这怎么可以？公司的资金已经吃紧，再这样乱搞下去，岂不要关门大吉？”

一位年约九旬的老人家气愤地开口。他是公司的幕僚之一。

“我还要取消额外的终生俸，解散幕僚团，释出股份，广集外界的资金。”荣世灏冷冷眼神里有着不容反驳的威仪。

荣家人待员工都很好，祖父在一些老臣或亲朋好友退休、领完退休金后，还委托他们担任公司的幕僚，帮忙做一些重大决策，并且每月支领定额的终生俸。

这本是一项宽大、页好的计划。却不如在何时开始，幕僚团变质了，有些老人家常年住院，根本没为公司做过半项决策，却在每月领钱时，固定出面签字，甚至还出现父死子承的现象。

这笔庞大的支出在日积月累的情况下，已成了“荣盛”一笔很大的呆帐。荣世玮也觉得这样不好，但他本性敦厚，继任后也只是遵循旧规，未做

多大的改变。

可荣世灏就不同了，他的改革是大刀阔斧、由根做起的，而且现在时局丕变，谁还有钱可以随便乱花？

果然这一项提议一起，会议室里登时乱成一团，叫嚣谩骂不绝于耳。

“随便哦！”荣世灏推开椅子站起来，冷冷地笑着。“反正这艘船就快沉了，我有本事再造一艘更大的船，就不晓得各位是否有能力爬得上岸？”那样酷寒的语气，仿佛在会议室里下了一阵冻人骨髓的大雪。

冰霜直到他离开五分钟后才缓缓解冻，荣二叔首先回过神来。

“真是……想不到……小灏儿……这么厉害……”他说话的时候，牙齿还真打颤着。

荣世玮苦笑了一下。“二叔，世灏的说法是不好，但想法和作法却是对的。”荣二叔低头吟哦片刻，现在大家得同舟共济，总不希望船沉吧？他毅然开口说道：“世灏的提议就由我们家先开始，另外，我和我三个儿子自愿减半薪，直到公司步上轨道为止。”他们都是经理级以上的职等，月薪以二十万计，这七折八扣下来，可也不是笔小数目。

有人开口，自然就有人跟进。当然，不服者仍占大多数，可就像荣世灏说的，人家若都不肯牺牲，就让它倒嘛！他有本事再起风云，其它人呢？荣世灏在离开会议室后，就和宫昱一同直接杀到了“文氏企业”。

文非凡好整以暇地坐在大办公桌后看他们，他等这一天已经等好久了。

“你终于来了。”很奇怪，他眼底并没有太多的愤恨，反而很开心似的。

“我有不好的预感。”荣世灏附在宫昱耳畔，低声骂道。

“我猜他是爱死你了，不论你是男、是女，他都只要你。”宫昱谑笑道。一番话直吓得荣世灏全身毛发直竖。

“先说好哦，我绝不可能接受你的爱，所以你若要跟我说那些有的没的，当心我又要揍人了！”他先下手为强。

“是你先扮成女孩子勾引我的！”文非凡不平地控诉。

“胡说，我什么时候做过这种事？而且我一直在告诉你我是男人，是你自己不听，怎能怪我？”

“我们第一次约会，你就抱着我又笑又跳，直说很庆幸跟我一起出来，难道那不是给我的暗示？”

“是你想象力太过丰富！况且那一晚，我们一直在跟踪人，哪里约会了？”

“但我确实收到了暗示！”文非凡永远忘不了那一刻的喜悦，以致他心中永远刻下了荣世灏的身影。

“那是你的错觉！”荣世灏气极败坏怒吼。“是你欺骗了我！”文非凡也不甘示弱地吼回来。

“你在做白日梦！”荣世灏怒火冲天地挽起袖子，直想好好K这个混帐一顿。

宫昱一手支着额头，真是被这两个人打败了。加起来都半百出头的大男人了，怎么还像小孩一样不讲理？

“你们两个够了没？”她横肘拐了荣世灏一下。“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被她一提醒，荣世灏用力深呼吸，暂时平息体内的火山。

“说吧！你这样费尽心思对付‘荣盛’目的何在？”

“我要你！”文非凡也收敛怒气，一本正经地说。

荣世灏一时被吓得瞠目结舌。“你再说一遍。”

“只要你嫁给我，我就放过‘荣盛’。”

“你疯啦，我是男人耶！”

“我也是啊！”

“两个男人怎么结婚？法律也不允许。”

“我知道法国有个地方承认同性恋婚姻，我们可以去那里结婚。”文非凡把一切都调查得很仔细。

荣世灏抱着脑袋，无力地蹲下身去。“昱，我不想再跟这个疯子说话了，你帮我跟他谈判。”

宫昱同情地拍拍他的头。“交给我吧！”她转向文非凡，盈盈一笑。“文非凡还记得我吗？”

文非凡一直就觉得荣世灏身边这位男装丽人很眼熟，却一时想不起她是谁？直到她开口对他说话，那温柔似水的语调才唤起他的记忆。“你是宫小姐！”那位水做出来的大家闺秀怎会穿成这样？他不停地揉着眼，还以为自己眼花了。

“正是！”宫昱弯腰行了一个九十度的大礼。“有一件事我要先跟文先生说声抱歉，我告诉你世灏暗恋你的事，纯粹是一场恶作剧。”

“我早猜到了。”一与荣世灏交往，文非凡就发现暗恋之说八成是谎言，但他却已深受吸引，无法自拔。“可后来我真的爱上他了。”

“真的是爱吗？”宫昱摇头笑道。“一开始文先生是先对我说爱的。”

文非凡脸上闪过一抹赧红。“很抱歉！但我也不晓得怎么回事，一与世灏交往，我就整颗心不受控制地想着他，就算最后发现他是男人，我忍了一、两个月，还是忘不了也。”

想不到文非凡是这般痴情、专心的人，荣世灏反而觉得有些愧疚。

“对不起哦！”他把自己扮女装的原因，从头到尾解释了一遍。“我不是故意要引人上当的。但说实话，我也不以为你那是‘爱’；被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个性吸引，进而欣赏、羡慕的成分比较多吧？”

“我也这么觉得！”宫昱颌首同意荣世灏的说法。

文非凡困惑地低下头，他只知道那思念来得又快又猛，他已无法去分析里头的成分了。

“天涯何处无芳草。世界这么大，一定会有真正契合你的人存在，为什么非要一个不爱你的人呢？”宫昱开导他。

“就算今天我答应嫁给你，你得到一副躯体，但永远缺少一颗心，有用吗？”

这才发觉文非凡不是那么无聊的人，荣世灏也比较有耐心跟他说话。

“意思是说你永远不可能爱我喽？”文非凡凄苦一笑。“你心里已经有爱人了吗？”

“不就是她。”荣世灏顶起下巴，遥指着宫昱。“宫小姐不是你大嫂？”文非凡讶道。

“哎呀，这件事一言难尽。”荣世灏又说又比的将一连串乌龙事和盘托出。

听得文非凡张口结舌。他自问：倘若他是当事人，他能如此心平气和接受这样古怪、不平凡、又离谱的事吗？

他们根本不是平常人，不管是宫昱、还是荣世灏，俱是怪胎之最！他们都拥有与众不同的魔力，像火吸引着飞蛾，明知危险，仍招人坠落。

至于他……看着他们，他是真的完全被吸引住了。只可叹他容不进去

这样一个契合的气氛中。

“这样吧！我们来做一场比赛，你赢了，我二话不说，收回干预行动；我赢了，不敢要求你嫁给我，但你得帮我找到一个同样出众不凡的妻子。”

“什么比赛？”荣世灏对他会提出这样要求颇觉有趣。

“下个月，美国有一家信息厂商要来台湾投资，他们会在本地寻找一位合作伙伴。

据我初步的估计，这笔生意最少可带来百亿的利润，我们就比谁能拿到这份合约。”文非凡得利于：他已为这件事筹划了一年，准备万全，就不信还会输给荣世灏。

“好，我比了！”荣世灏摩拳擦掌，一脸跃跃欲试。

文非凡与他击掌立誓后，送他们出去。“可别反悔啊！”

“这么够劲的事，就算你叫我反悔，我也不干！”荣世灏拥着宫昱走进电梯，却在电梯门正要合上时，他又倏然按停。“文非凡。”

文非凡被他一叫，顿住脚步，“什么事？”

“请你继续放出不利于‘荣盛’的谣言，一直到下个月时，美国厂商来台湾为止。”

“为什么？”“我想改革公司，你的谣言是我改革的一大助力。”

“知道了，但你若因这件事而给美国厂商留下坏印象，我可不管哦。”

“放心吧！”荣世灏摆摆手，这才重新关上电梯。

电梯里只剩两个人，宫昱不解的问荣世灏。“你真的这么有把握一定会赢。”

“没有。”他回得理所当然。“天下间哪有稳赢的比赛？”

“那你还比？”

“为什么不比，不管输赢，对‘荣盛’而言都有好无坏。”荣世灏想的是。

“第一次争取世界级合约，就算输了，也是一种难得的经验。”

“那文非凡的老婆呢？你去哪儿找个与众不同的妻子给他？”

“我记得第一次上万能社找你，由一个女孩子出面接待，大概二十来岁，她的气质就很不一样，叫人印象深刻。她还没结婚吧？”

“你是说金迷！她是还没结婚……”宫昱双手合十，已经开始为文非凡祈祷。

他若真看上金迷……只能说他前世坏事做尽、恶贯满盈，今生是来应恶报的。

有人说：爱情是盲目的。但对宫昱而言，她比较赞同：爱情是劳心劳力的。

时刻，凌晨三点，桌旁的第五壶咖啡已经见底，她奋力睁起胶着的眼皮，和睡魔抗争。

忘了这是第十几天的熬夜，总之与文非凡的比赛在即，他们就是不能睡。

“昱，没咖啡了！”荣世灏眨着一双惺忪睡眼，从堆如山高的文件中抬起头来，用哀求的眼神凝视着宫昱。

“自己去煮，我已经快阵亡了！”她现在看计算机里那些数字，都好象变形虫似的，还会分裂、繁殖，再不睡，她就要死了。“我出不去啊！”他一张大办公桌，连同周围落脚处都堆满了文件，别说出去了，他连动都动不了。

“我也一样啊！”从打印机、传真机里源源不断流泄出来的资料全堆在她

腿上，等着她将它们打进计算机里，做分析、统合。

“我快死啦！”荣世澐脑袋垂靠在桌上。“谁来帮帮我？”

“不要这么大声，把金迷吵醒，你们就等着回家吃自己吧！”阴有匡迈着流畅的步伐，无声地走进信息室，帮他们添满一壶咖啡。

因为这是一场意义深远、关系重大的比赛。宫昱和荣世澐不惜重资租用了万能社里号称设备媲美美国太空总署的信息室。

可是万能社的业务本就繁忙，不可能二十四小时毫无限制地将信息室租给他们。因此上宫金迷立下了规定，晚上十点过后、到清晨七点间，任由他们使用，至于其它时间，就只好说抱歉了。

但他们白天还要整顿“荣盛”，晚上到万能社做企划，这么庞大的工作量可不是普通人负荷得起的。半个多月下来，这两个自喻铁人的家伙，也快垮了。

“呜……有匡……”两个垂死挣扎的人类，无力地敲着桌上的空杯。“你好人做到底，顺便帮我们把杯子倒满吧！”

阴有匡笑了笑，帮他们把空杯注满咖啡。

“其实你们不用搞这么累的。”

“什么意思？”宫昱灌下半杯热咖啡，失去的精力又回笼了些许。“咦？你提着行李，你要去哪里？”

“上大陆找玉司神。”阴有匡浅棕色的眼珠子底部，闪耀着五颜六色、万花筒也似的神采。“也到了接老大回来的时候了！”

“咦！”宫昱惊叫一声。“你要上哪里接老大？”“上穷碧落下黄泉。”阴有匡神秘一笑。

“又是天机不可泄漏。”宫昱一翻白眼，这个上知天文、下通地理的占卜者总是这样。要她说，他根本是个爱卖关子的神秘主义者。

“可是为什么叫我们不用搞这么累？”荣世澐总觉得阴有匡话中有话。

“世事岂能尽如人意？这种投资案是你们说要拿来比，就能比的东西吗？”阴有匡说话还是一样模棱两可。

“为什么不行？商场上，哪一天不是在比，这是很平常的事啊！”荣世澐实在无法了解，阴有匡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我不在的时候，麻烦你们多注意一下风江，他将遇到很多的危险。”阴有匡答非所问。“我快赶不上飞机了。再见。”

“他就这么走了？”荣世澐目送他的背影消逝，边问宫昱。

“不然呢？”宫昱打个呵欠站起来，膝盖上的文件掉了一地。

“喂！你干什么？那些文件好不容易才分门别类好，你又把它们弄乱了！”他急着起来帮她捡回文件，不意却踢着脚边的卷宗，才整理好的财务报表乱成一团不说，他整个人还跌了五体投地。

“天意！”宫昱大声笑着，走过去拍拍荣世澐的脑袋。“既然事已至此，我们今天干脆休息一晚吧！”

“可是……”比赛日已迫在眉睫，荣世澐虽爱玩，却不喜欢输。“现在松懈，就等于认输了。”

“把文件踢倒的人没资格说这种话。”宫昱一翻身躺在地毯上，今晚她打算在这里睡了。

“先弄乱文件的是你吧？”

“我弄乱的是已是输入完毕的‘废纸’！”东西全在计算机里，纸张都可

以丢了，乱不乱有什么关系？“真的？”荣世灏不相信她打字速度有这么快。“我看看。”

“随便！”宫昱掩嘴再打声呵欠。“但我要睡了，请你行动时放轻脚步。”

“喂！你真的不帮我了！”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晚安！”宫昱向他摆摆手，径自梦周公去。

“现在我们还没结婚，充其量只能算是朋友。”荣世灏不满地摇着她的肩。

“朋友有难，你见死不救，太没义气了吧！”

“夫妻都散了，谁还管你朋友不朋友！”宫昱咕哝地推开他扰人清梦的手。

“真的不起来？”他瞪着大眼，又摇了她两下，她索性翻身一滚，缩到墙角去睡了。

荣世灏两手插腰气呼呼地踱回办公室。“很稀罕吗？我自己也行！”

他一边捡着满地的文件、一边望向她甜美的睡颜，不平的怒火在心底闷烧。她倒好，睡得舒舒服服，可怜他做牛做马，累得像条狗，究竟所为何来？

真是太不体贴了！他越想越不甘心，故意加大整理动作，粗鲁地弄出一堆声响，吵她睡眠。

却想不到她根本一点儿也不在乎，照睡不误。

他的不满累积到顶点，终于爆发了，愤恨地冲到她面前。“喂！起来，太过分了，我也一样累得要死啊！你不帮忙也就罢了，还故意在我面前睡觉刺激我？”

有这种说法吗？他不睡，难道全天下的人都不准睡了？宫昱危险地眯起双眼，被吵得心火中烧。

“世灏。”她温柔地笑着，双手环住他的脖颈。

“知道错了？”他被她一声轻唤，叫得心神俱醉。“是啊！”她眼底突然闪过一抹红光。

在荣世灏体内的警钟还来不及敲响的同时，他只感到颈部一麻，清明的神思就已弃他远遁了。

宫昱一记手刃劈昏了他。不过她力道抓得很好，没伤着他的筋骨，顶多叫他一夜到天明。

“早叫你别惹我的。”她柔媚一笑，亲亲他紧闭的双眼，好心疼！那两只眼眶黑得跟熊猫没两样，他的双颊都瘦削得凹进去了。“你啊，再不休息，就要去给阎罗王的公主当驸马了啦！我可不爱当寡妇。”

她进内室翻出一条毛毯，轻柔地帮他盖上，她再整个人偎入他怀中，与他一起沈入美好的梦乡。

“原来有匡叫我们别太累的原因在这里。”荣世灏附在宫昱耳边轻声说道。

那家原本预定在月底来台的美国厂商，因为总公司正在与一个欧洲财阀商量合并事宜，因此提前一星期来访，听取台湾公司提出来的合作计划。

由于时间不足，所以他们并不要求完整的企画报告，只要有系统的概念和计划可以来竞争。

而且总公司那边为了全心讨论与欧洲财阀的合并计划，决定将台湾这边的投资延后半年。

等于这一次胜出的公司平白多出了半年的时间来统筹规划。这对“荣

盛”是百利无一害的大好消息，因为他们本来就一直受限于时间不足。

“你才知道。”宫昱白了他一眼，暗怪他骂她没义气。

“那你了解又不告诉我。”荣世灏边抱怨、边注视着另一边的会议室，此刻在里头做企划报告的正是文非凡。而“荣盛”却因为规模太小，因此号码排在满后面的，真担心美国厂商提前选定了“文氏”，那他就没戏唱了。

“你以为我是神啊？有匡占卜从不妄下断言，他只会从旁点醒迷途者，至于能领悟几分端看各人智能了。你智商太低，怪得了谁？”

她这话像是在损他，但荣世灏却听出了另一番涵义。

“也就是说，你根本是在没把握的情况下，随便臆测有匡的话意，而好死不死碰巧给你蒙到了？”

宫昱给了他一个你才知道的眼神。

荣世灏两手圈住脑袋，无力地垂下头。

“真是老天保佑！要是给你猜错了，我们不就玩完了？”

“错！谁都有可能倒大楣，就只有我们两个不会。”

“这么有把握？”文非凡要的彩金可是个与众不同的奇女子耶！世上焉有那么多的奇女子？

“放心吧！金迷一定罩得住文非凡的。”

“首先她得愿意出席我们为文非凡安排的介绍会才行。”与上官金迷深刻接触后，荣世灏才发觉她是个不弱于宫昱的难缠对手，他立刻打消了将她介绍给文非凡的想法。

就怕偷鸡不着蚀把米，届时被上官金迷倒打一耙，那他岂非赔了夫人又折兵？

“依金迷嗜钱如命的个性，只要给她两千元的红包，请她担任我们婚礼的招待，她一定不会拒绝。再发张请帖给文非凡，他们两个不就见得着面了？”宫昱早就把一切都计划好了。“而且，我们还可以从文非凡包过来的回礼中赚回送金迷的钱。”

荣世灏佩服之至地望着她。“咱们打个商量好不好？”

“什么？”

“你爱设计谁都行，但我是你的亲亲好老公，你要发誓，今生今世都不准再设计我？”宫昱晶亮的黑眼珠定定地看着他，就在荣世灏以为她要为爱折服时，她突然指着门边的号码灯。

“轮到你了，还不快进去，我在这里等你。”

“啊，是喔！”他急忙整理一下仪容，怀抱着厚重的卷宗走进会议室。

宫昱得意的眼神偶然飘起，和大饭店外围的强化玻璃上，映照出来的蓝天白云对个正着。

人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不同的个性造就不同的人生。

就像左士奇一意沈溺在殷琦欢的似水柔情里，玉司神只爱幻姬的天真爽朗，萧士诚无怨无悔地做薛宇背后的支柱。

而精明似狐的她，需要的却是个人生中的对手！

和荣世灏的感情纯粹是斗出来的，未来的日子里，两个鬼灵精怪想必也不会甘于寂寞。

所以他不给他任何承诺，但他可以放心，他永远都是她生命中、心头上最重要，而且无法替代的珍宝。

往后她想出来的任何计划都会以爱他作为出发点，并且邀请他做她一

辈子的伙伴。

直到时针指向五，一场长达八小时的会议终于结束。

会议室大门打了开来，陆续走出三十四个人，他们是今天来参加竞争的三十六家厂商中的三十四家代表。

荣世灏和文非凡都不在这些离开的人群中。

宫昱好奇地走到会议室门口观看，荣世灏和文非凡正在和美国代表握手，双方好象谈得很愉快的样子。

又等了半个小时，荣世灏和文非凡才双双走出会议室。“这是怎么一回事？”宫昱有预感，这场比赛的结果必然是非常戏剧化。

“我们两个不分上下。”荣世灏仰头大笑。“哈哈，谁想得到比到最后，美国厂商竟然要求我们合作！”

文非凡的笑容却有不少的感慨。“严格说来，这场比赛应该是你独赢。”

“干么？你不想跟我合作啊？”荣世灏吊高一边眉头。“嫌‘荣盛’的规模太小？”

“不是的。你得知这项计划的时间不过几个星期，而我却早在一年前就开始为今天做准备了，但我们做出来的企划水准却不分上下。”文非凡虽觉难堪，却还是大方地承认失败。“你是比我厉害多了。”

“你才知道！”荣世灏却一点也不谦虚地洋洋自得。

“少不要脸了！”宫昱却选在这时泄他的气。“你放心吧！这家伙也只有这项优点。

他很会冲，打下来的天下却不会经营，相对于你有耐心为了一件计划用心一年，你的未来一定比他光明灿烂。”

“谢谢你这么了解我喔！”

“不客气。”

“人贵自知。我们是夫妻，我不好、你也好不到哪儿去！”

“你没听过夫妻相处就在于截长补短吗？你的缺点正是我最大的优点……”

这是一对怎么样的伴侣？从最初吵到最后！

但不知道为什么？看着他们斗嘴的文非凡，却在心底顿时涌起好多的羡慕。也有这样的恋情——另类的爱！

荣世灏气鼓鼓地自鼻孔中喷出两道硫磺。“你搭另一部电梯。”他把文非凡推开，拉着宫昱冲进一部没人的电梯里。

“这部电梯是上楼的。”她闲闲地提醒他。“我们的车停在地下室，应该搭另一部电梯。”

“我知道。”他嘴里这么说，却反手按下钮关上了电梯门。“我不喜欢我爱你比你爱我多。”

宫昱被他压制在角落，他强壮的手臂紧紧地圈住她。她不驯地抬头，明亮的秋眸牢牢盯着他。

“那你想怎么样呢？”

“你说呢？”他低头，嘴唇抵住她的；他一开口，四片唇瓣反复摩擦着。

宫昱瞪着他。她该说话吗？可她一开口就中了他的计，只能跟他以唇相磨。

“你怎么啦？突然变呆了。”他说着，还故意伸出舌头舔她。

她唇角浮起一抹不怀好意的笑容，突然一拳捶向他的腹部。

“啊！”他吃痛地惊叫。

她趁他一张口，深吸口气，踮起脚尖吻住他。

时间一分一秒经过，一开始，荣世澹还非常享受这份热情，但三分钟后，他渐渐感到缺氧之虞，想要推开她。

宫昱只回给他一抹恶作剧的眼神，整个人像吸血蛭一样，紧紧吸覆在他身上，任他反复推拖也拉不开。

十分钟后，荣世澹气喘吁吁地蹲下身去。“这一场算你赢——”

“哼！”她半倚在墙边，满脸通红，严格来说她也没赢，这一场该算是两败俱伤。

“但——”他猛地跳起来，抱住她。“下一场我一定会赢。”

“唔！”她的唇又被堵住了。看来，有关男与女的战争还会一直持续下去！

（全书完）

提前过中秋

虽然农历才七月，但一闻到蛋黄酥的香味，体内的时钟就不自觉往前加快奔到八月十五，中秋佳节。

事情起源于二妹读高二那年；而今么妹也进了同一所学校。

真该感谢嘉义家职的家事训练，给我们家培养了两名点心好手！

当然啦，妮子是负责品尝、出馊主意和刷锅子的那一个。

但可别小看这一粒小小的蛋黄酥哦！妮子吃惯了家里现出炉、低糖、少油的佳作，一般外卖、放了两、三天的旧货还入不了咱的眼呢。

习惯了新鲜的嘛！

每年这时节，老妈总会上市场买些新鲜的咸鸭蛋，不是超市冷冻、剥好的成品蛋黄。

里了红土的咸鸭蛋买回来洗净后，剥壳、滤掉蛋白，独剩蛋黄，滴上几滴高粱酒，放进烤箱里烤热。

新鲜的蛋黄不会有冷冻品的硬块，颗颗金黄酥绵、入口即化，那滋味可以叫人齿颊留香。

而蛋黄酥外，那层层香酥可口的外皮，则分别由油皮和酥皮做成。油皮用中筋面粉、奶油、糖粉、盐、清水调和制成。酥皮的原料则是低筋面粉和奶油。

要有层层分明的层次则需将油皮包酥皮，重复杆开两次。

内馅呢，有人喜欢红豆沙、也有偏爱乌豆沙的。我也见过内馅是绿豆沙的。

但妮子最爱的还是乌豆沙。不是说乌豆沙最好吃，其实三样味道都不差。喜欢乌豆沙是因为它方便。

红豆和绿豆在包咸蛋黄，搓成圆球状时容易沾手，如果想要每颗都搓得又圆又漂亮，就得不快去洗手，保持手部的干爽，大麻烦了。

相反的，乌豆沙较不沾手，就没有这个麻烦了。原因何在妮子也不清楚，只是妮子贪图方便嘛！就喜欢乌豆沙喽！

然后，将杆好的外皮包上内馅、刷上蛋黄、撒上少许芝麻、送进烤箱，

以约一百七十的温度，烘烤三十分钟，就成了。

有的人做的比较大，那时温度和时间就要稍微调整了。

自己动手做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在以前，买外头做的传统糕饼时，妮子有时会食它的香味吃一、两口，但再多就不行了。

不知道为什么，好多传统糕饼的内馅都甜得可以腻死蚂蚁。近几年人人讲求吃得健康，在这方面有些微改善，只是吃在妮子嘴里，还是觉得太甜了。

妮子平常的口味倒还正常，不过重、也过轻；但是对巧克力、豆沙馅、奶油……这类的东西就不行了。

淡淡的还好，一加多半匙糖，妮子的胃就开始抗议了。

但奇怪的是妮子却超级喜欢吃点心、甜食，所以要选择不腻、又好吃的点心，使成了一大问题。

在小妹还没读食品科时，妮子要嘴馋了，只好自己动手，但我只会一些简单的点心，像：珍珠丸子、开口笑、海绵蛋糕、葱油饼……等。吃久了，连自己都觉得而这两年来，小妹在学校的训练之下：慕斯蛋糕、布丁、奶酥、饼干、杏仁薄脆……层级比当年，妮子在学校的烹饪社里苦熬多时学出来的要高档多了。

当然，酷爱美食的妮子也就越来越幸福喽。莫怪妮子常说：将来结婚了，要把小妹一起带过去当嫁妆，那该有多幸福！

为了要让大家跟妮子一样幸福，特地送上食谱一份，有人做成功了，再来聊心得吧！

拜——

蛋黄酥油皮：中筋面粉 150 克 奶油 60 克 糖粉 25 克 盐 1 克 清水 65 克
酥皮：低筋面粉 170 克 奶油 100 克
馅料：乌豆沙 300 克 咸蛋黄 15 个
PS：若有跟妮子一样怕甜腻的，或正在为体重奋斗者，可适量减少糖和油，但请别少太多哦，否则做出来的味道可差多了。

PPS：包馅时底部的皮不可捏太厚。

我本来是要说中秋节快乐的啦！那才符合标题嘛！

但时值七月，有一个更重大的节日正在各报章媒体上大肆放送着。

对啦！就是七夕情人节。所以喽！妮子要说：祝大家情人节快乐、有情人终成眷属。

